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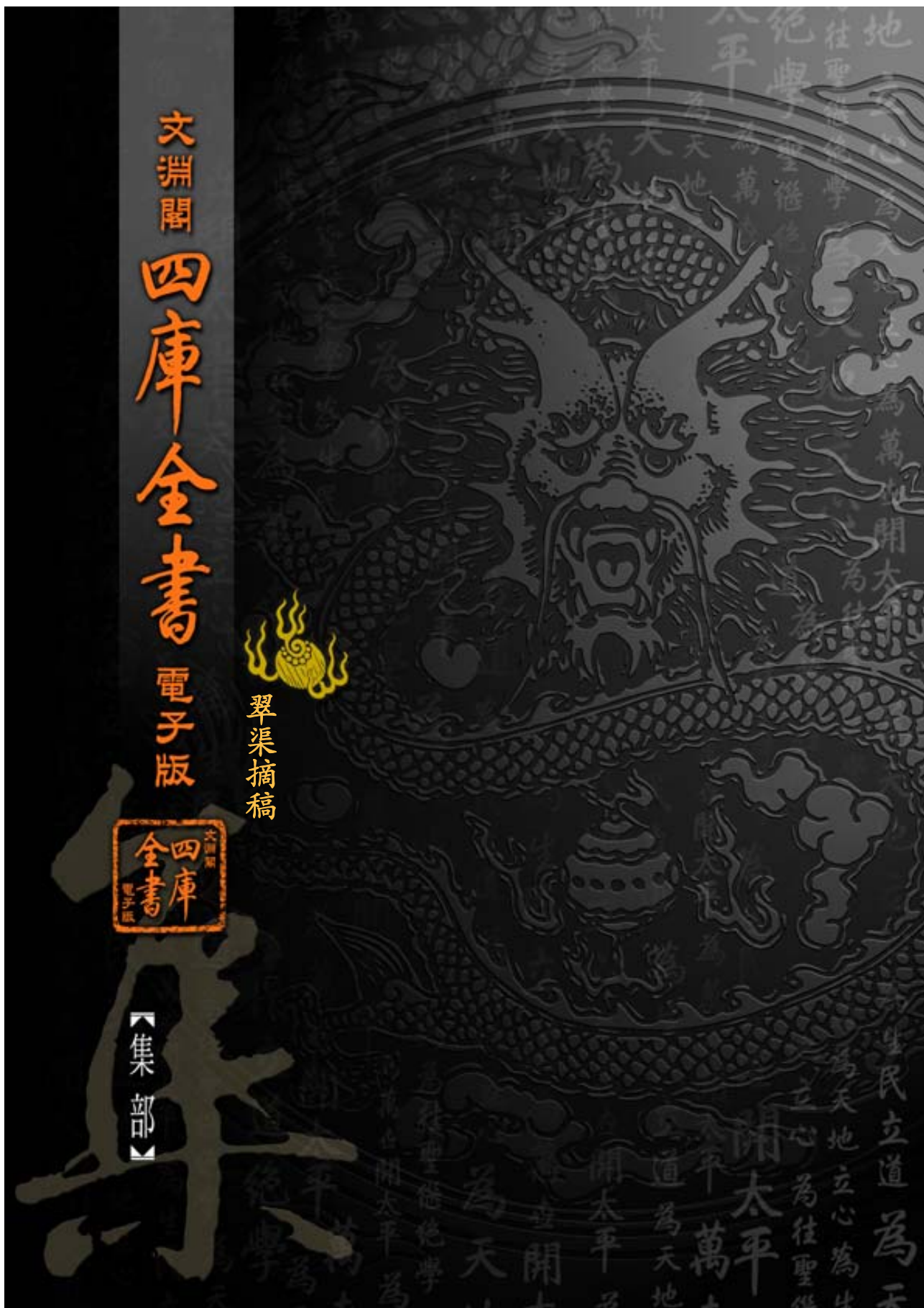
文淵閣
四庫全書
電子版



【集部】



翠渠摘稿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為宜高科技創業集團
成員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書：翠渠摘稿》

出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29
樓
電話：(+852) 2735 1263
傳真：(+852) 2730 8686
網址：<http://www.sikuquanshu.com>
電郵：webmaster@sikuquanshu.com
客戶服務熱線：(+852) 2302 3043

2003年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Copyright © 2003 Digital Heritage Publishing

本電子書版權由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擁有。本書任何部份之文字及圖片，如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抄襲、節錄或儲藏於可重現系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翠渠摘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明周瑛

撰瑛字梁石自號蒙中子又號翠渠莆田人

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事蹟具

明史儒林傳所著詩文集曰翠渠類稿此本

乃其門人林近龍選錄付梓故曰摘稿鄭岳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提要

撰瑛傳稱其文章渾厚雅健詩格調高古瑛

亦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

其自命固不在以繁音縟節務諧俗耳矣朱

彝尊明詩綜沈德潛明詩別裁集鄭王臣莆

風清籟集並載瑛履霜操樂府稱其言怨而

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

龍選錄之時去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

篇序一篇詩十八首共為一卷乃康熙戊子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其七世孫維鑣于家乘中鈔出以補摘稿所

遺者其八世孫成又于雍正壬子求得瑛自

撰誌銘補錄于後張詡陳獻章行狀稱瑛為

陳獻章門人而威力辨其非是以二人之集

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

其一偏云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一

明 周瑛 撰

序

文訣類編序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編之以自軌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左或右右或正正或奇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為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于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為敵予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金蘭真意序

五倫均出于天賦而友居其一友視夫四倫者若甚輕然四倫非友則無以盡其道是友於人甚重也自伐木

之歌廢而友道幾絕慨古君子竊嘗悲焉瑛東南鄙人也愧無以友天下士自景泰癸酉挾鄉書入試京師得隨諸公後歷比庾辰再入京師故人吳君繹思常道賤姓名於其所來往他日丘君時雍自遼左來會梁君廷美自山西來會而胡君以道賀君克恭則因丘君日得相親當時五人者號為知己自庚辰至今垂十載君舉進士最先梁與胡繼之賀又繼之獨余落莫不偶君雖貴顯而視余益親方其擢進士第時捧詔東歸余有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禮部君入稠人中勉余諄諄若兄弟語余意其始也繼而君歸自東拜官西臺持邦憲以肅百僚而位望尊矣猶視余若是焉余意其愛未博而情或專也繼而文譽日起交游日衆相與談古今而論道德者環左右而至猶視余若是焉余始知君之友予乃以道義相親不以勢位相視其意之真可以貫金石而不渝矣君今自西臺出守黃州余因述其平日相與之槩題曰金蘭真意持以贈君所以信友道也雖然余之材智無以益君余



聞黃為東南大郡古稱多賢其在于今有可父事者有可兄事者有可友事者君能移友余之真以友黃之人他日尚友之歌當有以繼伐木而起者矣

贈林孟和主事赴南京祠部序

昔孔子西入周問禮柱下史聃將別去聃贈之言深欲其貶損晦匿以遠於禍孔子賢智雖未必如聃所言要之聃亦可謂有愛人之心哉吾鄉林孟和少奉其父弋陽先生之命而學於余始終相周旋不怠今登進士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拜南京祠部主事戒行有日衆謂余宜贈之言於戲惟有得乃匡其失曰有失曷救其得孟和性聰警而予鄙拙予不及孟和也孟和每遇事慷慨任之不疑予雖熟計尚未敢動余不及孟和也孟和與人議論博辨閱肆予每退避不敢盡言予不及孟和也舉孟和之所能者余皆不之及而予之所有又皆孟和所不屑言者焉予將何以為孟和贈哉雖然予尚有以告孟和蓋過於聰警則察察微怨過于慷慨則快快任意過于閱博則自

賢近名微怨則多敵而危於我者至矣任意則害理而罪於我者至矣近名則多爭而忌于我者至矣用是以守身不可也用是以居官不可也用是以處世不可也蓋持此三美則藏此三惡美以藏惡惡以媒禍有道君子所深戒焉然則予之失其可以救孟和之得乎孟和禮官也宜秉禮是務昔孔子之學于聃也蓋亦勞其所以用心矣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今南京舊都也寧無老成人知禮如聃者乎孟和宜往訪之求以盡其學毋微怨毋害理毋近名則於守身居官處世之道兼得之矣衆曰予之言其有聃愛人之心哉予曰以交則意真多愛則辭切予故習為聃也翼日予輯其語而叙之諸君乃相與歌詠之鄉人許本高又從而圖繪之予因合詩文畫為一卷持以贈孟和

瓊林春意圖序

進士張君朝振領部牒南走京畿諸郡縣以督財賦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四月至太平平郡邑諸大夫相與召畫史寫君狀貌為瓊林春意圖以贈之君至廣德出以示瑛樹色龍蔥宮殿掩映中一人酒微醺騎出于林袍笏檐如前一童挾策而驅後數人肩盤盂以從諦而觀之春意盎如也蓋騎而微醺者張君也所挾冊者恩榮錄也肩盤盂以從者大官之餘也夫士舉進士入宴瓊林雖華弗加何至圖之曰世有身居臺閣手調鼎鼐自以平生不舉瓊林一匕筋為恨者則瓊林有圖亦宜也雖然君之狀貌不圖則已既入于圖則人皆熟其為人矣今夫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廟堂之輔皆進士為之也他日君為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廟堂之輔若有所樹立以驚動天下則人皆曰吾嘗觀其狀貌而知其能此也或為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之輔不能有所樹立以驚動天下則人又曰吾嘗觀其狀貌而知其不能此也然則圖不可謂無所係也張君勉乎哉君故上元人祖父戍灤君灤產也灤有甲第蓋自君始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好生錄序

成化八年夏五月皇帝若曰惟天地大德曰生惟予體天地之德子于兆民惟奸宄惡允戮無赦惟可矜疑蔑有証左宜從寬宥乃勅中外大臣讞兩京獄又勅廷臣讞四方獄於是刑部郎中金公尚德讞于南京公既受命拜手稽首揚言于衆曰惟帝以天地之心為心惟臣以帝之心為心帝德罔下敷臣之責惟臣有攸為乃帝之德於是走古徐轉下邳進退于淮東西乃濟于江歷于鎮于常于蘇于松又沿江而西抵于太平乃下廣德入宣州以達于徽于池蓋至是為歲期矣公所錄囚亡慮數千而皆死獄也死獄未明故特論其可矜疑狀以請于上公語人曰吾視獄每于死者欲求其生未嘗于生者欲求其死及是錄成乃以好生名吁觀是錄則知公活人宏矣公括蒼人姓金氏名文字尚德由進士為今官弟名忠字尚義由進士為監察御史皆以文章氣節重于時嘗聞其父為法官有聲于宣德正統間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生公兄弟世傳虞廷諸臣惟臯陶為無後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徐氏貞節挽詩序

成化癸巳秋予自廣德有事南都一日謁吏部主事劉君文綱文綱出見客巍然麤布冠脩然衰服在躬纍纍然腰以下而帶不盈握若有期之喪者焉予問之文綱曰家門不幸禍鍾吾祖母予問狀文綱曰請更僕為客言之祖母故同邑徐氏女也年十八歸吾祖十九而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沒遺腹生吾父外氏日遣人附耳語以動搖祖母心當是時吾父方在襁使祖母一舉足則無吾劉氏矣尚賴祖母守初志育吾父至于有成以及于吾而有今日其所以守身保孤盡心於祖父者可以指天日而無愧也今祖母死矣吾不得去官瞻拜几筵而退食則將盡愛於所私也予聞之惻然文綱又曰里人高祖母之行嘗具狀于縣聞之天子天子下禮部議禮部覈實未上而祖母死矣近者工部郎中同邑葉公狀其事題曰貞節

吏部尚書崔公銘其墓亦題曰貞節諸交遊以貞節咏歌者且盈卷矣因次第出以視予予讀之既且感文綱言而信之夫正而固之謂貞限而有止之謂節聖人于易每言利貞而節則有甘節苦節之異是貞節者人道之大閑也自聖學不明而綱常之道壞世有豪男子謀人家國一旦不利徃徃失身于所事而深閨弱質反克踐于聖人之言然則若徐氏者可謂無負于人道者歟於戲人道一失則禽獸矣反禽獸以歸於人道者吾於徐氏見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贈袁學正序

國朝稽古為治凡天下府州縣皆建學學必置官官有長有屬是故府為學其長教授其屬訓導四人焉四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授則兼之矣州為學其長學正其屬訓導三人焉三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學正則兼之矣縣為學其長教諭其屬訓導二人焉二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諭則兼之矣是則學愈大則官



愈備愈備則責愈重然才之多者羣十數人而取之亦不為過少者取其一猶難況必取盈乎廣德為東南大州四面阻山其間沃壤數百里民皆樂畎畝不事詩書每選弟子員皆閉門却走不願就見及以刑威劫之而始用命比至學又多方以求去故凡教于是者考其成績為難成化丙戌桐廬袁君克和來為學正又六年余來為州長吏克和告予曰俗偷學弊文教不興執事何以惠予予曰君第教之天下事固有樹之風聲而人自勸者矣刼以刑威而人怨望者矣君第教之克和退而告諸同官曰朝廷責我以千里人材而分教于諸君君能及是勉脩職業尚有成績不然咎將誰歸同官皆曰敢不勤蚤暮以從袁君克和又為善惡簿分置左右立諸生于堂下而告之曰汝諸生有能居家孝悌入庠序禮讓講學脩業兢惕不已則書簿善其有不率教笑傲以嬉則書簿惡諸生皆曰謹受教予則以州長吏日加督勸每公暇輒比其文行而考較之得優等輒騎從鼓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吹送諸學又勸民相度地勢大作學宮及以餘力而為山池亭館以趨走州之人士於是在學諸生始稍自激昂而民間豪右始延師訓子弟而子弟秀穎者來游學宮顧瞻以為盛美始願為弟子員歲甲午諸生陳亮以書經舉丁酉姜溥以禮經舉且奪魁余方欲與袁君登萬桂山以觀鬱葱佳氣而聽絃誦之聲以收為學正者兼訓導三人之效而袁君以秩滿去矣將行諸生請贈言余乃歷叙是學廢興并先生知所以自勉而收其成功者以為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送林蒙庵序

始瑛舉進士禮部嘗友天下士相與為學以趨于善於吾閩中得蒙庵林先生焉先生學平實不矯飾以為偽處事多委曲詳慎無直遂每公退坐一室左圖右書檢點其身心自慮念之微以達于事為之著務合于道義間有不合如被穢在躬力褫去之乃止嘗語瑛曰凡學不過欲得此心而已心不可外天理人事以求之也處



人事以合天理則此心得矣若厭人事而慕高虛惡積累而求超脫皆非學也未幾瑛領符南牧而先生亦鬱鬱有歸志間嘗與瑛書曰龍門浩渺武夷峯律吾人事業何在而乃甘心依違組紱間耶乃謝病乞骸骨歸時先生自行入司正擢駕部郎中未久堅不為留歲戊戌先生道出于莆莆人士爭攀迓先生為留者數日或告予曰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古之人有以一言不合而去者如者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有以一事不合而去者如魯不牆而孔子行方今聖明在上錄用賢良先生方嚮用加以齒髮未衰是宜早夜孜孜以圖報稱奈何亟求去耶瑛曰子有疑于先生請從先生游先生是歸將構屋龍山之阿聚古人書而誦讀之考其迹以求其心涉于萬以會于一以此而畢聖賢體用之學子從之游而有得焉則先生出處之義當自喻焉先生將行衆咸為賦別退瑛為之序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成化戊戌歲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為福建按察使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同年周瑛閩產也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于天目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矗矗如蟻鬪如蜂屯如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糾纏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掣旁觀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焉是何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勢漸夷兩崖相去數十里水匯為巨浸東合滄溟舟不得風或日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也水勢深廣不振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水而知為政之道乎閩為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為觀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而耰鋤德色箕帚評語使賈生生于今日又不但為漢廷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為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于峻持威以乘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獮而草薶之此其效可以立辦然不足為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為下竿也君起謝曰吾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教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賀包封君以六十受恩命序

始予舉進士京師時識嘉興包君汝調及為南京禮部郎中而君亦來為主事既同官而情益親成化甲辰君將報政于朝予有撫州新命諸同官咸告予曰國朝京南北官滿三載臺省考覈稱即得推封其父母妻室汝調報政有日矣其父可松先生年方六十蚤晚璽書南下錦衣烏帽輝映林麓固世之所甚華焉者敢預請一言以賀予既納交于汝調諸同官所為賀猶予賀也惡

得已於辭予少讀書見史傳論福慶於人必歸于有德始嘗疑之晚潛心世故玩志天人始知感應之理甚微也蓋天人相去雖遠而其理未嘗不一其理一而其氣未嘗不通其理一而其氣相通則感應之機在我矣漢公孫弘謂心和則氣和和則天地之和應者其可謂知感通之道乎包氏世居雙溪之上自其先世以來皆積德行善重于鄉邦其祖樂園翁尤慷慨行義濟人利物若出天性而可松繼之加之孝友寬和與物無競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積可謂厚矣夫人生固有不離於襁褓者而可松年至六十髮尚黟精神無恙壽其有涯耶世有讀書抱藝卒老林泉而不沾一命者可松產三子伯仲皆舉甲科其伯貴受封仲出為縣循例補風憲官李雖在學科第可卜其家世榮盛可易及乎故予觀包氏福慶之隆而知天人感應之機不爽也世有不知務者徃徃恃其富貴以憑凌其鄉里一朝權解勢去而傾覆隨之且謂天道漫沒不足信亦惑之甚矣諸君曰請以子言為包氏賀而



各退省於其私以為脩德保家之懲勸

赤城論諫錄序

台為州萬山中羣賢繼出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而其論諫亦往往達治體明事幾忠愛誠懇足為後世諫官法程甚矣台之多賢也他州未之或先也成化十五年冬瑛以州政入考京師台有仕于朝若吏部黃先生孔昭翰林謝先生鳴治相與來視瑛因出其所編赤城論諫錄者屬瑛序之瑛奉而卒業焉蓋皆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先生編輯其鄉先正左司諫陳公輔以下數人奏疏而為一編者其意將以告天下後世而與謀人家國者共之不但成其鄉多賢之譽而已也顧瑛謏薄何足以序論羣賢之詞雖然瑛嘗聞之天下之事有幾有勢有形幾善惡也勢輕重也形治亂也幾動則勢趨勢趨則形就是故幾動於善則其勢趨於善矣幾動於惡則其勢趨於惡矣勢趨於善善重而惡輕及其至也而治成焉勢趨於惡惡重而善輕及其至也而亂成焉夫治亂形

也然不生於形而生於勢輕重勢也然不生於勢而生於幾有善惡是為形勢之先治亂之本也當時羣賢論事或在治平之後或在草昧之初或在存亡危急之秋其所言事雖有大小要皆有以審夫幾也夫幾動于心間不容髮非天下之大知不足以知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用此故氣運不我與明良不相值坐失此幾者亦多矣此君子于豪傑之士又不能不嘆其建功立業之為難也二先生裒輯是篇用心良苦矣瑛復以形勢幾為言而終之以智勇以告讀是編而興起焉者當有以審夫次第而為之也

怡壽堂序

吳下曹君元潔既喪母奉其尊甫先生以居成化甲辰登李旻榜進士乙巳授撫州府推官明年春奉其尊甫先生以來又明年春先生壽七十曹君乃署其堂曰怡壽張宴設樂為先生懽瑛與同官皆賀縣大夫又賀小民不敢至堂下至是亦皆舉手加額以賀蓋曹君為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懽故人交懽之也交懽之者為孝之心出于同然也賀之朝積雨初霽春日載陽和風協氣吹拂堂宇先生出饗客衣冠俊偉容止閒都籩豆成列獻酬有序其樂充如也日暮酒酣衆且退矣先生降席曰僕齒日長辱諸大夫不以為鄙猥而觴於僕今日之懽諸大夫之惠也敢申以為謝又曰茲大郡小兒為理惟諸大夫相與協恭故小兒得免官謗今日之休又諸大夫之惠也敢申以為謝又曰僕從小兒西誠無所干撫之人撫之人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未嘗有干於僕今則有請誠願太守有以序述吾事幸毋以予為多求也瑛謂先生長者凡所言皆有理道瑛復何言然嘗思之天以福授人恒嗇而不能咸子以孝事親多違而不能合多違而不能合所遇殊也恒嗇而不能咸所賦拘也拘于所賦殊於所遇則於父子之間而能盡得其所欲者蓋鮮也韓詩外傳載臯魚自隰三失而繼以槁死雖制行非孔氏其情亦悲矣家語載子路南遊於楚思欲以貴顯易貧賤求養其親而不可得

其所感深矣今曹君登第先生及見之居官食祿先生及享之先生壽七十禮所謂杖於國之年也曹君又能以官為養而得衆人之懽心以承事之則先生得福其盛矣乎曹君為孝其多合矣乎曹君告予謂先生事先教諭府君小心恭慎先府君病先生臂香籲帝請以身代果然則先生食孝之報如持左券合矣不然則先生得於天者為加厚而享于子者為獨至予又歎世有脩身慎行不能食報於其子如先生者不但臯魚子路二人而已也嗚呼先生之慶深矣予忝為師帥職司風紀曹君又持刑以弼予違請以是教於家使家之人皆有以怡于其親又請以是教於邑使邑之人皆有怡于其親又請以是教于郡使郡之人皆有以怡于其親則先生欲予言又不但為一身之謀而已也諸同賀者皆曰曹君之堂風教之紀也太守之言風教之勗也及退皆相與歌咏之予因次第其語而序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一室雙貞詩序



節義者人道之大閑也節義立人道定矣昔者孔子刪詩於衛風而存栢舟之誓修春秋於夫人而重如齊之戒至於正禮凡男女之際節義之防尤拳拳焉皆所以定人道也書林林氏系出唐孝子攢之後世以詩禮傳家無乏德林君廷諫受室于冲溪王氏其婦翁士俊先生登李騏榜進士歷大理評事雲南知府以老王翁博學能文諸子女徃徃得其緒論王氏既嫁無子告其夫廷諫曰婦人奚必自有子顧鞠養之恩何如耳漢馬后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鞠肅宗肅宗愛之過于所生吾雖不學然聞諸家庭遺訓舊矣請以此為法廷諫曰子方盛年何遽為此言王氏曰君宜熟思吾既無以嗣君室又不別為室以謀君嗣儻期過事違悔將何及時有張氏女質美性淳私為廷諫納之既而果生子大順生未晬而廷諫死於戲王氏可謂有定見耶其于林氏之世可謂有再造之功耶初王氏之嫁也資賄頗盛既入門乃辭去紈綺盛飾身著布素與妯娌相周旋至是乃出其餘以脩喪具及買

地書林嶺上以為葬謀且信浮屠氏建水陸會以資冥福而又泛濫及于舅姑伯母即叔其力貧為此雖於禮未有稽為其志可哀也自廷諫沒而撼之者日繼至王氏毅然獨立以恤孤保家為事而侍妾張氏亦同守初心不移王氏愛大順不啻若己出稍長遣從里中師旦必送之門夕歸候亦如之常曰是氣體綿薄吾不敢厚有覲望他日得承胙于禰廟足矣其或出外經宿不返必焚香扣神以卜安否既長極力為婚娶復悉出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增田闢屋以為居養蓋至是釵釧服飾無遺矣嗟夫婦人之道在於恭順其職在於中饋苟能是可謂賢矣至於先事為理以續夫世保幼孤至於有成及拊循妾媵與之同守貞操始終無瑕此豈世之所易得哉郡守王公存敬以綱常為治特扁其門曰一室雙貞而時縉紳大夫皆從而歌頌之其節義所由著乎人道所由立乎此予撫摩是卷為之三歎不能以自己也

脩鎮遠府志序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瑛待罪有司恒以不達于政為病成化丁未自撫州改守鎮遠既抵任索郡乘于掌故氏曰亡之竊以為是郡東起沅州西接播州南臨諸苗是為雲貴門戶韓子所謂治法征謀宜有所出者既亡郡乘何以稽故實以達諸政于是考地理以求險易詢敵情以求緩急訪民隱以求休戚至于學校農桑戶口田賦課程徭役民物穀畜法度典章凡政事所關者皆博求之閱明年頗得要領擬即所見而次第行之顧事與志違而目光炯炯在牛背上矣夫人一心包藏天地酬酢庶類居一官而不知此官之政是于此心為未盡知而不能自致于物是為不能舉其職不能舉其職而不奉身以求退則是愛官重于愛道皆非也瑛于是知所擇矣雖然道者萬世之公也政者一時之宜也苟有益于民後世必有能舉而行之者矣乃據所聞見特加考証以補郡乘之闕以俟後來君子若夫一時游賞題詠皆登載無遺者是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治禮君子所不廢也故併叙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贈郡守王公書滿序

嘗聞天下士恒相與言曰守令不可以不為又曰守令未易為又曰難干以為其意以為守令有民社之寄欲推行善政善教如古人所為者非守令不可故曰不可以不為也然任大而責重政繁而務劇棘則焚猛則躡却立而坐視之則政務填委不可爬搔故曰未易為也夫守令者威福之寄怨憎之歸也歷歲久則有媒蘖其間以襲吾短者故曰難干以為也黃巖王公存敬少讀書尚義脩行有古人風及登進士第出知溧陽縣其聲大著擢刑部主事遷貲外郎其聲又大著未數載擢知興化府公日坐堂上政務滿前不以棘而焚不以猛而躡不却立坐視而日與爬梳於是學校農桑戶口財賦獄訟盜賊徭役卹典諸政無不修舉所立八條約曰勸善戒惡崇禮卹患禁奢警惰察姦釋忿皆就民心上相與擴充又非常政可例數者公初政尚威民頗疑畏又轉諸寬博民大悅方今四境之內強者不得肆弱者得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自安吏守案牘不得為姦與隸不得叫號里閭每折簡下鄉民帖帖至堂下以聽約束公政至是民信之矣公自弘治庚戌到郡歷今丁巳凡八載矣莆人私語曰公一日在莆民受一日之賜一歲在莆民受一歲之賜使公不願他官而終守莆吾將以公為歸矣夫守令不可以不為公為之矣守令未易為公為之則甚易矣守令難于以為而公歷政八年以上民懷之倍于初何哉蓋公存明白正大之心稟剛果弘毅之性而充之以該博之學故其政有成也如此今以六載報政于朝六事八約可錯舉而陳天子必有以處公矣然莆人念公深公其尚懷莆人哉麾使丁侯掌衛政日與公相周旋以公行有不忍別者乃與諸僚友輯綵為障乞言贈公予故次第言之或曰子托交於公最深何贈言以頌不以規予曰頌者所以道其實也規者所以防其過也公密于自省有過未嘗不知奚待予規

壽山福海圖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去莆城東南一舍許有柯山焉柯山與壺山相類印勢逶迤盤礴得水而止有榕樹數百章望之若連雲然柯氏聚族于斯累世矣景泰初柯先生孟時以狀元及第拜翰林學士先生清聲碩望人謂旦暮且入閣以佐理天下不幸捐館舍輿論惜之先生之配俞宜人兵部侍郎諱綱之女也有士行能保族宜家以不墜先生之舊先生沒時宜人年方四十五至是六十矣是歲正月二十五日實維初度其子宗文作壽山福海圖為宜人壽其同堂兄宗璧以為非文不足以序家慶非文不足以昭貺我族人乃以僉憲在亨君所書事并以其所為圖來請文夫祝壽與山齊其壽高矣祝福與海齊其福深矣然福以壽為本壽以德為本非德不足以致壽非壽不足以享福昔人于易書詩禮蓋交言之矣瑛請得以稽其故實方先生沒時其子宗文始六歲其妾王氏曹氏方盛年宜人以待郎之女為學士之配能為綱常作家計宜矣王氏抱弱子日夜呱呱以泣不知他日成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如何乃能守死不去此果易得耶王氏以有子不去似矣曹氏無所出乃願事主母以終其身雖先生有治命亦不肯從此又易得耶蓋先生以詩禮陶于家而宜人化之宜人以恩愛結于下而諸妾從之故先生雖沒而綱常不墜如此夫綱常者天道也福與壽天所與也能培植綱常以順乎天則天畀以福壽固不待稱祝願望而後至也然則宗文為是圖是固稽諸天道而有徵也瑛又聞之凡善類宜有錫于後福澤必延于其家柯山之椒和氣鬱蒸他日必有忠臣孝子出于其間而綱常之慶益隆邦家之光未艾也請書是以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皇華使節詩序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見意大而解紛息爭輯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于事者為賦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者為之不文不遣也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道輔使遼遼

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為使事之累君子蓋羞道之皇明御世天下一統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生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廉恥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天子有事于其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廬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天子若曰喪禮之相壽也可于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蜀自始諭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每祭必有宴宴必侑以幣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藩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為贈瑛曰非古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為賦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為謝右方伯鄭公為賦皇華君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申以為謝憲使洪公又賦杖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君曰兵疲于戍守民困于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當以上



告天子然則論使事于三代之後若王君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恥者乎而吾藩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于禮而不瀆乎衆謂君行宜有贈瑛因譔次其事以為君贈

韞玉山房詩序

詩三百篇至矣漢魏以後諸作非古也然太師失職雅頌不傳後世有作君子亦所不廢洪武初休寧吳蘊中氏以詩鳴邑人程若虛嘗為論次其集謂其詩為體屢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變有平易簡淡者有精確嚴重者有奮迅馳驟及風流蘊藉者今攷先生詩舊學于里人余子詔嘗自評子詔詩壯麗頓挫以予觀之先生詩大槩如評子詔語先生官終平陽簿而詩不甚顯于世嘗名其所居曰韞玉山房夫穀璧琮璜珪璋琬琰可以薦天神享人鬼修國好勒世勲皆玉之盛也乃不用而蘊之則其孚尹旁達固有吐氣若虹者矣然則先生所謂蘊玉者殆傷其不遇耶抑所謂待價而沽之者耶先生既沒其五世孫世現

等相與謀曰父祖有善而子孫不知不智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吾祖寶玉今尚無恙可使終韞山房不發泄于世乎乃謀鑿諸梓而徵序于予予曰先生有後矣因序以歸之

遙祝長春圖詩序

萊陽宋公景章由御史出副浙臺既受命日走旁近郡縣繩奸宄治慝惡以振敷風紀以佐助聖天子治理既而曰忠于事君者不及孝于事親吾今不能入故鄉持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杯酒以為親壽獨不能即官所而伸祝頌之私乎乃自製詞而歌曰朝祝兮長春暮祝兮長春願吾親髮白復黃兮背有鮐文又賡載歌曰朝祝兮長春暮祝兮長春願吾親谷神不死兮後天地存臺司諸公聞之相與倚歌而和之公喜曰是可以發吾志矣遂以繪事加于其首題曰遙祝長春圖以書來廣德屬瑛序之瑛記公在御史臺時嘗為尊翁壽八十矣蓋惟有壽而後可以享諸福翁嘗拮据以有其家深藏而厚積其富有如此者



晚受封號烏紗白髮輝映林壑其貴有如此者有子六人皆克成立足以光前而振後其多男子有如此者翁諸福備矣誠得永年以享之其福寧有既耶瑛孝弗公類先考見背十四載矣近得州大如斗間關千里迎母就養思先考不及見而情益悲欲以公之祝其父者祝吾父何可得哉因書是以歸于公凡同是懷者必有感于斯焉

贈王司訓書滿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王君廷偉同予莆田人同讀書以為業其仕宦也同予江東相去不百里而近以故最相親成化丁酉君分教安吉縣將秩滿戒行有日予臥病不及走送病愈且入覲因使人告君曰聞吾子行有日矣某不能持盃酒以犒從者竊效周柱下史聃贈夫子以言可乎君報使曰得徵舊好辱臨敝邑固為多幸如其不然而辱教言吾子之賜也予惟聖人為善始終一貫其餘美惡不能咸君少豪為弟子員時其家以稅糧長諸里君舍筆硯日

騎馬走諸鄉親會計籌筭以足糧事及遇快意處一揮數百金不為靳惜人以此譏君比見予廣德迺能深自貶損以咎前失每與予言侃侃仗義不阿見人善輒稱道不置見人不善直欲草薶而木柞之務絕去根株乃已余痛先君不及養獨迎母以就養歲時必藉祿入以為母懽君語人曰周君欲為孝吾請助其為孝歲逢母初度雖暴風雨必至至則拜堂下甚恭予屢謝止之君曰吾方教人以孝孝君之母猶孝吾母也君何吾辭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吉細民有暴死者其妻行諸途里中豪遇之曰美而艷其夕強委禽焉婦涕泣不從豪使人護其宅婦閉戶自經死君將疏其本末以告藩憲二司使治豪之惡而表婦之烈人曰此縣大夫之職也君曰學校以風化為首風化以節義為先吾教茲土不能使人重節義尚可置而不問乎嗟乎世之為學校官者不過集諸生于堂序訂其疑義校其文字使取科第以為成績至于人為善與為不善孰問焉君往矣異日有懷念君者必曰是能



助人為學者也是能侃侃仗義而不屑于細事者也

贈徽守周君秩滿序

徽為郡萬山中少夷壤民多賈作走四方習知官府事故其俗善訟每訟輒持法律語以牽制上下務搯其吭拊其背以制其命乃已故徽于畿內諸郡號難治文江周君子建由工部主事來守徽歷九載而政成焉人謂君有宏度凡善惡皆川藏而數納之故人不怨或謂君有通敏才故事無填委而上不譴予曰固然然予嘗聞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則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則可

以建功矣君之與人來廣德嘗告予曰吾編民也府倖嘗括民財納府庫以備歲凶公曰財藏諸民與藏諸官一也奪諸民而歸之官以官之意而散之民人其謂何必不得已宜別為計毋損民可也倖不悅公竟罷之又

之同日而死者五人焉主歸言狀同官皆曰此無證佐公曰當以至誠求之迺下吏按狀先是傭已遁去吏不得要領忽有群鳥噪而前吏隨鳥往果得傭而死狀以白夫廣德去徽遠不能詳得他政而聞諸輿隸及交游者如此况君加之以宏度濟之以通敏政其有不成哉君秩滿去節推楊君勗念君以入覲未歸而不得飲餞為恨必欲得子言持往贈君子游于君二十載矣因或人言而叅以疇昔所聞益信君政之有成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蘇為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為里若干為戶若干為財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則拊鍵抵巇以集故姑蘊諸縣常熟為重吾閩鄧君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就道既入縣迺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民大悅他日邑



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為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太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污萊民又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奠吾居君為延園葦荻間問民疾苦皆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民如治絲棘則勞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為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之不怒諂之不悅如君者哉初君為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疏君政以來且告子曰尹為政多類此願與之言余乃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于鄧君科目稱得人而得鄧君為尤信也

省耕圖序

近山東郡饑公私蓄積無備民用大殍天子念國本遣大臣巡視幸而上下獻謀公私協力而民有濟繼而議

者以為天下郡縣宜增置治農官以會政致事制曰可于是郡增置判縣增置丞藩憲二司增置叅議僉事各一員專司稼政予友朱有嚴為歸安丞有嚴故儒家子嘗讀書知古今政治得失及從事督府掌行簿書精吏事既抵歸安乃擇其有關於農政之大者皆為提綱挈領分條布目頒諸其鄉而與民共守之每春三四月時雨初霽布穀載鳴輒單舸走湖上或肩輿輒行阡陌間與小民遇不為上下禮惟其情是達見夫勤者曰汝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惟勤明昭上帝迨用康年見夫惰者曰汝無惰弗蓄弗畚弗耕弗穫王賦不供有常戮見夫飢寒者曰汝飢且寒切吾膚吾壺殮之餘可飲食汝篋笥之藏可衣被汝如不得已吾為上其事于司于府以賑貸汝歸安附郭縣民習知官府事初聞增置官以臨已甚戚及見君善拊循之復大悅于是四境之內怠者勤勤者勸貧而飢寒者感君言如飲醇醪如挾纊于一時田野大闢公私蓄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殷殷上下間嗟夫農



之政大矣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于鄉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察年上下而出歛之以均民食而調其急以故民不告飢卒告飢亦有備後世建官于守令之外詳于他職而農不置官間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加意一旦有急民相枕藉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之置其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予予以其重政本也故不辭而為之言若夫課農之暇而得湖山之趣花木魚鳥之情則有詩人諷詠在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江上唱和詩序

成化丁酉天子將開明堂以朝諸侯瑛自廣德州奉戶口財賦職業入聽黜陟其秋九月舟次江上而湖廣叅政楊公瓚僉事李公冕亦以奉萬壽表自湖南二司至楊公與瑛同里閑相見大歡李公蜀人不以勢位殊異相拒絕日吐肝膽相親與如前相識然于是連艘北行日得酒必相與飲凡去國懷鄉之思愛君憂民之意遇

事感物之情徃徃于盃酒間發之瑛嘗賦詩呈楊公以道鄉况楊公和李公亦和之二公者各得詩十首瑛才不能追公固趣和之一時共得詩三十首俱用瑛初韻而叙事感懷則各隨夫人焉暇日瑛合而觀之蓋楊公詩清而不削婉而有味李公詩豪而不怒壯而能詘皆可誦讀者也以瑛所作廁于其間如槁木依于桃李瓦缶附于金石不自知其貌凡而韻短也雖然亦各道其情耳昔者周天子有心于化理故巡狩採列國詩以觀其美惡雖里巷諸女婦言有所不遺脫使是詩流落江漢間見取于太師氏以達于上則其無心之感亦足以為有心之勸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五馬入閩序

成化辛丑冬詔以南京戶部郎中張君中立知建寧府建人徐君大用同予官禮部謀予作五馬入閩圖以贈蓋上為聖天子得良有司賀下為建人得賢父母賀次為張君得行其所學賀君故海塩人以戍役家大理其



先戶部府君諱僖號儒者惡經生拘而不通博考易詩書春秋傳義旁及釋氏孫吳醫卜諸家書滇南人服其該博故兵部尚書侯公某視師滇南命教大理諸武臣子弟故君受家庭之教聞博洽之論在庠序間亦往往有聲府君既沒君果以書經發解雲南第一繼登羅倫榜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贈府君以初官至是有專城之命亦可謂積之久而發之宏矣古大夫以上皆乘車駕車皆四馬漢特命郡守加一馬所以寵榮之也蓋郡守為國家興學校理財賦治獄訟平盜賊恤孤寡保良善寵榮之者責望之重也今制不乘車而郡守皆以五馬稱重漢制也君往矣吾尚有告焉愛勝則民玩威勝則民殘宅心以公則惠博持法以信則令行凡此數者瑛為州日嘗奉以周旋矣敢以告君君不以瑛言為迂而用之叅以博洽之見濟以通敏之才則建寧雖大府不足為矣他日天子閱職方必以君為良有司也民無嘆息之聲必以君為賢父母也退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修諸家出而無所沮于國人必以君為得行志也圖之作有光哉

湖東春意詩序

環番陽湖以東有郡三曰撫州曰廣信曰建昌是三郡者皆處羣山中溪水走駛如建瓴然居民皆隨地高下鑿池瀦水以備旱乾然水無源委易涸絕故三郡雨暘時則民告足一不時則民多殍成化甲辰夏湖西北諸郡縣皆疾風迅雷大雨雹往往發屋拔木殺人獸是三郡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溪不泛騰山無騫崩黍稷被于野者皆芄芄然時姑孰李公德馨以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茲土貴溪五宜翁乃采民謠為詩以贈公公曰翁臺憲重臣退處林下平日于人慎許可今以是歸我其將以懋勉我乎他日公行郡至臨汝出以示瑛瑛謂漢董仲舒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然後陰陽調風雨時諸福之物可以畢致公孫弘言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則心氣形聲皆和而天地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和以應二子學雖有純駁然後世談天人者未嘗敢非之自公之分守茲土也凡有大徭役大徵科皆把握扶植豫為之所或潛銷暗沮而移之他及民有鬪爭僅如毫髮公皆羣按之以別臧否而究其情之歸夫民所愛者力也所惜者財也所難平者氣也公皆有以處之此其陰陽所以和乎風雨所以時乎五穀所以順登而年不告凶乎不然則湖西北同此郡縣也同此山川也而一歲之間災祥頓異吾於是不得其說者矣或曰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固有所感而得所應者有所感而非所應者湖東君子盡心民事風雨以時此為得所應也湖西北諸君子盡心民事而雨雹為災此為非所應也故湖東春意公固不得而辭湖西北災異諸公又奚庸辭若然則或者之談又為達夫事理之變而董仲舒公孫弘特論其理之常者耳予學昧天人而于是惑焉請以是質諸五宜翁翁必有說

夢草集序

夢草集者小溪主人之所作也凡為詩三百二十五首主人既沒其族弟瑛乃從而序集之於戲詩未易論也蓋詩所以歌咏乎性情者也性情理則詩無不理矣昔成周盛時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女婦皆沐浴文武清化而一時肺腑洗滌殆淨故其見於詩者或溫厚和平或端莊嚴肅藹乎治世之音也三代以還不足以語此矣景泰中瑛領鄉薦入試春官館于冰崖翁先生所適主人為吳橋主簿以馬政入闕于太僕氏相與夜坐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及于詩時殘雪初消明月在地主人朗誦其作十數章皆飄然如孤鶴橫空不可捫摸瑛嘆曰兄詩之豪一至此耶主人曰詩不患其不能豪患其不能馴耳蓋高抗矯激之音不若夷平和厚之為得也問其所自入曰自理性情始要使胸中如碧潭浸秋月無一毫烟火氣而後詩可言也於戲主人其得學詩之要乎予嘗持此論扣諸人人鮮有合焉安得雪消月明之夜起主人于九原之下相與論詩乎主人諱璋字文達性孝友官終吳



橋主簿其祖與吾祖為總麻兄弟云

贈陳同知考績序

成化辛卯夏予知廣德州其冬十月浙西陳君一之來副予陳君言曰天下郡縣長佐吏賢不肖混淆公私異趨喜怒相銜不足以集事今某來佐君譬如駕舟君其司舵予左撥右刺而期于必濟譬如驅車君其御予左推右挽毋庸臭厥載譬如調羹如和藥君其為庖人為醫師予為鹽梅又為君臣佐使願君不鄙外予予為君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効力予曰善於是稽政要搜民隱訪民奸別公私之務定賞罰之科度淺深之序究緩急之宜參於人情揆於物理務銷宿弊而布其新圖予恒中處君佐予于外凡予謀有益于民者君宣布之有裨于國計者輒為贊助惟恐後先是時民以公私債負竄他方君佐予招徠之者二百有餘家先是民生女不舉君佐予嚴條約重賞罰共活民間女六千八百有餘口先是倉廩乏君佐予積糧七萬有餘石先是軍需歲積不敷君佐予賦民畝

完部牒百數十事先是各衛逋逃卒及府内外工作人部委長吏磨勘送就役君視予寡于食勞于庶務而佐予勘解者數百人故予舟得免風濤之患車得免泥淖之憂鼎不覆餗藥能濟人而不知其撥刺推挽品劑佐使皆君之力也今君以滿三載書績去予不為君言將誰言嘗記君初拜官時翰林商君良臣謂是州大不臨于司府且某為長吏而得君佐之宜相與以有為瑛不敏不足以辱知己若君善佐予信乎其為知人之明也君到都下見商君幸為我謝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送州庠石司訓考績序

始予蒞州輒詣學宮課諸生以敦教事退而觀夫所謂題名碑者歷數上下三十科而登第者僅十有三人因謂環千里之地而為之州聚千里之材而育之庠宜其賢者能者相繼而起矣何遼邈濶疎一至于此因歎息久之他日有告予者曰州庠分三齋齋分二十生石君所治齋由科目而出者一人由考貢而出者三人石君



可謂無忝教事矣予問業何經曰業禮貢士闕洪君教之也予既歎科目遼闊而幸石君教道有成方欲聚三齋生于堂上相與教導之而觀其成功石君遽捨我而去矣夫六翮之鳥高飛百足之蟲善走以輔之者衆也使鳥不六翮蟲不百足其所運轉不過尋常咫尺之間而止耳然則石君之去固予之所憂乎石君行矣予聞訓導滿九載以科目得一人為有成績齋中舊氈非先生所處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一

翠渠摘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舉人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二

明 周瑛 撰

序

都門送別詩序

士不親師友不足以成其學夫學之於人大賢以下所
不廢也然不親師友則聞見不博聞見不博則是非靡
定是非靡定則無以求至當之歸而為應用之地雖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從事于學亦憤憤而已何成功焉萊陽宋生孟清今浙
臺憲副景章公之長子也憲副公為侍御時呼孟清入
委以幹蠱孟清奉其父命周旋既而自奮曰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吾可以不學乎乃斷于心定謀于
所知請于其父詣吾廬而委禽焉時予舉進士禮部未
就從予治舉子業者頗衆孟清日與同輩偕作止晝講
吾前夜誦之齋中積習既久而漸有得其始也如泉在
山其出蒙蒙焉既而委積洄洑其止溶溶焉今則決決

而流汨汨而逝汰沙澄泥將為波瀾有可觀焉循是而
往疏導益深流行不息安知其不為長川為巨河為滄
溟浩渺而不可測者乎第恐其闕絕淤塞而止耳惟歲
初暮白露在郊孟清去京師游于其鄉將以應有司之
選矣夫朝廷取人惟其材有司論材惟其良不修乎已
而應乎有司謂之不知務應乎有司而自以為必得謂
之不知命應乎有司而或得之不以為開導輔益而謂
己之能謂之不知有師友三者皆非也孟清毋擇一于
是哉戒行之朝二三子賦詩為別予為之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贈倪廷瞻知懷慶府序

成化庚寅冬海鹽倪君廷瞻以庫部主事出知懷慶府
既受命乃治車馬戒僕夫問道而南將赴所治以奉揚
天子威命于是庫部郎中王君尚忠合諸同官張宴于
公署以飲餞之俎豆既列主客就位笙歌間作獻酬有
序及旅王君言于廷瞻曰文夫官至太守亦榮哉環千
里之地而君長之出則武夫前呵騶從塞途入則垂綬



紳綰印綬坐于公堂以號召境內蓋古諸侯比也敢以是為廷瞻賀然而懷慶大府也太守長吏也部使者行郡凡諸政事惟長吏是問而下邑諸大夫凡政有未平事有未決者惟大府長吏是咨故一舉措失宜則上慙而下侮又不能不以是為廷瞻慮進士周瑛曰天下事常以賢者理以不賢者敗九折坂稱破車而使王良御之則無虞三峽水善覆舟而使三老渡之則必濟懷慶難為未聞如破車之坂覆舟之峽也以倪君往果足慮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乎子請言倪君之為人也其外徐徐其中于于不偃蹇以傲世不闖媚以狐趨是所謂循良直易君子也以君之所藏而發泄乎大郡出其謙恭以事而上悅其禮出其仁恕以臨下而下安其政若夫簿書期會之煩不過一翻覆手而治耳君知大府是方可賀又何慮焉於是凡在宴者皆謂予知廷瞻既徹遂書以為贈

送黃郎中還南都序

予讀西漢書見班固叙司馬遷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南略叩筴昆明還報命天子乃又述其少時游觀之壯累百千言不止予竊疑之夫天下事見于載籍而其理具于心求諸心考諸載籍則體用備矣何有于游觀乃得焉及見經生閉戶探討出而與事接往往抵牾間有走四方習知天下事者引而置諸煩劇皆有獲予始知人材雖俊美而學雖工不歷試諸難終不足與理天下事也臨川王君吉紹樸茂君子也少讀書擬峴臺下蓋嘗考諸載籍而求諸心矣既而領鄉書入試春官取甲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科拜行人司左司副間嘗持節走四方涉汶泗下江淮浮沅湘西入關中登華岳東望中州諸形勝如漢司馬遷少時之為者用是歷觀天下事凡風俗政治民艱吏隱與夫疎外細微諸阨塞狀靡不通究及為屯部郎中于南京或以繁劇難之君到官出其同異而參互之事皆以次就緒工作不虧器用備具上下相安人心胥悅滿三載竟以能吏稱信乎旁涉世故而有益于天下事也今君報命天子將領牒去舊時諸僚友皆相與飲錢



之吾不知酒半亦有輟酌而問為官之道者乎凡舉甲科者注行人皆不悅殊不知吏以能稱自此始也試問之黃君必有說焉

贈馬君知姚安府序

成化十七年春正月天子開明堂以朝諸侯大行黜陟之典以勵庶位用利益于生民于是以南京戶部郎中馬君自然知姚安軍民府考輿地志姚安南去京師萬里在唐宋間為蒙氏段氏所據職貢不入天子委之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國家受天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而姚安入職方列聖相承務懷遠人長吏皆廷命而其佐則以其土之渠為之命下之日都邑人士嘗遊于馬君者皆謂馬君賢馬君有詩書文章宜處內地與文人秀士相周旋以陶成雅俗今奪此與彼非計也馬君聞之曰諸君夷姚安乎夫華而夷習華固夷也夷而華習夷其不為華乎姚安有官府以明政刑有學校以脩教化民知貢賦徭役以服事其上加以聖天子在上仁風義聲披拂寰宇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姚安雖遠固內甸比也于是日講求所以為治與教者大小節目罔不備具其意不以姚安視姚安而以中國視姚安也或聞馬君言而疑之予曰子不見夫為豸戲者乎養羣蟻竹筒中鼓而出之令左右陣蟻繩繩乎各就部署若孫武子之行三軍也夫蟻非可以言語教道也不過因其欲而道之耳姚安雖遠皆吾人也馬君又知所以道之政其有不成乎他日馬君同官王德孚輩請贈言因述是以歸之且贊其往馬君內江人其諸父兄弟同時登進士第者五人馬君在戶部三遷至郎中皆有能聲為人外溫內通蓋達于政云

鳳臺錢別詩序

士有生同時不相見曠百世而相感者有居同里閤不相顏面越數千里而相從者是何近者踈遠者親今之不從而古之是與耶蓋情親于其心之所同跡乖于其行之所異方其同也千載一時四海一人及其異也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肝膽口鼻猶不能以相命況其他乎予為州日多接士
士凡讀書好古為孔氏業者吾未嘗不延接之凡延接
之未嘗不盡恭故吾門未嘗一日無士而士亦樂于見
吾也成化丙申州文學掾賈君汝陽佩部符以來或賀
汝陽曰汝其得賢主人乎謂予能禮士也或又賀予曰
子其得賢掾屬乎謂汝陽賢士也汝陽越產少侍父宦
遊國學國學多聚古今天下書而六館諸生亦多一時
賢俊汝陽出與諸賢俊游退取國學所有書而讀誦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故汝陽學最博而識見亦往往疏通不迂腐與予論秦
漢以來事皆能舉治亂成敗之跡而究其所自與論六
經奧義皆能發其疑而揭其要與論魏晉齊梁以下諸
家詩皆能辨其體裁之異其平居亦往往觀吾學而稽
其所至窺吾心而究其所歸凡吾所為政民但由之而
不知之汝陽則能察吾本末先後知吾用意之所存若
汝陽者誠賢士哉故吾在州未嘗一日忘汝陽汝陽亦
未嘗一日忘予竊計吾二人者雖相去數百年之遠猶

能以相感況同時乎雖相去數千里之外猶能以相從
況密邇乎予既入禮部汝陽思予不置近自廣德來視
予相與處者浹月及去南京大夫士知汝陽者皆携酒
殺來飲餞之因取漢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相與
分韻賦詩為贈予將述汝陽所以來故輟為詩而為序
送魏時敏赴無錫縣丞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以渾默自居不與人牴牾抑其積習委靡而無以自振
或退之別有所激而云未必盡如記中語皆未可知也
我朝建官設屬大槩視前代而損益之故郡有縣縣亦
置丞丞位出簿史上而處令下雖高且偏未聞不可為
如退之所云也予鄉魏時敏初筮得無錫縣丞將領部
符去而過予曰有如韓公言丞固難為哉予曰丞不難
為第不善為耳夫縣之政若賦稅徭役教化獄訟盜賊
無巨細皆制於令丞但佐令以行其事耳丞佐令以行



其事而不得其權令得其權而所行或悖揚子雲論為陶剛則甄柔則坏不甄不坏而在於和使為丞如為陶則令不以丞為侵已令不以丞為侵已有所可則曰丞將以成吾美也有所不可則曰丞將以匡吾過也由是心不相疑而相信事不相反而相濟凡賦稅徭役教化獄訟盜賊皆可漸而理矣又何高與偏嫌而漫不可否事也哉魏君學詩其達於政也必矣到縣請視事見有問者毋對松以哦曰予方有公事子姑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贈張廷厚分教濟寧序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而辭章無與焉自聖王不作而天下好華於是進末學而黜行檢尚浮說而輕本實雖稱代不乏人一旦遇有變故往往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綱常不立人道大壞使夫英雄豪傑之出雖極力營救而不可收拾以歸於盡然後已此豈人之不如古哉教化之不明也昔我高皇帝受天命肇有區夏思得真才實德與共守之故於學校罷詞賦之習重經義

之典且降詔旨務使學者以禮義廉恥為心孝弟忠信為行其為世道慮至矣歷世既遠不知聖意所在故師儒之所訓誨者文藝也有司之所督責者文藝也科目之所獎錄者文藝也於是末學勝而行檢虧浮說興而本實廢人材疎放風俗壞爛而不足以副聖意所求者蓋有繇也山東大州曰濟寧古稱其人務耕桑而俗朴野今亦浮靡剽悍不可以訓吾閩張廷厚分教於是焉廷厚亦審高皇帝所以建學教士之意乎其大者在於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詞章特發其緒餘也廷厚游學校多年茲往為人師必知所以教矣廷厚知所以教則他日山以東有能建大功立大節以成天下事者吾其有觀於濟寧乎廷厚其勉之廷厚閩連江人也嘗以易經五試于有司不第其敦本之學出其從祖山西參議繼元公云

都下蔡氏上壽序

天之與人也恒嗇而不咸其不嗇而咸者天厚之也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固未易厚於人也其必積於我者厚則天厚之矣都下蔡處士仲斌其先合肥人隸赤籍入都下以居處士通物理識時變明白圭取予之術而家以富生三子又操其奇贏而勾股之而富為加其孫五多讀書彈琴與賢士大夫游成化丁酉處士偕其配沈氏年俱耄諸子思所以歡之乃張宴堂上而一時大夫士若侍御徐君用美章君士昂與凡素所往返者皆持觴以來酒初行諸君賀曰凡人不可以必富富不可以必壽壽不可以必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多子孫今老人兼之矣敢以為賀處士謝曰天不棄仲斌使僭有多福辱諸君惠以嘉言敢不拜嘉飲盡觴止諸子又稱觴而進曰天之福大人者厚矣願大人推有餘補不足以濟貧乏而答天之富問疾病給醫藥以濟天札而答天之壽矜老人卹幼穉以撫孤獨而答天之多子孫凡我若子若孫又當思所以嗣守庭訓迓續天休以期於不墜處士蹶然笑曰汝曹之言是也吾雖耄願與汝曹共勉之又飲盡觴止是日也主敬而賓歡親

安而子順休休乎其為福之成也他日其孫京游廣德鼓琴予所屬予為上壽序予以座中語為是也述以歸之

思親堂後序

上虞陳君文靖西遊臨汝視其從父弟同知君文耀會予五峰堂蓋君少治春秋與文耀同筆研歷屈于有司不舉今老矣故其來也予親焉他日君出其先處士府君所為思親堂卷示予蓋序其事者自李文忠公時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以下若而人歌咏其事者自曹殿元鼎以下又若而人君猶以為未也復求益于予予其能為君辭哉夫盈天壤間而為有生蕃矣有生而忘所自生亦蕃矣草木生於土而忘于土魚鼈生于水而忘于水禽獸生于雌雄牝牡而忘其雌雄牝牡蓋其心弗靈也其心弗靈而忘其所自生宜也若夫人則非其心之弗靈也非其心之弗靈而亦忘其所自生者何哉弗思耳惟其弗思則雖其心之靈亦與弗靈者類矣嗚呼人雖至愚孰肯自同



其身於草木禽獸者乎處士去予遠然仰推其意豈不曰親生我也養我也教我也生我固生也養我教我生之族也故凡一身膚髮爪甲親之餘也絲縷菽粟親之營也智慮才能親之訓迪也親為恩於我宏矣吾其敢忘乎昔者吾親在時吾堂以居之日率妻子左右為歡今親往矣而堂猶存也登吾堂不見吾親則凡所以繫吾思者其能以自己乎禮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固可謂善思而吾之所思又不但如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記禮者之談而已也嗚呼處士惡人心之弗靈而不肯自同於冥頑之非類有所生而不忘所自生不幾自盡於人道者乎處士親既沒而堂之詩文爛如也陳君歸而讀之可不以處士思其親者思其親乎昔穎考叔食羹君所能以微言動莊公而復全恩於母子君子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治春秋知考叔事他日孝子錫類吾于陳氏觀焉

和陶詩序

昔東坡居士自謂於他人詩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晚年謫居海上乃盡和淵明所作淵明詩自居士後未聞有好之者好之者既鮮矧有和之者既好之又從而和之吾於吳君景輝見之矣景輝上虞人嘗舉進士禮部得乙科授太和縣儒學訓導有學績擢德安縣知縣德安故柴桑里為淵明故鄉君到輒作慕陶軒以居因號慕陶子且和陶詩以為樂比解官東歸而詩已盈帙矣予嘗評其所和詩如處士入城市博衣緩帶濶步徐行不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與輕猿子爭便捷態又如野人食糲飯草蔬清香迸牙頰而無腥膻氣又如抱古琴彈于通衢趣遠聲希人無聽者昔東坡自謂和淵明詩間得意處無愧淵明吾不知景輝自視亦有愧淵明否乎雖然詩類與不類未暇深論也昔淵明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故為縣令八十日輒引去平有以保其身全其名其達于世故審于自處晉世一人而已東坡蚤以才名動天下中罹橫禍晚斥逐海上幾不可生其精見獨



識果淵明類耶景輝學陶者也己能奉身以求退矣予才視淵明尤拙而剛或過之安得如景輝于清泉白石之間和其所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而不蹈東坡之故轍乎

棣萼懷春序

予讀古人書思見古人苟有其人則愛慕歆豔之若將與之同歸或其人名號不能登于史籍則私不自揆奮欲為之論述以信諸後此予讀書好善之本心也涵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林和恒肅一日詣予曰吾父既逝吾母亦老而吾與李弟義皆少賴吾伯兄恒信仲兄恒遜相與左右厥家以煦育我二人凡衣服飲食為悉力營辦稍有知遣從里中師學及長為冠與婚不後時繼又遣和為邑庠生及資義入帥垣從事以圖所以樹立義嘗告和曰吾二人者不有二兄胥為地下土矣是父母生我一天也諸兄鞠我又一天也天之德不可名狀而為羽毛鱗介者可不知所自乎嘗製圖取周詩棠棣之旨名曰棣萼懷春

又曰清江周君必能序述吾事宜往徵辭今不幸吾弟死矣而圖猶存也和懷吾兄之恩念弟之志不可以泯敢終以為請予曰人性之中萬善俱足其近者曰孝曰友曰悌此三善者皆自人性中來而所以推行之者則孝又友與弟之本也予嘗觀夫世之人矣凡愛父母深者于兄弟之情恒篤愛父母淺者于兄弟之情恒薄其有不知愛父母者則于兄弟漠如也子二兄其知所以愛父母乎子兄弟懷之其知所以愛兄乎吾聞天道好善而惡惡喜順而惡逆子勉之吾他日過涵江有觀于林氏而知其族必大也

超然宴處詩序

龍可蓼麟可絜鳳凰可以網羅取予嘗求其故矣蓋麟鳳與龍皆靈物也然有形焉有形則有欲有欲則人得而制之矣若夫有形而無欲惡得而制之哉昔者孔子厄于陳蔡也七日不食諸弟子面鰲黑憊而後興孔子絃歌自若孔子何以異于人哉有形無欲也孔子有形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無欲則於富貴貧賤死生壽夭皆夷視之矣陳蔡大夫惡得而加諸非惟孔子凡知為學而能自絕于欲者莫不皆然台有士曰張煜字崇茂少讀孔氏書考其學所至實能制物而不制于物初崇茂遊邑庠既而與時不偶退伏田野乃能超然宴處而視世間事無一可動其中者崇茂嘗語人曰高牙大纛坐立廟堂吾非薄此不為也是有命焉吾惡得而干之簞瓢陋巷裘褐不完吾非愛此樂為也是有命焉吾惡得而去之當是時崇茂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同時友若先刑部林公一鶚與今制誥黃公世顯翰林謝公鳴治及吾閩僉憲林公一中皆接翅雲路聲華廣敷而崇茂方披簑執耒與樵童牧豎相周旋坦坦施施不自知其身世賤且貧也嗚呼若崇茂者不幾能自絕於欲求乎其學孔氏不幾為有得者乎使崇茂以外物動心則龍而豢之麟而繫之鳳凰而網羅取之亦無不可矣惡乎其為超然也哉予未識崇茂曩在禮部時僉憲林公亟談君為人于予且謂君悅予文必欲得予序

其所類宴處詩文云者予事雖棘紛重違君知因考其跡探其心而稽其學之所至以為之序

教使君和梅花百咏序

梅為詩一賦百絕自馮海粟始一賦百律自僧中峰始近學詩君子皆追和之其思健矣新喻教君氣完登成化甲辰進士尋以星變言事觸怒權貴貶竄臨西縣丞臨西沒於吐蕃久矣君獨挈其妻孥以往日與大府帥講明周公孔子之道大府帥信之遂相與入吐蕃正疆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界責其供賦乃止又暇日從容文字間與處中州無異者弘治改元今上念君直臣乃徵為桂陽州知州明年己酉君過鎮遠出其所和梅花百咏詩示予予謂梅有標格有風韻而香影乃其餘也何謂標格風霜面目鐵石柯枝偃蹇錯繆古雅怪奇此其標格也何謂風韻竹籬茆舍寒塘古渡瀟灑幽獨娟潔脩姱此其風韻也若夫水中橫斜之影月中浮動之香雖梅本事要之摹寫其形似而已予謂君大廷折辯之時力排權貴而不少



屈此其標格可想也及夫放斥之餘乃甘寂寞以自修
潔此其風韻可想也又不以長刀大斧而廢筆硯文字
之雅日漱芳潤對景咿咿則併其所謂香影而得之矣
夫馮海粟諸人是以己之辭模寫梅之態度君特借梅
之梗槩發泄已之情懷所指異矣雖然孤根不動暖氣
先回嘉實既成鼎鼐斯具吾之所以望乎君者又不在
乎枝柯花葉之間而已也君勉乎哉

羅氏渥恩堂族譜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脩譜而別其所自出蓋慎之也古者同姓而異系多矣
如齊姜姓而有高國氏魯姬姓而有孟仲李氏楚芊姓
而有屈景昭氏故周禮擊邦國以九兩五曰宗謂以族
得民蓋別其所自出也貴陽羅氏初為四川銅梁人後
徙播州元末明玉珍據蜀羅氏祖曰漢傑荷戈從明氏
我太祖高皇帝取蜀以明氏軍分隸成都漢傑屬成都
右衛洪武末以播州地立黃平千戶所改屬黃平永樂
十一年以貴州地立都指揮使司改屬貴州前衛今為

貴州前衛人漢傑少經行陣有勇畧由步卒陞隊長漢
傑卒子剛繼以從征麓川功陞百戶剛卒子綬繼以從
征西堡功陞千戶綬既進官千戶乃請誥于朝追贈其
父剛如其官進階武畧將軍母汪氏妻張氏劉氏俱封
安人命下太常卿任道濬為題所居曰渥恩堂侈上賜
也故綬脩譜因以渥恩堂為號所以別貴陽諸羅而使
後世知其所自出其用意遠矣渥恩堂譜自漢傑始漢
傑一世剛二世綬三世矣引而伸之其嫡世官其支庶
同出于渥恩堂者未可勝紀也夫水異派也而同源木
異柯也而同本自後世視之固有親疎自渥恩堂之祖
視之則皆其子孫也知其為渥恩堂之子孫則其所以
相親愛之心惡能以自己哉嗚呼綬脩譜其用意遠矣
或曰羅出祝融之後本邳姓國其先屢有顯者譜畧而
不書何哉曰慎之也譜慎則族屬明族屬明則親愛篤
矣

賀林素菴處士應詔冠帶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今天子嗣大歷服改元弘治大賁于四海凡民年及耄皆得如漢制賜爵一級詔下里中人相與言曰鄭庄林氏故大族林氏諸長老若素菴先生其可于是里聞諸縣縣聞諸府府按實曰請如制先生乃即其家設几案北面稽首以受是歲十月九日先生初度其子連州守講乃張筵私第合內外親黨為先生壽先生烏紗白髮輝映堂序而且舉止健康猶少壯時里隣環而觀之曰大哉聖天子優老之詔乎美哉先生承天之休乎吾儕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宵人不可以跂矣予聞之水行地中惟發源深則流派遠木生地上惟植本固則枝葉繁况夫疏導之勤培養之力其有不浩浩湯湯入于溟渤鬱鬱蒼蒼摩于霄漢者乎林氏之先有諱國鈞者行義宋熙豐間朝廷嘉之賜緋魚袋今閭巷小民猶能道其故實而殘功斷緒雜出於碑碣之餘者猶可隱約而考是其開於前者深且固矣先生為人不傲以肆不儉以刻不饒噬以賊虐寬和慈惠博大坦夷凡與先生處者如坐春風和氣中而

有干于先生者亦不與校以去則其所以疏導而培養之者亦既勤且力矣夫天不可以強合而福不可以幸致也先生以若所積與若所為則其離屯蹇出厄塞而躋耄耄之壽也蓋宜去幽晦際亨嘉而受光榮之詔也益宜先生受詔凡諸親黨以為宜有所紀述以傳諸後乃相與徵言于予予同先生受室于侯山吳氏先生于予為專行睦婣之道固所宜言乃言

重修石阡府志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石阡故夷壤也文人墨客鮮至焉成化壬寅江西左參政祁公改知是府公仕江西有重望部使者按事牽聯公故有是命公來輯和夷夏宣布德澤修舉廢墜不一二年政通民懷乃以餘力周旋文事以為郡之有志係一郡之體統郡志不修何以示天下傳後世矧舊有所序述龐雜不類吾不為理誰為理因別為義例重加採輯繁亂以刪譌謬以正脫畧以補間有後人所當紹述者則引其端以待諸後通為郡志十卷司志隸焉既成



瑛自撫州改知鎮遠屬瑛序之瑛閱周禮職方氏見周分天下為九州皆志其鎮曰某山其川曰某江其浸曰某湖其民其畜其利其俗各以其州而別蓋當是時因土以制職因職以制貢職貢不修天子討之此職方所以志也我皇明統馭天下無遠弗屆而石阡邈在古荒服之外其山川土田人物貨產皆周職方所不載者公能佐天子以宣德化且為之志使有考焉其有補于治道不小矣公東莞人姓祁氏名順字致和王一夔榜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二甲進士初為戶部郎中時天子重公學行遣使朝鮮朝鮮人扣公以文字公如響斯答至于却金却妓尤足以厭服人心比歸朝鮮人上公使事天子且賦詩贈公比公中州孤鳳凰云

錦江贈別詩序

出成都東郭門有水曰錦江江之水東走巫峽入漢川以通于海首尾萬餘里故有中州之行者徃徃自此浮舟而下昔人嘗作亭其上名曰折柳凡送別者皆集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弘治癸丑春上以四川左布政使何公世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以璽書俾撫南郊將行羣公出祖於錦江之上時岷峨雪消錦江新漲天光水色浮盪上下公臨流而嘆曰大哉水乎大丈夫濟時利物德澤汪濊亦猶此乎蓋公越人也少讀書里中即慨然有撫安天下之志比登進士第補宜興知縣民方苦官府徵白糧與茶債負急公求弊端授以方法歲省民重徵銀數萬兩及官府有事勾攝皆責成里甲不遣輿隸下鄉民安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一日有白衣數人自山中拏舟至捧山薯五艇茶一撮舉首加額曰我等不識城市自明府下車以來民不晝驚犬不夜吠故特來見耳言畢旅拜于庭而去適有府倅至呼白衣使前問故衆曰我等為何尹來他不願見也及擢為御史出按口北宣府大同諸處上方禁妖言有叅將與中貴人守邊者希上旨謂妖人趙大署偽官凡八十人皆有位號公曰若等欲富貴而以非理殺人可乎公辯其誣止論死三人徒四人餘皆得免有大將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表裏相蟠據縱子弟射利倉場吏噤不敢動公曰糧耗則三軍病矣此不可釋皆捕而畀之法并論其黨四十人隸戎籍又劾其姻婭偏裨以下十數人使不得環列于位尋出為河南知府連歲大飢人相食公先請在庫銀糴米六千石賑濟次條陳二十餘事備言救飢方畧請先後次第行之一時賴公全活者數十萬人死而藏者數萬軀遺棄黃口收入養濟院得不死者又若而人嗟夫公心惻怛慈愛而量淵宏加以識見通敏事無不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濟故隨所至輒有成效如此今佩璽書以往不知南郊之內亦有逋負未酬如宜興者乎有濫寃殺人及表裏蟠據盜倉庫所藏如大同宣府者乎其水旱不時飢饉荐臻亦有餓莩流亡如河南不可收拾者乎夫天下事即其小可以占其大據其始可以見其終觀公歷試諸職則南郊巡撫之績吾知其有成也酒酣為擊節而歌曰浩浩兮長江紅叶汝切混滄溟兮際于大東願手叶廣切斟兮杯勺作霖雨兮以濟八荒容切公倚歌而和之曰浩浩兮

長江順予舟兮以東懷故人兮知己渺雲天兮一方於是群公相繼有作予因次第而序之持以贈公

錦官賦別序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天子下詔拜公南京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于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廣民繁為俗厖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吐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緣山腹行僅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往據高扼險挺木播石閼絕我糧運或呼羣挈黨環甲彎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扼塞不可以逞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為守邊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為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



積穀于灌口將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塩以歲可得數千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為軍民計也其意以為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蕃侵暴乃上書請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為也不遽為也不遽為而為乃可以有為也吁公意遠矣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公為說曰海濶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于海之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于天之外也據此而言則公襟懷冲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詔而往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贈冀以告謀國君子與吾人之籌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在

贈提學韋先生歸隱序

提學韋先生上疏乞骸骨詔未下而僣倚于牆矣八郡師生方安先生之教聞將行皆相顧而駭若有所失乃相與持牒走御史行臺為留行計又相與持疏走京師上扣天子乞徇下情為留行計先生聞之曰異哉衆之愛我也夫握槩懷鉛日對羣彥此非我所欲乎然淮水之上月蓬烟簑不可以負衆雖愛我切其如我志不可回何嗚呼先生其果於行矣先生淮人也名斌字少讀書泮上咀嚼英華鞭撻諸子思欲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既而由應天發解登曾彥榜進士拜給事中凡有所論列皆持大體不瑣細撫拾以沮士氣未幾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轉福建按察司副使皆以提學為職夫環千里之地而制之郡郡有學則千里之內群才聚矣環百里之地而制之縣縣有學則百里之內群才聚矣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君子之所樂也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名斌字少讀
彥質



何急於求去乎或曰蕭艾不鋤芝蘭不長駑駘不叱騏驎不騰此恩怨所自分也先生不欲以恩怨叢于已故求去以避之此先生之志也予曰天之道公而已人之道曰公之而已不任怨不撓禍不足以立光明俊偉事業吾聞先生之為學政也持其至公之心濟之以剛大之氣徃徃考課之下未嘗有所顧忌而遷就亦未嘗有所喜怒而枉抑文上矣雖孤寒之士在所必錄文下矣雖縉紳之子在所必黜學者初若甚病今則安之矣凡貴介公子惟知為學不以有所恃而安草茅寒士惟知為學不以無所恃而恐蓋其志定矣志定則其教行矣教行則先生之化不幾于成乎況先生將行而交章以留先生者如此其至于此可以觀人心矣而先生速于求去者此予所未解也或曰先生負剛氣欲以其道行于時一有所沮則奉身以求退此古不苟祿人也或又曰先生有遠識不願仇肝膽與外物鬪將欲擺脫諸紛紛者以歸于大和此古學閉關人也予方憾先生不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教閩中及聞或者之言又知先生不教之教而為教益遠矣先生行莆中諸縉紳皆相與賦詩為贈瑛僭為之序

贈明府吳侯書滿序

弘治壬戌歲吳侯惟明尹莆三載矣將以是歲之冬報政于天子縣耆老羣然來徵瑛言為贈瑛曰衆德尹何深也曰無苛政問狀一人曰莆蕞爾地供億百出丁巳歲大風戊午歲大雨已未歲大旱方雨旱甚時而尹適至寔能佐郡相與周旋以故天子念民疾苦已未歲糧全免此所謂無苛政也一人曰尹以興衰起替為務建龍津橋創漁滄渡造莆田縣學增立飢民倉改作解舍其間相時度力捨彼取此不橫歛以困于民利益多矣此所謂無苛政也一人曰凡郡縣於民有城府之隔堂陞之嚴民望縣門咫尺萬里今尹破落厓岸與民為同小民持牒直抵堂下自累政以來未有臨民簡易如此者此所謂無苛政也嗚呼苛政孔子所謂猛于虎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三人者言尹無之此太山之婦所以三世死于虎而不願他徙也瑛聞之瑚璉之器必琢磨而始就干將之劍必鍛鍊而始成尹歛人也少游泮庠嘗以禮經魁應天多士及入試春官不偶乃入國學卒業于大司成氏繼又入部曹歷事于大司空氏如是者踰十年始登朱希周榜進士中間齟齬世故備嘗艱苦其所以矯而揉之完而好之非一日之積矣然則尹無苛政有自哉夫天地寓大巧于造化以造萬物而萬物不知君子寓大巧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于治化以造萬民而萬民不知尹之居官也人但見其退焉若愚坎焉若虛而不知拓于其中者恢恢乎其地之有餘此三人者或有未喻而予得于觀感之際深致嘆美也歟尹未入考時部使者已上姓名而行旌勞之典矣茲其入也又奚待磨勘覈實而後知為良吏哉吾恐徵書南下莆人雖不願去尹而尹不能為莆人留矣

贈知事劉侯提督水利序

莆人堰海以居宋李長者宏作木蘭陂以蓄諸山澗水

自西南來注之其縱橫曲直各視地勢所宜昔人用心于此亦云勞矣往者胡公里白埕港決百姓以告岳守教人于其里重溪之東鑿新渠直趨涵口於是水北注如瀉東行之勢漸衰天稍不雨則塘東諸處告旱矣又不雨則洋城清浦及黃石諸處皆告旱矣其禍至今未息也近者重溪西海堤又決百姓申以告太守陳公閱府志以為莆中水利綱紀有四溝渠其一也一日躬下鄉呼里中父老廣集謀議始知莆洋地南昂而北頰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道南視道北已高數尺又自道南視章魚港田將高及丈矣此岳渠北注勢不可回而塘東諸處稍遇旱輒告病也乃令仰給此水如陳使埭者履畝出銀買地鑿渠自岳公橋而西又折而北又轉而西通乎重溪舊渠以灌陳使埭田畝處分既定乃檄本府知事劉侯聲振往監護之又擇儔人中得林洪五吳子懷陳汝真三人分理其事劉侯江西吉水人也蚤歲游泮庠與里巷諸人相延接熟知民間事及卒業成均又與四方諸賢俊相



刮剗熟知天下事及受檄以來乃能視民所好惡而從違之不猛以驟不寬以弛分地而授之渠驗渠而授之直人得直而功勸功勸而渠成矣太守所擇三人者各桑麻於其土地而效智力勤勞靡不至焉渠成作橋跨道題曰陳公橋本所自也既卒功林洪五諸人懇懇因予婿王珊來乞言予謂功無大小而能順人所欲為上禍無大小而能去人所畏為上莆水利為禍二海嚙堤壞而水溢此海禍也人行水失宜使水利走泄此人禍也然則劉侯用太守意以治水其能順人所欲去人所畏避海禍而不遺人禍者乎是宜書乃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壺山贈言序

始羅侯為推官吾郡滿三載矣不幸遭母夫人喪不暇他為計倉皇北輿櫬歸故鄉以葬比終喪乃詣吏部以書滿為言部嘉侯守典故乃授之牒俾捧以來此例蓋自侯始也侯在莆時辱與瑛以文字相知愛及再相見歡甚侯從容告瑛曰某來莆無他喜喜得公言公幸母

子靳瑛謂侯多讀書識達古今明義理于人間所有文字皆能嚼其馘鉞砭其膏肓至自為詩往往徘徊雅澹不與世俗爭豪雋是侯為學瑛無以為贈也侯律已嚴御人剛以方至于用刑既明且慎園土之內無號冤者御史廉得公狀已獎勵之再矣是侯居官瑛無以為贈也然侯進士也近例進士補郡縣官苟善於其職皆徵為御史御史得言天下事矣瑛試舉天下事為侯言可乎竊觀天下之弊深矣考其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為天下謀者當思所以致弊之源而擬所以救弊之道然後可漸而理也致弊之源曰失紀綱是也救弊之道曰復紀綱是也所謂紀綱者乃聖祖高皇帝覃思精心稽古酌今自宮監以至諸司百執事自衣服飲食以至甲兵錢穀自祭祀宴享以及賞賚賜予皆有典則以貽子孫使萬世守之而不失者也故紀綱立則弊消天下治安紀綱失則弊滋天下病矣蓋紀綱之於國家猶脈之於人也人病而脈不病可不藥而愈人不病而脈病



此華扁所以却望而走焉者今日紀綱何如哉蓋其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復之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哉蠱之彖曰元亨利涉大川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蠱為卦巽下艮上其體上剛下柔而不相入其弊深矣而以為元亨者蓋蠱極當治有亨道焉然所以治之又必熟思審處因往推來乃有濟故以甲三日先後為言聖人之訓明矣此則治蠱之道也侯名鳳字汝文金陵人少為諸生時以聰明特達稱入仕以來益熟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于世故間接言論見其於事多有所決擇于人多有所去取雖未即為御史蓋有以正其志矣士正其志此事功所以集也故舉是為侯言

保民遺愛序

築城為保民計也築城以保民其為惠愛固無窮哉仙遊為縣萬山中考建置自唐始唐慶歷間分莆田西南地為清源縣改仙遊縣迄今八百有餘歲矣歷宋而元歷元而我明官府及民皆野處寇至輒驚竄無所於守

正德初元潭寇起廣寇乘之閩以南大閩寇分支北掠入我仙遊西界縣諸大姓多受害故司徒鄭公廷綱適家居首倡于衆曰此惟築城乃可以自保衆曰如縣小民貧何司徒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惡可以貧辭頃而御史韓公南巡民交扣馬首言不可狀韓公曰司徒之議是也惟得人以司之則事濟矣衆疑未解仍持牒詣府中攝守曹侯良金復諭之曰司徒之議是也惟得人以司之則事濟矣時吾郡通守汪侯文祥方提兵分守

要害御史識之曰此可以輯事矣乃檄侯攝縣主築城事且勒限而責以成功侯下縣與衆集議或謂宜出官帑以築侯曰官帑有限而功無窮帑費多而功不就誰任其責或謂宜賦民財以築侯曰財聚于上與吏胥為窟穴財聚于下與豪要為窟穴况雇役法王安石行之而敗矣吾可蹈其敗哉以吾言之城為民設也有縣斯有民有民斯有力吾以縣之力築縣之城苟調度有方吾事其濟哉乃度為城計若干丈而以一縣十四里之



民共築之凡計里以授地計日以驗功侯時輕車緩帶
往來巡視約數日椎牛醢酒以獎勞之有不用命者稍加
鞭朴未幾而城成焉未幾而四門成焉未幾而樓櫓成
焉始事于正德三年某月訖工于其年某月功驟而財
不匱事成而力不乏昔之憂疑未解者至是皆釋然以
解矣于是縣之士大夫咸服侯有遠識又喜侯真能為
民立不朽之功也乃相與繪圖徵予文以為贈始予與
莆中六七公者往觀城退作築城謠攝守曹侯嘗錄以
呈諸御史矣今予復何言乃詳序本末而以所作謠系
于下方以見御史定其計而侯成其功皆可歌也歌曰
築城處有歎聲千杵萬杵不得停築城處有歡聲千家
萬家不受兵憶昔仙遊寇初起鄭老首倡築城議上搖
下撼何紛紛定計賴有韓御史御史定此萬年基汪侯
時受御史知更有曹侯通世務左呼右喝相撐持汪侯
攝縣有卓識不需民財需民力冰壺影裏讒不生鑿鼓
聲中功轉亟念我黃耆為公行俯仰顧盼心神驚此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此山并此縣八百年來見此城歡聲騰嘆聲止出戰入
守曰有備揭竿斬木彼何人慎莫長驅過吾里

萱葵圖序

萱葵圖者龍門林氏諸子為養母作也圖有萱有葵蓋
諸子為養母而并懷于君也養母孝也懷君忠也忠者
孝之推也此作圖之大旨也莆之林多宗唐九牧而居
龍門者則邵州刺史蘊後也入國朝來科第簪組相輝
映成化初井庵以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宗事失相擇
婉孌於京師可者而得母焉母俞氏世為上元人伯祖
綱官至兵部侍郎年十八歸于御史君封孺人性淵懿
慧敏有士行佐君理家政每事相度皆中幾會事姑太
孺人吳氏徃徃得其歡心君有三子長近龍次近麟次
近鷹各自為母母皆母之撫養教誨母無擇焉君嘗擇
予女為近龍婦又擇憲副吳君女為近麟婦又擇教授
方君女為近鷹婦諸婦皆君定然皆不及一北面贊其
聘而納之者皆母也近吳氏婦卒謀嗣室于俞氏其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而納之者亦母也君捐館舍諸子尚幼母為調度于內乃建室堂乃籍田畝乃稽山林所入凡有關家計者皆處分有序繼而諸子長成得以承其基緒使門戶赫赫如昨日者母之力也諸子皆甚愛母近龍母張氏而致敬愛于母者與己母同近龍既領鄉薦以愛母故不即會京試近舉進士未就讀書成均每一念母輒殞去同舍生憐之初御史君沒母年方四十張未四十相與嚼冰咀蘖以度歲月今年母六十矣四月十八日其初度也近龍得假歸自京與諸弟謀以其日為壽且娛二親乃作此圖徵言于予予與御史君同領鄉薦荷相知愛為深今又為嫗家周官睦嫗禮所重也乃摘肝鬲之語而為之言予謂人創家難保家尤難保家惟在諸子婦此心一從違之間而已其相與規誘去違而從恒在長者耳予婿近龍林氏長子也予女林氏長婦也願予婿率諸弟李勉同一心日承順母于其外又願予女率諸娣姒勉同一心日承順母于其內如是則家大和矣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壽萱圖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大和致祥之道也母日游大和之中將見由耆艾而耄耄由耄耄而期頤壽其有涯哉凡此皆所謂孝也孝道立則忠可得而推矣予聞林氏先世蘊公稱忠臣攢公稱孝子逮至井庵嘗憤鼎臣不扶國本直諫被撻力救時弊數十事移疾養母家居逾十年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時昏仆不自知刲股籲天以輸危急則夫忠孝者林氏故物也諸子勉承舊緒遠稽近述而益張焉他日必有稱龍門林氏為忠孝世家者矣請書此以為左券

而上皆單系井菴而下為生始蕃焉予嘗考其故矣初井菴為御史京師時屢喪偶不得子及取兵部侍郎俞公姪女封孺人又不得子時太孺人吳氏就養官所告其子曰汝先世皆單系今婦又無子不可不蚤為計吾聞海岱門張氏吾莆舊族也其先以戎籍留此張氏懷明君與莆京宦相往返為人守信義重然諾有莆人風韻人謂其季女溫厚和惠寡言笑及善織紵烹調盍往求之初令人往不可繼令人往又不可終令人往懇告以情乃可及歸與俞孺人以伯仲相稱謂家庭唯諾無間言太孺人安之後數歲始生雲從焉雲從已屬于龍為近故名曰近龍雲從其字也越五年又生近鳳六歲而殤張言于井菴曰嗣子寡弱還宜別為計伯姊不專房吾亦不敢專房也井菴乃別置妾以廣嗣續又生子曰近麟近鷹于是井菴有子三人焉近復有孫四人焉其來未可涯涘也始予與井庵同領鄉薦井庵先登進士第予後五年始登第繼而井庵得告自京歸予書滿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自廣德歸井菴願得予第三女為子婦予亦願得近龍為壻方謀議間適福建提學僉憲周公時可過訪聞之喜曰媒自我作命從人取廩米買酒菓來賀其親遂定井菴沒近龍始十五歲能守父遺矩佩服母教言懇懇讀書修行務底成立今果登進士第復繼井菴為御史聲聞烈烈如昨日是井菴可謂有子而予亦喜于得壻矣予聞之家運有盛衰人謀有臧否運盛而謀否則盛可衰運衰而謀臧則衰可盛若林氏者其家運之盛歟人謀之臧歟抑謀臧運盛其兩符歟然則壽萱圖之作不但持杯酒相慶賀而已不但舞斑斕相喜樂而已蓋將于是乎而稽家運之昌也于是乎而驗人謀之臧也于是乎而知福祉之方來而未艾也雲從以予言為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二

翠渠摘稿卷二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舉人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三

明 周瑛 撰

記

溫明堂記

予知廣德州既三月婦吳氏夜夢過于祠堂之下見先祖困翁在座婦瞻拜成禮翁問曰瑛何在曰在堂翁曰此二大字可付瑛此甚善婦展視之乃玉鏡字也夙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婦述以告予予曰此宗廟神靈有以告我矣夫玉欲吾溫也鏡欲吾明也使吾溫以接人明以處事茲固所謂甚善者乎婦曰子於溫明何如曰吾接人未嘗為悻悻容然嫉惡太甚見不善則怒怒則疾言遽色而不自知此有害於溫處事未嘗挾私心然每別白是非或參以已見時於民情物理容有未合此有害於明婦曰溫不足而人惡之明不足而人怨之惡且怨禍所集也子其慎之予曰氣平則貌溫心虛則理明自今以往吾當養



吾氣而使之平庶不害於溫廓吾心而使之虛庶不害於明不然是予勇於悖祖訓而貪禍于州之人也因以溫明扁吾堂且記其事以自警

考功司題署記

成化甲午冬瑛奉州政入吏部以聽黜陟時考功長佐吏若楊君宗器陳君朝用閻君光甫邵君日昭皆舊識也初相見言不及私及考課畢乃進予言曰衆於考功署共扁曰居敬窮理予為嚮裏之學幸有以告我予謝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以不敏諸君固請予曰吏部為六曹之統而考功乃吏部之要司也易稱否泰由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蓋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外君子內小人為否考功定黜陟乃君子小人進退之門也惟居敬則心常惺惺始可以窮理惟窮理則君子小人決擇精審而不至於混淆昔有宋諸君不足以成三代之治而追議之者皆致憾於秉軸諸君子也然則考功署扁曰居敬窮理知所本哉諸君皆曰周君言是也請書于是以聽羣吏以裨庶政以佐

于邦治而觀厥成功扁作於諸君入署之始記作於擬獻績入部之始

王修撰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為文字官素有氣節未幾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後自經死死時嘗自為贊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託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題其墓曰



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采嘗薦士奇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縉紳及官茲土乃以特羊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采入廣德未久車駕渡江羣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潰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困念其行義之篤固有聖朝所不諱者乃為脩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天命已定人心已歸子表章先朝舊臣非罪耶瑛曰凡忠臣義士皆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太宗朝則忠於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皆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高皇帝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鑱諸

醫隱記

凡仕與隱要皆有所挾無所挾則易動易動均之為喪已矣成化辛卯予知廣德州念鑿學無傳乃開藥局以延鑿師以訓子弟將以濟夫州之夭札者餘姚呂克正挾其所有以來予問之克正曰鑿之道大矣難以口舌爭請以州喻夫子之為州也創制立法以明治體所以正綱紀也選材任能分理庶務所以備佐使也以醫言之脉譬則紀綱也藥譬則用人也故吾為鑿不先視病而先視脉盖脉有陰陽其行有紀度手三陰自臟走之手手三陽自手走之顛足三陰自顛走之足足三陽自足走之腹陽脉有六而其綱曰督督起于下極之俞循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會於顛終於額中陰脉有六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而其綱曰壬壬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至關元衝於咽喉是八脉者豎經有成說矣吾晝焉而考之夜焉而思之或按其井而知其所出或指其榮而知其所流或審其俞而知其所注或察其經而知其所行或究其合而知其所入故五臟病吾審諸陽脉五腑病吾審諸陰脉臟腑皆病吾於陰陽脉交審焉或攻其表或攻其裏或治其上或治其下抗者抑之沉者舉之數者緩之遲者疾之不實實不虛虛不損不足不補有餘故吾之視病也固非泛然無所指也其治病也亦非妄投以劑而姑以試人也竊怪世之為醫者往往不先視脉而先視病脉病矣而身無恙彼詫於衆曰是可以無醫一朝病作而身斃悲夫予曰子之說其醫國之道乎夫治國者必先正紀綱以立基本然後擇賢材以備佐使故社稷奠安天下無事所謂脉病而身無恙者其宋元之李世乎所謂一朝病作而身斃其航海而南委城而北者乎甚矣子之說醫國之道也子盍不仕吾且薦子矣克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曰榱桷鬱森斧斤聚矣犧牲文繡湯鑊具矣吾利吾鄉吾何有於仕乎乃東棹帆以去予曰是隱者也彼盖有所挾矣

雪樓記

錫山陳君朝用家燬于火廼起瓦礫而棟宇之復闕于重簷臨于闌閑既成天大雪中外晃白君隱几啞然曰是所謂雪樓者耶遂以雪樓名其堂且以自號他日君官吏部予有廣德之命既領符南君諉予記之予曰是樓非一木所就也盖大者為棟小者為桷脩者為梁短者為欂正枅斜拱橫楣直楔衆美咸具而樓成焉若夫雪者則斯樓一時之奇觀耳方其雪時天地無聲禽鳥絕跡拂幌霑帷洒垣侵壁窪者以平緇者以白縱目而觀萬里一色然則樓得雪而益奇哉夫樓高也雪白也高則易撓白則易湮高而不撓其衆美具乎白而不湮其剛氣足乎君所以名樓及所以自號而人所以望君者其不以是耶或曰元程鉅夫嘗以雪樓自號君盖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慕於鉅夫而云也予曰鉅夫受知世祖嘗以文學名世矣然而清高潔白之操予未之許也方元兵南下鉅夫投建昌其季父飛卿者攝建昌守謀舉城以降鉅夫不能出一言以救正之方且為質於元取美官焉是可謂高而不撓白而不涅者乎君號雪樓未必有企於鉅夫而云也雖然予將諗之他日泛吳江抵錫山登于雪樓之上君必有以告我當相與陳君臣之道而極論之

放鹿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成化甲午夏予臨州堂以聽政暑甚舍堂而門門聽察近有譟于野者問之曰逐鹿耳頃而州人執鹿母來獻繼又執鹿子來獻蓋野人逐鹿鹿窮奔入城州人因并執之也鹿被繫在地偃起復仆跌蹶不止州人曰是可飲之酒乃取酒飲之鹿得酒醉皆伏不動有讀本草者曰是可以補羸益弱於兩角間取血飲之尤效因勸予殺鹿予曰若誠愛我矣然予有所不忍也此鹿所謂窮獸也獸窮投人將以逃生也知其逃生而又殺之仁者

不為也州治後有廣園命畜之園鹿母子得以遨嬉它日其母為犬所斃其子日嚶嚶而鳴若有思焉者予悲之秋七月予有事建平縣道過白茅山見是山南入于廣野北枕于洄溪泉甘而草肥形高而勢阻以為鹿處是山得其所哉乃繫鹿頸以鐵牌刻其上曰捕者有罰告者有賞引于白茅山而放之嗟夫予放是鹿哀其窮也且憫其母思有以活其子不知夫操弓挾矢者亦同予心乎否也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安知夫人之不同予心也使人皆同予心鹿其免哉因為之記

知恩堂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邵君日昭領鄉書入試春官擢進士第又以才美聞于天官卿氏拜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吏部要司也凡官于是者實操黜陟幽明之典以臨百僚日昭乃曰是父鞠我師教我君擢用我此恩不可忘也因以知恩名其堂而諉予記之於戲君父師之恩大矣是固不可以不知也知之又不可不思所以為報也吾嘗稽諸古矣昔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其大夫欒成以無死成謝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是致死者其報君父師之道乎日昭讀古書思服古人之道且以知恩名其堂則於事君事父事師固有不愛其死者矣若夫敬恭職業愛奉顏色周旋函丈三擲杯而無愠者皆未足為日昭言也日昭宜與人世居雙塘里堂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而知恩次第則日昭有別錄云

怪石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予嘗得石高尺許怪奇特甚既閱歲墮地以毀予惜之因記其狀石出寧國府山洞中水土滴積而成其崔嵬而下覆者為巖巖下窈深而不可測者為洞洞前有穹而入者為門其後蔽虧以通乎明者為竇其上聳者為峯下夷者為坂中闕者為厓兩厓之間虛而有容者為谷其尤怪者有巾服鬚眉全具如老人者有昂首岐角如卧鹿者有隕背如龜而穴處者有引首如蛇而欲出者有警而革如鳥欲下者一屬目之頃百怪咸集因為

盆池以處之石燥外虛中得水滲濕而上如吸引然乃植花卉竹木不數日生意蔚然如栽培經歲月云者吁石怪奇至此可謂極矣而卒毀者豈天惡之耶天誠惡夫怪奇則持正守常者可無事矣因為之記

抄衍極記

衍極五篇元延祐中莆鄭子經氏所著至治中同邑劉能靜氏所註釋其書雜考古今書法而求其所謂中者泰定初龍溪知縣趙敬叔嘗梓行于其邑中矣今刻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已不可見江西吳聘君與弼得抄本令門生饒燧輩錄之謬謬頗多上饒婁克貞學于聘君之門初請弗與固請乃得之成化辛卯婁君游南京與予論古人問學不輕授受談及張長史授顏魯公鍾書十二法因出以示予予觀未終版輒收去時行人司副周近仁方購異書予以告近仁近仁固請以歸期以達旦奉復周君因解釋原帙羣手抄錄中間轉益訛謬此本就周君得之其卷帙仍舊但後序并附錄移置卷末此其少異耳始予



年四十乃學書苦無師承所及見者姜氏夢書譜李氏溥光書法趙氏搗謙學範陶氏九成書史會要及翰苑菁華諸書然反覆推尋未得要領意者義獻微論或藏山陰會稽諸故家而博學舊識或有能誦其法於千載之下者往往訪而未得詎意正言奇論出自故鄉而他郡博識顧先得之此予微不足於克貞之獨善而有感於近仁之多能使予得以出於徑途之迷也

蓮溪書屋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蔡君仲韶讀書蓮溪之上因名其屋曰蓮溪書屋蓋思所以世其業也蔡氏為豫章巨族世居豐城豐城諸蔡數百家門閭相向成市號南街仲韶祖以宋嘉祐二年徙蓮溪蓮溪四分南街族之一然而詩禮之澤至今未衰也仲韶蚤喪父能刻苦為學自立於其鄉以亢于其宗予知廣德時仲韶自豫章來州大姓王氏胡氏交致之以訓其家子弟仲韶撰長書來謁予方念是州學校廢弛人材放落文事不興凡能助予化理者皆禮遇之

以故仲韶嘗往返予門間嘗問經義予亦不之辭焉歲癸卯仲韶謁予南都予方與繕部吳君守愚謀欲得師以教諸子因館穀仲韶吳君所他日民部郎中韓君文亮王君信之吳君文瓚員外郎達君仕弘主事王君德安車君明理皆相繼遣子以來諸子有留者有去者仲韶於來者不之拒去者不之追苟留在門者其業皆可觀也今者歲云暮矣仲韶其將尋舊業乎予聞讀書將以窮理也將以修行也將以濟時也讀書而不窮理自愚也窮理而不修行自誣也可以仕而不仕絕物也不可以仕而仕狗物也自愚非智也自誣非實也絕物非仁也狗物非義也凡此皆非所以讀書也仲韶往矣溪山如昨書屋無恙吾他日於豫章見有智而通行而立審時而為進止者其仲韶乎姑記其屋以俟之

西園記

成化庚子冬予以廣德知州遷南京禮部郎中明年春抵官買屋獅子橋西屋去官路遠而左右人家皆部處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如展兩翼然御溝水自前來注之繞吾屋轉而北去予以其地邃深因治堂以靜虛名既數月予步自靜虛堂入廢園以觀御溝之流語從者曰此可以為吾西園矣乃具畚鍤鋤荒穢出瓦礫實坎窞因窪為池臨流為磯經其地以為畦雜植菰葑荇諸蔬其不可畦者則植竹木沿堤植柳柳下植槿植葵以及諸刺木宜為籬者水首尾為柵柵下為小門以時啟閉已乃開徑入竹間結茅為亭以臨夫池中植蓮上為土臺以植花因命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其園曰西園亭曰此君亭臺曰留春臺磯曰滄浪磯灣曰清泠灣每春夏水長江湖且入上下相灌注成巨浸加以樹木扶疎蔭覆前後而春纖秋芳濯濯可掬白日坐其中如入深山巨林而不知身在闌闌中予既得園之勝因記用功次第與夫命名所以異者

小山記

予既治西園而刑部談君綱工部吳君昭錦衣衛鎮撫尹君臯及隆平侯張公祐皆遺予以怪石予嘗讀晦翁

集見翁汲清泉漬奇石置鑪熏其後以成江山雲物之趣竊謂翁於山水之癖最深也因除地此君亭北取所得石而跂累之虛其中以受水穴其下以通煙注水焚香則瀑飛煙布雖平居不出戶庭而林巒景物之勝皆映帶几席上矣因擇其有名者各賦小詩以攄幽思客有同予癖者皆從而和之予無事時取所得詩置諸左右瓦盆濁酒按節而歌之雖秦人擊筑趙人起舞亦自以為不以彼易此也李弟敬叔曰此無定主兄何樂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深也予曰天壤間凡可樂者何限而亦何有定主吾於介然之頃而有得焉則其中之甚適有非言語所可諭者方其樂時吾將合四海以同歸又何私焉

重修儀真甄廠記

儀真有甄廠南京工部主之廠有治事堂歷歲既久旁穿上漏其餘子舍亦漸就傾圯加以獻議者謂江南諸窯冶並作可大得甄於是舊廠隘不能容甄甄漫積民間穀菽地民納賦如故不得食成化壬寅開化施君勉



仁以南京工部主事來始視事見是堂風雨不支歎曰是不可不為也及廉得甄所置地皆民產又曰是不忍為也時孝感張公以都御史巡撫淮揚得專制境內君言狀公報曰聽厥自為計君念民有訟于官罪得贖乃以贖法處分是事於是民雜出竹木甄瓦灰石麻鐵粟米夫役以聽乃建正堂一儀門一書房一因其舊而新之則左右廂各一寢室一外門一又視民間有旁隙地其在厥之東者二可置甄三百萬在厥之西者一可置甄二百萬皆以贖法購得之於是治事有堂燕處有室甄入于厥者不漫積民間地凡此皆關於厥政之大者君又以其餘力去厥門北三百步建亭于河之濬以迎使客以聯艫舳效陶公領荊州事扁曰運甕又東去治事堂三十步結茅為亭下臨深池上臨廣園而大江諸形勝可盡覽而得扁曰望亭此雖在所後然記謂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此又君所以弛也予聞器大者有深容力大者有重荷君以進士起家於筮仕之初即知重政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恤民如此使他日當大任臨大事其所施為又何如耶予又聞君於財計所入收掌有人給領有籍日但稽其出入盈縮以督其成功而已此尤見君慮事之審操已之慎而凡建功立業者所當取法云始事以某年月日告成以某月日其所購地及所置什物則皆備勒諸碑陰云

續騷亭記

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永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先族兄諱瑩字次玉號鶴洲主人少有文名天順成化間握符臨汝以寬得民而章甫逢掖士多從之游平生著述頗富而臨汝人所刻郡齋新稿特其見於作郡者耳初為南京工部主事時與蘇人劉君昌同官昌字欽謨號樓園先生博學高才與鶴洲兄相友善每公暇輒相與寫騷為樂劉君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古人與同以日以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今以泄予衷兄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伊誰與同攄賈之思兮揆原之衷兄少愛瑛嘗屬瑛修文以紹述家學瑛謝以不敏成化甲辰予重握符臨汝因讀騷辭而續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兄弟與同釀太和以為府兮抱明月以為衷士人陳嘉謀見而謂曰騷久絕響今倡而和而續其為楚辭添後語乎予曰不敢也樓園鶴洲皆作者而予識趣凡近聲韻俚俗安敢自附于為騷蓋亦言其志焉而已予聞太和養萬物而物無不養明月照萬物而物無不照枯根之腐萌蘖弗生焉覆岳之下月光不照焉蓋太和能為養而不能養於所不養明月能為照而不能照於所不照能為養者公於為和也其有不養者物取之也太和無容心焉能為照者公于為明也其有不照者物取之也月無容心焉無容心即所謂虛也虛者天之道也予少為學見人急恩讎快私忿心竊薄之及為郡以虛視之而已以虛為郡宜乎物我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一恩怨兩忘其有不然者習為虛而未盡所以虛也敢不自省乎嘉謀作而曰騷云乎哉吾乃今而知夫子之志也請備書之予初到官嘗節縮稍入為讀書屋於私第西南偏既又為小屋以度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未備至是題書屋為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為續騷亭而備書倡和之語於亭之南楣以待夫同志者昔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後之君子必不以予為無事而勤民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洗心亭記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佳子弟曰福福字廷禧少讀易廼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撫屬邑也予時為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稟道術相訪問有相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說興而易道以晦學者遂不識心亦孰知所以



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者曰著曰卦曰爻
蓋圓而神者著之德也方以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貞者
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淨精微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
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陰陽之蘊通神明之德窺見
天下之至隱以其潔淨精微之教洗吾穢濁雜亂之私
然後用神以合著用知以合卦用易以貞以合六爻之
變而於天道無不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
而洗也學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
勉乎哉三古四聖之心其緒微矣王輔嗣韓康伯輩岐
天人而兩之而以茫昧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
依據以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朱子曰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吁至矣微程朱氏
吾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
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予
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石崖書室記

成化甲辰予自南京禮部郎中出守撫州丁未改鎮遠
鎮遠在古荒服之外是為蠻獠出沒之衝蓋夷郡也予
來既治邸舍以居乃別作室于石崖之上以為讀書所
讀書而別作室以圖靜也作室而依石崖據形勝也室
前跂石而臺之題曰讀騷臺懷古也臺左鑿厓石以登
曰雲根嶺書僻也石崖書室總據形勝而臺與嶺皆書
室所有也居夷作事難故規制皆就簡室為崇僅盈丈
脩視崇尺有二廣倍于崇加尺有三臺之崇之脩皆與
室同廣不及室七尺嶺自平地至臺凡五折其崇與臺
等其脩視崇倍之夷民寡詞訟平居夷獠受約束木契
箭刻不馳皆暇日暇則坐室中讀吾行厨所有書或挾
楚騷讀臺上時上下往來于嶺甚適也客問曰子年邁
矣尚佔畢未已乎予曰天道備於聖人聖人心術寓於
書而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書之大者讀書則有以探聖
人心術精微之蘊而天道可得以是而立三綱以是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秩五常以是而酬庶務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惡可不讀書客曰騷之為辭風雅之變也昔人嘗謂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子何以為騷為哉予曰騷之辭怨懟激發可議騷之心可與日月爭光也當時懷王不知原矣襄王又不知原矣後世因讀其辭而得其心固有為原流涕者此予所以深悲之也客曰先生之言有以破予荒哉吾乃今始知室與臺不虛作也客退因取所以立名以鐫于石以樹于臺于嶺復備述其事以記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于室

壺中丘壑記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李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騷臺而東見有礪砢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陵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峯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厓深者為洞

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鬱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耶李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椀此之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子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泰山華岳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岸恍然如臨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丘壑進李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有所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李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



說請書以為記

貴藩重修後堂記

古者國君居室之制其前曰路寢其後曰燕寢路寢公也治事之所也燕寢私也退休之所也今制官府有前堂其古之路寢耶有後堂其古之燕寢耶作前堂以治事所以致勞也作後堂以退休所以就逸也一勞一逸古之制也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建十三布政司分理天下事其軍馬其財賦其刑辟各置大僚以掌之勢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相頡頏而不下所以矯前代方鎮尾大不掉之弊而躋天下於乂寧之域也貴州本夷部高皇帝時以宣慰使田氏分領其地永樂十一年田氏違命治兵相攻無臣子禮文皇帝惡之削其官乃籍其家建布政司以備一藩之制初諸宣慰頗暴慢無禮至是皆俯首帖服惴惴不敢動百年來諸賢良相繼為治其政漸敷其俗漸移官府次舍以漸修理弘治六年吳興張公廉由貴州按察使擢本司左布政使一日徘徊廊署顧叅政劉君

肅叅議韓君鏞陳君奐謂曰吾藩財賦人民視中州諸藩不及三之一然而犄角形勢控制苗獠以通西南朝貢道路其地至要也今前堂如制而後堂隘弊殊甚其何以集謀議廣忠益而合籌策之公又何以布筵席舉觴酌而伸燕好之私某不敏願相與圖之諸君皆曰魯叔孫婁訟于晉所館雖一日猶修葺其牆屋及去如始至焉今吾人實官于此而衙宇不治宜如公所言者時方聚兵境內以討都勻諸夷公念使司財賦所出朝檄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暮輸不暇以為既而羣兇授首境土廓清公喜曰乃今可以有為矣因以其事告于撫按諸公皆曰宜如制公乃約稍入而節縮之取彼與此計工授程陶土為瓦煨石為灰取棟梁榱桷于羣木所宜建後堂若干楹東西廂若干當庭之中而屋之以通前後往來又若干楹後堂之廣與前堂稱高視前堂為不及而修過之其制雅雅言言坐以談公列以序私無不可者初居民十數家漫入省垣與羣吏雜處公曰民與吏清奸慝曷去乃授



之直俾擇便地以居即其處為左右二叅政廨舍又分其餘以為吏舍至是以堂言之則前後之制備以居處言之則內外之分嚴公又命築長垣環繞于司如古所謂牙城為者其垣下甃石上覆以瓦高厚長大牢不可拔經始於弘治七年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八月凡縻白金若干兩粟若干石邦人皆若不知公有所為焉者既落成衆謂古人興作皆有所表志況此工最鉅惡可以無述乃走使蜀藩屬瑛紀其事始瑛待罪鎮遠府於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為屬真各有過吾郡者談方今人物謂公威而不暴明而不察簡而不煩有古人風度則其所抱負深矣抱負深者則發泄大然則今之事業其昔日之素蘊耶探公所有而推之厥施未艾也豈但制一藩而已哉請以是刻諸石用以紀前緒且以卜後勲

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叅知蜀藩政事因巡歷下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姓黃氏名諤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顯登進士第為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為蜀北鄙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陳腐如所謂活套為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為學先生曰汝第為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為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朴教務從善乃止故廣元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矣先生既歸諸生指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其所修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其可忘乎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之遺澤也又可忘乎乃即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生焉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為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真是矣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在麗水時浙寇張甚眾以先生有材畧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諭以忠義眾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眾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予聞諸先生之孫顥而熟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宮之內近學遷而祠毀叅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重立之此見喬公秉

彝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義而類書之使廣元人并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慕興起願為先生之所為者矣是為記

揚子雲書院記

蜀讀書稱揚子雲氏子雲鄭夾漈通志謂蜀成都人班固漢書謂郫人按子雲自序謂其先出周伯僑氏食菜於晉河汾號楊侯晉六卿爭權逼之乃去晉逃楚家于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巫山既而遡江處巴繼又遡江處岷山之陽曰郫則子雲固郫人而成都縣中有洗墨池意其讀書僑寓之所也子雲仕漢當成哀平間官不過為郎其學師承未有所考或謂參摹四方渾天之事得諸嚴君平未知是否其所著書有太玄法言訓纂州箴解嘲及有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河東較獵長楊等賦子雲沒後法言盛行於漢其太玄至宋司馬公始為之註外此未有好之者皇明繼宋而興以儒術治天下其教學者以易書詩春



秋禮樂為宗以語孟庸學為要以濂洛關閩諸論說為羽翼若太玄經等皆不列於學官故揚氏之學益微子雲於西土豪傑之士也漢武帝好辭賦司馬相如輩挾其所業以進大見寵幸子雲初雖有所慕羨終覺其非是乃退而自守寂寞清靜留心太玄以成一家學可謂高出等夷矣惜其擇義不精失身所事綱目以為貶君子雖重加愛護而終不能掩其失也予每見韓昌黎氏以孟軻楊雄荀卿並稱間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楊大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醇而小疵則楊氏之學當在孟氏下與荀氏並駕至於司馬相如輩則非所論也子雲沒千餘載郛人張伯明氏為作書院於郛書院前為堂堂左右為夾室夾室之南為廡廡南為門堂之北為樓樓制高亢弘敞每開軒四望則岷嶓諸山左右環繞而汶江前水交流其中而子雲所著益州箴歷歷可考既又多購書度置樓上將使其族與其鄉子弟講習讀誦邇子雲舊緒凡諸醇而益大之其用心良厚矣張氏在郛為族最蕃先白河南

徙郛至伯明委身蜀王府為承奉正王以其忠誠呼曰宋景故又別稱宋景平日樂為義事雖費鉅萬無靳惜意如宋潛溪謫死于蜀乃以其所營壽藏處潛溪秦李冰鑿離隼引江水內注其經于郛雖資灌溉未免病涉乃伐石為梁極其壯麗行者稱便至是復作子雲書院其表章先賢之心勸率後學之意至矣予在蜀時嘗識伯明及奔母喪東歸伯明遣人來索記因述予所見并為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莆城關郡學記

莆城中有梅峯焉梅峯東翥如鳳凰展翼形郡學在其下考前志宋咸平二年始建郡學其地天子所予而學則邑人方儀陳詡相與出私錢為之為之不足乃請官錢以益之也自宋歷元以及我明累政君子屢加脩治間亦嘗改作矣然而去宮牆不尋咫尺居民累數百家聯甍接棟不見首尾君子恒病其阻閼阨塞欲撤去而不可得者弘治乙丑進賢饒公糖為御史來按閩前是宜



興杭公濟為按察副使來提學又前是南陵陳公效來為莆郡守御史主治提學主教郡守兼承治教而致之民是數公者陽嗑陰吸化軸轉移人曰宋咸平己亥建學至是五百有餘歲矣學運其當興乎我明正統乙丑脩學至是六十甲子數周矣學事其伊始乎乃者丙寅歲是為正德初元御史按莆既謁文廟退升明倫堂聽講已乃徘徊顧瞻若欲有所脩治焉者及出門顧謂太守曰莆以科甲文章名天下而學宮前僅容旋馬此非所當治耶幸為我圖之太守退與通守汪侯鳳朝節推沈侯欽謀盡買學前地二侯曰此善政也宜決成之又曰是地軍民雜處屋在民者府平其直屋在軍者衛平其直太守曰善乃謀衛帥丁侯賢丁侯忻然以從相與處分定乃圖上方畧于御史于提學御史提學交報曰可命下軍民以得價平爭拆屋他徙以其地歸之學舊時訓導衙舍與民居錯至是并撤之共得地六畝一分七釐其縱也東為脩二十丈有六尺西為脩一十四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有七尺其衡也南為廣三十丈北為廣二十七丈有九尺乃繚以周垣中為垣而亘之以分南北北為明堂如其衡之廣縱六廣之一兩端為綽楔以通往來用宋舊局東曰達材西曰成德南為齋房二十有六間為廳十有二為穿堂四前有院落後有蔬圃以處諸生之治行業者却立而望之壺山前峙天馬西列穀城五侯諸山自東暗拱之形勝之佳前此未有也始事於正德丙寅八月乙巳終事於其年十一月癸酉僅三閱月而功告成焉是役也財不取於官帑力不起於丁夫地價木價工價太守皆取裁於御史區畫用之可謂善於建功立業者矣其他若汪侯之提督沈侯之贊襄知縣周侯廣之維持文學椽夏君鑣趙君堦戴君檣相與周旋不怠至於府檄義官曾崇賢監護屬功曲盡其道衛檄知事楊文千戶段志賢平定屋價予奪得中皆可書也夫以數百年之事功而成於一旦十數人之集事同出於一心誰之力也御史之力也人謂事關於氣運果然哉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守將紀功所自而徵記於瑛瑛既直書之矣竊謂學校由氣運而興則人材當應氣運而出願我人士學宗孔孟業式伊周以此酬御史作興我學校之意以此副提學教養我人士之意幸甚是為記

重修蔡忠惠祠記

出莆城南三里許為蔡宅有忠惠祠焉忠惠名襄字君謨宋端明殿學士考宋史及郡縣志皆謂公仙遊人豈後徙居莆田故此有公宅歟歲久宅廢弛漸入人家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祠亦傾倚不立明成化初都御史滕公昭行部過城南見路左廢祠有蔡忠惠字問曰豈作四賢一不肖詩者耶從者曰然公下車瞻拜吁嘻命郡守潘侯本愚重作祠屋三間奉祀唯謹弘治七年今郡守王侯弼以為祠隘不足以稱神棲乃拓而大之作正堂三間高若干廣若干修若干復作寢堂三間高廣修殺之旁翼以兩房又殺之近祠有荔枝龍眼園王守曰此故蔡宅地宜贖之以益歲供於是郡人御史林君誠之子近龍通判陳

君瓚之子鉞各持券以來曰蔡忠惠後學典型也公崇祠以祀之近龍請割地六分鉞請割地三分并所有樹木入于祠堂庶仰承公敬事先賢之意與直皆辭焉王守曰賢哉二生也可與共為義矣祠成王守率僚屬饗諸其室牲豐酒馨禮儀明備鄉人來觀皆相與嘆曰忠惠沒數百年今廟貌如是人固不可不知所以樹立也考公傳公舉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以言事侵宰相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司諫高若訥獨以仲淹為當黜歐陽脩以其不知耻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譴公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市歸張諸幽州別館慶厯中知諫院直氣凜凜凡所言皆切中時弊匡益甚多以母老求知福州開古塘溉民田奏減五代丁口稅之半入修起居注救唐介得貶近地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公不草制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開封京郡吏緣為姦公摘伏如神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禮聘



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等以經學誨諸生禁郡人不得破產飯僧以供喪繼知泉州架海為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道之人召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以制國用其姦獎剋剔殆盡綱紀纖悉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子立人謂公有間言公不安求外拜端明殿學士出知杭州丁母憂去尋卒贈吏部侍郎淳熙中賜謚忠惠其為文章也詩辭清粹淵永制誥醇正典重至於序記諸作往往雅馴多變化不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襲舊作讀之有意味蓋公在當時以善書名天下故文有所掩也於戲士生於世氣節足以動縉紳勲業足以被黎庶文章足以軌範後人則尸祝於其鄉也宜矣丙辰歲予抱憂家居公十四世孫宗計曰郡守加惠我先人至矣而二公子高義亦不可忘也若有所紀識恐後世湮沒無稽乃具其事本末以來且錄公文為贄予曰是固所當記矣因諦書之且書公事使郡人有所考覽以為勸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三

翠渠摘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四

明 周瑛 撰

銘

楷木笏銘

予為進士時人遺予以楷木笏且告曰此孔林遺植也其理赤其節密可以直拄不可以橫擊也及為知州官五品笏用牙予以楷木之訓不可違也乃函以入州製

之銘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之銘曰

孔林遺植千八百歲直擊則堅橫擊則碎凡我君

子靖共爾位視斯式斯庶幾無愧

屏風銘

廣德州公署後有屏風焉黜外素中予題其前曰視民如傷複製之銘以自警銘曰

損上益下是謂之益損下益上是謂之賊彼損下者見利而甘擣骨椎脂一何其饒惟彼損上貞固

自守謂他人肉敢入予口損下既多人莫予何神

明惡之時或見呵君子損上固無所為心公理得

庶幾無愧二者之間其幾至微取舍向背天不可

欺翼言于前法言于後汝苟違之又將誰咎

撫州府正義堂銘

太守私第在羊角山下此為前門歲久將壓予來易為廳事扁曰正義堂而製之銘曰

以理處物是謂之義以心徇物是謂之利卓哉董

之銘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相為漢儒宗發正義言以破昏蒙我聞求仁惟公

為近惟公之至斯理之盡顧予不敏叨守大邦力

綿負重如鼎斯扛事有萬殊精粗巨細載謀載度

從心之制獄有五訊絞斬杖笞維明維慎惟罪之

宜義所當為予何敢止禍耶福耶誰其卹彼義所

當止予何敢為愛耶憎耶予其誰知孟言熊掌視

魚為美我當舍魚熊掌是以又言盜跖與舜異趨

我不為跖而舜與居是非殊途生死異路毋或排



徊竟爾迷誤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入視茲求仁得仁

洮硯銘

王節判贈予以洮石予謂硯譜洮石色綠此色黃如何王曰固洮石也因治為硯而製之銘曰

維洮含英維奎降精色幻黃綠五行攸屬不駁而淳不燥而溫敦之琢之久相斯文

瓦瓶銘

予陶瓦為瓶其制樸雅製之曰

匪銅匪錫孰為斯器不雕不鏤孰為斯制枯枝素葩淡藏春意置我茆茨與我心契

木瓜杖銘

園有木瓜樞姪取以製杖按本草云木瓜為杖利筋脛銘曰

偏而予正曲而予直子受予鞭策危而爾持顛而爾扶予賴子枝梧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贊

宋戶部侍郎李公紳遺像贊

宋湔陽李公紳仕高宗朝為戶部侍郎遺像至今猶存其裔孫某持入南京禮部謁侍郎李公本公命瑛為之贊曰肌膚玉琢色何溫也眉宇春盎氣何醇也廟廊佐政官亦尊也雲雷構難時方屯也損上益下偉事業之經綸也於戲世代遠矣人物更矣載瞻遺像耿聲光之猶存也

鈍齋先生遺像贊

瑛少受學于鈍齋朱先生深荷教愛先生既捐館舍其子南京戶部主事愷屬瑛為真像贊俯仰疇昔泣下沾襟贊曰

金玉其相敦琢其章業專學精言直行方太山巖嶷北斗有翼入此里閭孰敢不式

井菴先生遺像贊

井菴監察御史林君誠號也君為御史時予嘗為君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數起卦遇井其用爻九三予曰井以利濟為功九三未及為用而體已具遇王明而汲則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也君曰吾喻之矣乃以井菴自號今君已即世而像存焉謹為之贊曰

維材爾礪維璞爾斲而後騫伏而乃作其登進士也克紹父烈其為御史也不負君侂激雷霆之怒不震不懼遭市朝之撻何愧何忤學政脩明鹽筴簡約章疏稠疊言論謇諤若夫繳還勅書歸卧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林壑白壁無瑕清風如昨此則公剛斷自許非

若常情旅進而旅卻也

韋提學先生畫像贊

先生名斌字尚質淮人也將致事去以畫像屬予為贊予謹稽輿論而贊之曰

吾持吾剛孰得而摧吾行吾公孰得而回參苓洩勃既勞於收拾松栢桃李亦慎於栽培盖所恃者天知所不避者人猜此公行已之大槩也若夫相

貌尊嚴衣冠岌嵬雖丹青能肖像其伉儷亦何足以盡其中之所存也哉

畫像自贊

予守廣德日嘗以事詣姑孰姑孰有繪予像者面部不甚類但衣冠樸野風神拓落全類予醉中因自為贊曰勢不可摧利不可媒一見是處如山斯類知我者謂我自信不知我者謂我執迷不回

傳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瞿谷子傳

正統末車駕北巡皇太后命太子攝國邸王為輔而邸王信佞者言遂即真繼又信佞者言廢太子而立己子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皆冒死以諫天下韙之予亦竊加歎賞然頗惜其後時焉盖羣公之諫宜在邸王謀即真之時即真事寢則易儲之事自寢矣時家有鸚鵡圖因隱約其事為瞿谷子傳以告後之為諫者貴知幾也傳曰



瞿谷子不知何許人或曰其先嘗仕於少昊氏之世

左傳

凡為旋三百六十九苞氏其長也

格物論世居濟以北功

記黑衣高憤性慧而善語所居之室不過峭壁層厓類

然一穴而已魯昭公三年嘗踰濟水公不能用

春秋傳及五行

志晉桓豁領荊州有參軍愛其辯羅而致之幕下終亦無

所委聽

幽寔錄

唐貞元初四方厭亂與青烏先生變而服縞

或見而異之以為吉祥強邀之以獻于天子入關東西行

者避路

昌黎集

自計曰吾其遇乎比至京師天子不尚口辨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為同類者譏侮乃曰吾其行矣吾不行人將腊吾庖人之

肆矣遂逸去而以告于九苞氏九苞氏曰子來矣吾得以

語子蓋智者能用世不智者為世用能用世者而世制于

我不能用世者而我制于世世制于我者得其幾之謂也

我制于世者失其幾之謂也我用世而得其幾則世之從

我也如轉丸然故世為我用我失其幾而強與世合譬如

謀以方軌而走坦塗一起而一仆矣何謂幾蓋善惡已形

而未著焉者非至明不足以知此幾非至勇不足以用此

幾自古謀人家國未有不知幾而有濟焉者子必勉之瞿
谷子起謝曰丈人有以教我矣丈人有以教我矣

辯

柳子宥蝮蛇辯

柳子家僅得蝮蛇將殺之柳子宥其死而遣之其說以為

蝮蛇為毒甚非得已緣形役性不可自止且未即人而人

即彼執而殺之則益暴矣蒙中子曰柳子之見其駁哉夫

以蝮蛇為毒非得已則天地生蝮蛇豈得已乎天地生蝮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蛇非得已則人所以治蝮蛇者惡可已乎蓋天地生物氣

化不齊伸縮盈虛錯綜雜揉故其偏駁乖戾之甚必生而

為毒螫饞噬之物蓋非天地欲生此物也氣之所至不得

不生之也有聖人者出明大中至正之道凡非天地之得

已者皆從而治之若禹鑄鼎而治神奸益烈山澤而治禽

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而治虎豹犀象之屬是數聖人

者豈過用其心哉誠以物害不去民生不安也今夫蝮蛇

為毒螫草則草枯嚙木則木瘁嚙人不死則亦肢體拘攣



而不能伸縮其毒甚矣乃歸於氣化之偏而可以無殺推是心也設有人焉如古越椒氏生而豺狼之聲長而傷人害物乃委曰氣化之偏使然而可以無殺刑政不亦頗乎且天地生萬物人為貴故王者養萬民亦以人為主若夫水土之產昆蟲草木鱗介之屬皆惟人之用不可與人論輕重也故先王制刑凡人殺人者其罪死若折一木戮一獸踐踏一螻蟻先王豈罪之乎今以蝮蛇為未傷人而罪不至死則將俟殺一人而後戮一蝮蛇是視人之命與蝮蛇等也輕重失倫甚矣嗚呼柳子之說行則民奸物怪之害興生人族類之滅久矣予偶讀其文病其見之駁且懼其禍也故不辭夫僭而為之辯

題跋

題姜氏雙槐堂

王氏植槐以卜公輔而公輔應姜氏植槐以卜科第而科第應何天人相去之遠而可以責報如是之速耶蓋天人為理一而已矣人能順理則合乎天矣人能順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則天與之矣故以人責天而天無不應者其幾在此也王氏事載宋史後世能道之矣姜氏今為廣德州人其先曰克銘者自四明來分教廣德州庠遂占藉于州至是四世矣克銘之孫有諱詔者嘗植雙槐于庭祝曰子孫有以科第顯槐其盛乎既而東一株盛其從子洪果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未幾西一株復盛其子溥亦登進士第今為嘉魚縣知縣蓋姜氏在廣德治產修業後于鄉之人而讀書修行恒先于鄉之人天不言而善應其於姜氏則既與之矣子孫之興不亦宜乎嗟夫天未嘗有心於為人也積善降福是福以善取也積惡降禍是禍以惡取也世人不為善而為惡及至顛踣而反以怨天可謂不知務矣

題王皆山白雲樵唱後

國初閩中有十才子皆以詩鳴或云皆山即其派也十才子詩去今未百年皆散落無存而皆山有鳳臺清嘯草澤狂歌白雲樵唱凡數種樵唱近存吏部郎中黃君汝明所問多譌舛大司徒黃公見而嘆曰賢哲凋謝聲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光猶存吾生長里中不為表章何以酬故老因以元稿托汝明編次成集付戶部郎中陳君孟明校正之公將梓行以吾莆林殿元長樂東選部嘗序先生全集矣乃自為序而命瑛題其後瑛謂閩中舊為道學淵藪詩辭其緒餘也然詩辭亦道學旁出其抽思造意探玄索微出入造化聯絡萬彙其高妙處與性命相流通詩所寄非淺淺也聞十才子詩皆祖林膳部子羽而王皆山高漫士其最高者夫寶玉在山草木生輝珠璣在海波光橫發先正詞章流落鄉邦則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公學博而才贍官高而力鉅他日博訪諸作而類集之芟繁摘要取純去駁俾成一家書以訓吾黨小子則閩中詩學又不可謂無師承也

秉耒居士題引

周家開國自耒耜中來考其所以為教曰勤曰儉曰孝敬而已故豳詩有曰二之日于耜三之日舉趾言其勤也雅曰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昭其儉也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彰其孝與敬也居士秉耒其有得於此乎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得於此則業廣而用足人和而神孚家道成矣他日形於述作播於詩章後世讀之必以居士為楷範不但風雅頌有所稱說而已也或曰居士隱者蓋有國者秉鈞居士秉耒將以其所業而忘夫富貴者也果然則予之言又居士立號之補遺也

題長江萬里圖

長江西起巴蜀東盡吳會首尾萬里昔吳晉據此以抗曹操走符堅當時江上戰舸相望也此圖為錢塘汪孟文所作為殷氏景禧所藏江水粼粼柯石無恙即兩厓而觀之見夫騎者步者坐者立者歌者飲者與夫持網罟者操舟楫者及渡水而負薪者樓居而穴處者皆熙熙然無驚虞竄伏態其為南北混一之時乎其為海晏河清萬物各得其所之時乎予少壯時過江上嘗欲滂舟而西登岷山絕頂飲江水之源而吞吐之以觀夫滔滔而逝者之所終始恨未能也殷君生逢太平之世往來江上亦多年矣不知有此意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題都隱十咏卷後

包君汝調作都隱十咏其時已為南都主客部主事矣然而以隱名者其志可知也蓋綰簪組而有山林之趣享膏粱而有壘塢之味此為不改其素者也不改其素學之至者也君子蓋深許之焉若謂汝調不事事而以竹木水石自娛則非矣

跋余氏家譜

余氏為浙東儒家宋末有諱吳者為江浙儒學提舉宋革命閉門不食而死聞疊山謝氏嘗稱其為一代名流提舉九世孫中之修譜守其祖思菴遺囑斷自提舉為始提舉以下始致詳焉蓋慎之也余氏自提舉以節義名家而子孫若思椿息齊求仁竹泉梅槎諸老皆以儒術繼之故其世益綿而氣節詩書之談至今不衰蓋其所以道之者深矣譜以漢表為式而義例則余君所自立時有取思椿一二則云

跋杏莊私稿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詩未易作亦未易評也世之評詩者如雲裏看月霧中觀花雖皆談其淺深終不得其形似廣德為東南大州人才放落文事不興近時有馬叔山者吾嘗得其殘篇斷簡於卷牘中喜其清婉可讀誦鑒學典科王文粹嘗游於其門故其所作詩多祖馬氏近以其杏莊私稿請予評予披閱之花香月影騰於紙劄雖然詩之道未止於此也勉而深之其至矣乎

跋陳可軒詩集

古者之詩大要以養性情為本自後世觀之唐詩尚聲律宋詩尚理趣元詩則務為綺麗以悅人然而今之學詩者喜自元入手豈綺麗之語易於移人而澹白之辭難以造意耶予為兒時聞吾鄉陳可軒先生能詩今其子會稽教諭華玉刻之學宮雖未辨其聲律理趣出入於唐宋間何如要之去元聲遠矣欲養性情者宜於此求之

跋林氏風木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韓詩外傳載臯魚子感風木思養其親不可得而繼以稿死於戲悲哉臯魚子之為心也世人固有享萬鍾九鼎之養而不知思其親者矣若臯魚子之思親則又思之過也林氏之為此圖其慎知所擇哉

跋陳登千文帖

字心畫也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故古人作字甚敬永樂間吾閩陳公登工八分小篆用知者薦入為中書舍人今觀其書不縱竒以入怪不詘意以諧俗道美圖勁古意渾然此其用筆本於敬者歟淮北王敬之得此而出示於予予聞王君居官本於敬宜其好有及於此

跋趙子昂墨蹟

右書為遼西賀克恭所藏觀者以為元集賢學士趙子昂所書予不習趙書未有以辨其果然與否然聞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世祖初召入或以宋後忌之世祖見其姿色媚麗婉婉如美婦人遂用之不疑今觀其書政類其為人烏辱是為子昂也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跋左氏節孝傳

予讀後漢書嘗手錄列女傳以教諸女中間稱孝行至曹娥而止稱禮節至皇甫規妻而止蓋漢自中興以後僅見此數人今讀涇縣左氏傳累數百言稱其節孝事豈古之所難而今之所易哉雖然傳作於陳獻章其所稱述必有稽也果然則古今人心不大相遠而治化淺深可槩見矣

跋宋御書赤壁賦

右泥金赤壁賦一道有宋御書圖識或以為祐陵或以為思陵或以為阜陵書皆未可知然而骨肉豐潤神氣凝遠譬如幽花脩竹生長臺榭中自有一種天然風韻可愛要之為宮閭書也夫宋自裕陵後國家不可謂無事矣為帝王者當日讀大學尚書以圖治本顧乃不此之務搗金為泥書清竒怪偉之文以為珍玩此宋之所不競也

書謝氏敦彝十二會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黃岩謝氏歲合其族之良為十二會會以敦彝為名戒飭存焉君子曰禮興家之本也今觀禮於謝氏而知謝氏所以興也夫人情猶水也非防則泛謝氏能以禮約情防斯固矣況其族多賢凡與會者皆能用命於其長禮其成乎君子觀禮於謝氏而知謝氏所以興也

書晦翁法帖後

晦翁書表裏洞達觀其書令人穢濁消盡翁自言學曹操操曖昧人書法當不至此豈翁學其點畫而自舒其胸中之秘耶玉溪帖瑛過建寧翁九世孫博士君燉出以示瑛乃摹歸刻諸廣德學宮此翁真蹟也

跋重刻荔枝譜後

書法自晉至于宋凡二變矣晉尚風韻唐稍收斂而就規矩宋則破格書之而豪縱不拘焉蓋其乘除之勢然也嘗觀鄉先正蔡忠惠公書獨與宋人不類結構精密神思凝重有石經之遺意豈其心法獨得不為世俗所推移者乎予愛公書而不得善本此譜其再傳者初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有真刻為富家子所得將礪為墓誌鄉人鄭立以見之亟搨以歸而鋟諸梓莆中所傳僅有此耳予知廣德州友人黃仲昭以畀予予就蘇守丘時雍求良工美石刻之以教州人云

跋汪教諭家藏先世手卷

鑒之為術自岐黃至于華扁而止文之為術自韓柳至于歐蘇而止外此而有稱者皆希世之見也洪武中黃岩汪先生信中以鑒鳴同邑潘先生貞以文鳴汪之鑒能不拘于方而會于意意之所投效輒隨之潘之文其體紆迂曲折其辭渾造澹白初不為聲牙鉤棘以齟齬人口而極力於為古者反不之及後八十年為天順甲申汪曾孫秉淵由淞省發解來主漳浦縣教事出潘先生貞贈其祖信中文一通先正寥闊之餘兩覩希世之見可謂奇遇矣因書其後以歸之

題梅莊卷後

宣文獻家稱南湖貢氏貢氏封監察御史伯潤公自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曰梅莊嘗貴卷入廣德索予題予三年未有以復之也
歲暮天寒假寐東園書室夢艤舟南湖之上見梅花蔽
野中有竹籬茆舍一老人揖予曰江山搖落歲華暮矣
吾子何為乎至此予曰人世無著身處所以歎于長者
之居老人指梅花曰子知此乎予曰是為白而不緇者
乎瘠而不腴者乎燼然孤芳灝然古意而不與草木俱
者乎老人曰子盍為我賦之予曰歲晏溪山蹤跡孤一
生心事在西湖高風古調無人識贏得丹青作畫圖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曰茆屋短簷白日斜小橋流水見疎花乾坤清氣無人
管盡付西湖處士家老人蹶然曰子知我矣取酒酌予
謀相與共賦之忽雀噪庭樹而夢覺矣予顧從者曰南
湖之上有梅野乎曰無之然則適者之夢殆侍御公所
謂梅莊者耶因稍次第夢中語以復之公報曰梅莊之
樂子分我矣

題陳節婦傳後

邵子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予識古列女傳

見諸貞節婦死於其夫者徃徃有之至於相其夫以保
其家而使其後益振則不多見焉今觀泉州陳節婦當
盛年時夫既沒舅姑繼逝夫二弟未髻鬣而其孤在襁
褓方是時節婦一轉足則無李氏矣顧能以貞節自勵
葬其夫與舅姑撫夫之二弟至于有成鞠其孤傳於其
孫汝嘉竟以科第顯是可謂能成天下之事者矣於序
是豈特婦人女子所當法哉

題張大參廬墓八咏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居喪廬墓其禮之過乎廬墓有所歌咏其哀之過乎昔
人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廬墓亦戚之至也又云長歌
痛於慟哭是歌咏亦痛之至也世之論禮於人徃徃不
求其情而觀其跡不知瞻奉几筵者或有忘親之心戀
慕山林者或有懷親之意嗚呼此瑛觀大參張公廬墓
八咏不敢輕致議於其間也

題如此軒

予治廣德之明年作東園書室旁闢一軒為棲息之所



客有坐軒中者曰居官持已固宜直方然亦宜稍迂迴以順適于上乃有容予曰世固有直道事人而為人所棄者有枉道事人而為人所取者然為人所棄者而天喜之為人所取者而天厭之一得天一得人輕重何如耶客曰子自信如此其能起乎予曰不能也因題其軒曰如彼則起如此則止寧可如此不可如彼

題德威堂

予書滿北上節判王君大書德威字扁于州署予歸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善之且為之說曰君子為政有德則民愛之有威則民畏之然所謂德非小惠而所謂威非淫刑也亦曰正體統立紀綱德敷於下而不為偏頗則民愛之矣定功過明賞罰威行於下而無所苟免則民畏之矣夫德者公也威者信也公則恩溥信則令行此君子為政之道也舍此不務則非吾所謂德威矣

題資善堂屏門

漢董子言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於庠是誠可畏也蓋

其為報毫髮不爽因推其說勒于屏門曰天心好善而惡惡人立心造行務須湊合天心今日為善明日為善始終為善與天周旋則天與之矣今日為惡明日為惡始終為惡與天背馳則天棄之矣天之所與其興也勃然天之所棄其敗也歟然吾閱世多矣凡忠君孝親濟人利物日為善如不足者其後多昌凡欺君悖親傷人害物日為惡如不足者其後多敗是不亦為可畏乎知其可畏則不待驅迫而趣於善矣凡我子孫宜用刻骨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題嘉魚李氏義學

嘉魚有士族曰李氏李氏先世曰宗儒宗儀宋慶曆間相與建義學于其所居西保湖西以待四方學者建炎亂學廢慶元間其孫貢元名桂者復之縣判云鄉校不存家塾獨著此難事也今新脩縣志載其事特詳弘治辛亥瑛以鎮遠知府書滿歸宗儒某世孫承箕來謁為說甚異最後請曰先世義學願有言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欲居大崖山以老其



說以為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網縛欲徹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同在都下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徃徃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為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不知此意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盡已之說矣聽世卿擇焉瑛聞人心無外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為學皆由博以及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由此日生然後可以窮理窮理者非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靜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通貫而於所謂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曰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曰渾然而羽毛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則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悞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矣此聖學之大畧也今夫靜坐不相與講學窮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達道乎因記官禮部時嘗夢入僧寺見木案閣古書數帙取視之皆言動靜有無予曰子靜云何僧曰吾所謂靜與儒同靜無而動有也予曰是惡得同儒於靜言無雖無而實有也惟其實有是以見諸用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不可改易子謂無則直無耳吾知其見於用也天可以為地地可以為天雖欲不倒置不可得也時白沙在側白鬚而朱頰予質以僧言笑而不答此事嘗書以寄白沙矣今世卿論學與瑛異復欲得瑛言故備書之以附義學諸題跋之後世卿謂何白沙謂何

觀胃有恒太守所藏黃石公像

黃石翁識得一幾字子房用之以佐漢祖卒定天下蓋幾發乎此應乎彼者吉凶存亡係之矣此畫武昌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胃君所藏相傳趙孟頫作按良本傳曰圯上見翁後遂不復見後過穀城得黃石以歸而廟祀之及卒與俱塋未嘗言其狀貌何如此畫貌深而思遠冠服翛然非塵埃中人也亦可謂得其狀矣胃君宜珍此胃君宜珍此弘治辛亥莆田周瑛觀于武昌舟中

題花蓋夫人宮詞後

右宮詞花蓋夫人作按灌志夫人灌縣人姓費氏陶九成又云蜀青城山人姓徐氏以才色入蜀主孟昶宮中

所作宮詞凡百首國破流落無存此二十八首宋王平甫錄入三館者今見灌縣志中皆述當時宮中事觀其所述極言龍池鳳苑之盛離宮別院之多中間燕賞遊幸之頻數張設供具之侈靡打毬走馬之戲樂採蓮鬪船之諧謔題詩寫字之誇詡其相與周旋者皆宮娥也每月給買花錢宮娥近數千焉吁奢淫至此可謂極矣吾於是知蜀之所以亡也費氏讀書能詞章其材可謂高矣一旦國亡身虜不能以禮自裁委身他姓誦詩後庭亦可醜也宋太祖近代賢主削平僭偽而乃奪人妻妾以為己有此盛德之累也故吾讀是詩而竊嘆夫三失德焉吁可以觀矣可以戒矣

讀楊鐵崖古樂府

樂府始於漢惟二侯章其詞壯浪餘皆意氣和平淵永想當時被之管絃必雍容和美令人心醉鐵崖生當叔世才俊氣逸外感內憤漸入於戾此詞可謂工矣然施之樂府不幾於北鄙之聲乎鐵崖固氣化中不自知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當時顧亮張憲李費輩皆在門下使稍知風雅餘韻必不更求崛竒以勝之矣

讀釣臺集

漢嚴子陵事史家濶略故人皆識不破近讀嚴州府所刻釣臺集凡為論說累數十家皆各自為說終莫能得其心也予竊思之子陵蓋世之豪也其志有所主矣當西漢末士大夫習調成風無復禮義廉耻及王氏篡國有如歆如雄者皆附之子陵恨不得上方斬馬劍斬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邪佞而以其高潔之心孤特之操剛大不拔之氣橫當其衝欲以銷其變使天下後世復知有人道之大閑此子陵之志也世祖少與同學及即位思其賢物色以求之既得之澤中使者凡三往而後至其至也帝館之北軍給之床褥大官朝夕進膳陵視之若不知焉侯霸何人乃遣使奉書欲屈致與語予謂此帝使之也帝欲觀陵去就姑以是試之意謂子陵來則漢廷卿佐也不來其霄漢冥鴻乎子陵得書不報但口授使者曰懷仁輔

義天下說阿諛順旨要領絕蓋上句欲霸弼東漢之新治下句欲霸絕西漢之故習其辭可謂直其禮可謂倨矣帝聞之即日車駕幸其館蓋知子陵不可屈故就見之帝入館子陵卧不為起帝曰子陵獨不為故人屈耶陵曰士各有志何故相迫夫帝萬乘之主也子陵視之即前日舂陵之文叔耳此其精神氣魄上摩霄漢不待舉足加帝腹而後來太史星象之占也帝知子陵不可屈獨念夫諫議官者天子所與計天下國家安危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陵有志天下事其或以是留哉殊不知子陵之志何在其所以幹旋世道者何在顧肯猥就臣僕隨事論事補塞罅漏而已耶此子陵所以終於去也當時侯霸不知子陵固也世祖故人亦何不知耶世祖不知子陵固也後世賢人君子凡天下事皆推見至隱又何不知耶予見子陵自言曰士各有志因推其志以著其說

讀劉靜脩渡江賦

渡江賦者元處士劉駟作也元將伐宋駟作此以勗之



中間設為淮南劔客相與論難其所以審地勢計攻守度彼我之情狀無不曲盡可謂長於料事矣然求其所以問罪不過曰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而已考其論列用師不過以元之強足以制宋之弱而已愚讀其賦竊有疑焉昔湯與葛伯為鄰葛伯稱無犧牲不祀湯遺之以牛羊葛伯食之又稱無棗盛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童子而奪其餉湯於是乎有葛之征南朝拘留北使固有罪矣然考其事乃謀國不臧者構成之也吾聞世祖初立也遣江湖荆淮宣撫使郝經充翰林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尋鄂盟以講好息兵為事時有王文統者忌經乃遣李壇侵宋以撓之其侵宋者王文統也世祖不知也先是世祖為皇弟攻宋鄂州宋遣賈似道援鄂會元帝文宗崩世祖入正大統因與講和以去似道攘為戰功盛稱于朝及經來似道恐敗露乃幽之真州不使入見時宋理宗年高亦不知也然而元有敗盟之舉宋有啓釁之端皆羣臣構成之兩帝皆不知也駟儒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者也何不即湯與葛之事勸其君乎何不暴白彼我情罪使有歸乎夫滅人之國大故也主張用師儒者大作用也予讀湯誓有曰夏王卒遏衆力率割夏邑其民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此湯所以伐桀也又讀太誓牧誓有曰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又曰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又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此武王所以伐紂也駟請詢之南人宋君有一於此乎又詢之北人宋君有一於此乎無一於此而伐之不過利其土地人民而已非商周吊民伐罪意也又何必昌言之哉愚竊以為是時宋有天下半西自川陝南至交廣東至江淮閩越皆尚宋有使得人以主軍國重用文天祥計分天下為四大鎮號召豪傑相與犄角我勢大而難摧彼力分而易制元雖深入未必盡得意如駟所料也駟學孔孟者也性地高潔識見踈朗凡所議論皆高廣深迥雖雜詩亦然予欣慕之獨于此賦竊有疑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焉豈其居夷既久雖有春秋之義而不知耶或不欲以酸腐自居而假此以彰其迹耶抑駟所見所言皆是而予所致疑者非耶此窮理一事姑著其說以俟知者

讀吳草廬年譜

按年譜草廬為宋舉子而仕於元評事黃仲昭曰此譬如人家處女雖已受聘而未成昏改嫁可也予曰此君以草廬為有道之士強為分疏耳夫人進學有先後聞道有蚤暮而前後是非不可以相掩也草廬晚年進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未易窺測若舉平生言之豈能每事盡善哉宋非桀紂之暴元非湯武之仁一旦奪其有而據之雖異世聞者猶有所不忍況在當時沐其清化者乎況嘗受其禮聘將與謀天下事者乎同年周時可曰吳文正以草廬自號且仕元之日淺有以哉

讀陳節判纓詩集

予嘗謂詩有景有情有事景真情真事真便為佳作如集中送鍾太守東行詩云洞庭秋色晴看鴈揚子江聲

夜聽潮此景真也中秋與徐判簿酌別詩云月色無如今夜好人情誰似故鄉親此情真也中秋後一夕彭郎載酒來訪詩云昨夜中秋翫月時此心暗與故人期故人今夜能相訪月色還來照酒卮此事真也如此之類皆是佳作唐音和平佳作大畧似之唐音所以和平非徒作多蓋由學博材鉅拈得來便應手耳和平未易學纔學和平便易低弱稍加振迅又覺突兀其要在積學養氣及善用字以調和之耳此據予所見而言高明以為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觀石林書院題署

宋葉公少蘊知撫州日建石林書院講明正學今廢久矣其裔孫莘等相與重建之嘗請予作題署予倥偬中為此不自知其工拙何如也今予改郡鎮遠道出石林因登書院拜少蘊公新主見題署楣宇間不覺為徘徊瞻眺者久之夫神雋出奇予不多讓古人然勢過險迫少雍容和緩態則又其病也昔人謂字為心畫觀此則



予改郡以去夫豈自外至哉

觀南康太守郭公璿受誥勅圖

受誥勅而備錄其詞昭君貺也得君貺而昭宣之示不忘也古者臣子受君策命皆勒諸器以藏諸廟如詩所謂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器物銘所謂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用斚眉壽萬年無彊是已今南康守臣璿初為同知青州府事善於其職至是天子授以誥勅璿既拜手稽首以受之矣又備錄其詞作為鉅冊如古勒器物云者蓋將使其子孫覽是冊而知乃祖乃父居官謹脩職業不敢廢墜如是又知國家所以寵賚臣庶不苟如是則夫思所以紹述之者其容以自己乎其所托遠矣

題族子叔高勿齋冊

族子叔高既領鄉第謁予臨汝歸請予題其所謂勿齋者予曰子知勿之為義乎說文謂勿州里所建旗也一柄三旂所以趣民者也子之為學亦慎其所趣哉蓋趣吾心於道義則於道義歸焉趣吾心於功利則於功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歸焉此二者王霸所自分也而所以趣之者以志為主然學之弗博擇之弗精守之弗固則此志不知所主固有捨夫道義之正而趣夫功利之私者矣子其慎之乎吾祖宗積德多年子孫宜有興者子為學誠能正其志以慎其所趣則他日論人物於吾周氏孰不曰吾子賢

畫評

浙人王宗輔以畫求評予曰畫種類多予未能徧識但以予學書法觀之粗得其槩凡書先觀其點畫次觀其結構次觀其變化有點畫而無結構不取也有結構而無點畫不取也有結構有點畫而無變化不取也上焉者神與天遊不假模倣自有真趣次焉者點點畫畫模倣他人神氣不足下焉者不知而作自謂得之去書遠矣畫家法為說頗多以此求之其庶幾乎宗輔未達予曰皴皴塗抹字點畫也安排布置字結構也將濃而淡將顯而隱字變化也知此思過半矣

饒戒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吾官鎮遠嘗睹於物得三戒焉虎性饒不擇肉而食有
羊牧崖上虎攫之羊負痛墮地死虎隨之虎墮地不死
而重傷焉竟為鄉人所斃蠍虎亦性饒蝎虎緣壁行入
燕巢以食其雛雛負痛墮地蠍虎隨之雛在地飛躍家
人為送入巢蝎虎不能動雛食之蟻亦性饒凡物有大
於己者皆負致以行務入其穴乃止有蚓出穴蟻羣嘬
之蚓負痛宛轉泥沙中卒莫能制蚓鴨出欄并食之夫
虎貪食羊不知羊死而身斃蠍虎貪食燕雛不知燕雛
得全而已不免蟻貪食蚓不知與蚓并為鴨所食嗟夫
利者害之所伏也得者喪之所倚也為饒不已者可以
戒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四

翠渠摘稿卷四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五

明 周瑛 撰

說

子大樸名說

成化乙酉冬予長子生明年夏予京邸得家報乃制名以歸考記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然則吾名子何以乎夫天地生育之德始於春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生木為盛予家子姓此其始也故制名從木凡木皆可名而樸天地之淳也蓋天地樸則氣化淳萬物樸則生意全君子樸則實學充樸之時義大矣哉人其炎炎而我凉凉人其役役而我逸逸人其訐訐而我默默抱虛守素學道之冲反本還原復性之根葆光晦章守吾之真如是則善於為樸矣人而能樸則懿美中積神明內腴而道德光矣予悲世之人去樸而漓也是以學愈工而道不如古大樸其務反之哉毋徇于俗毋逐于人毋

自喪其淳以傷而真

子大樸名說

予長子大樸死人曰樸材故夭因名次子曰大樸樸莊生所謂散木也匠石氏所不顧者也其為木也園不中規方不中矩以為舟則沉以為棺與槨則速腐以為器物與門戶則速毀且液搗焉舉樸所有皆無所用之然樸雖無所用而衆木欲與絜長短較大小則去樸遠矣蓋樸根盤踞于地數十步其枝柯出山十仞始有枝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葉蔽翳繁敷廣數畝遇風雨處其下如重屋然是樸不亦大乎此無他衆木材斧斤集之矣樸不材是以得免於侵伐其大如此也夫材而不壽與不材而壽吾固以擇夫壽不壽之間矣樸乎樸乎聳壑昂霄風雨不搖吾將於是不乎逍遙

五行類徵說

天順庚辰正月一日天薄霧日色微黃有霰霏霏而下堂塗檐瓦不受而苑內諸樹皆白未幾人告忠國公石



亨反狀上收其從子定遠侯彪斬之繼而亨亦下錦衣衛獄死

其說曰此木膏也木屬少陽貴臣之象三陽之月萬物皆暖矣木性反寒而陰脅之故霰下堂塗檐瓦不受而苑樹白此貴臣蒙顯戮之象也當時貴顯莫如亨與彪而取禍之道亦莫甚於亨與彪是以當之天順己卯徵天下白牛畜之內苑牛壯甚庚辰令牛與虎鬪牛不能勝虎又擇健馬與鬪馬為虎所斃時太監曹吉祥用事其從子欽典兵橫甚明年辛巳秋七月欽反夜三鼓舉兵犯闕賴先覺內外官軍効順曹氏父子皆戮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其說曰易坤為牛震為馬坤老陰宦者之象也震少陽貴臣之象也虎山君也百獸望之而震駭焉者今敢與虎鬪我使之也牛不能勝虎馬為虎所斃此君能制臣曹氏父子敗戮之象也牛色白白屬金此兵戈之象也凡五行動皆逢其生旺金生在巳旺在秋

故己年七月而反狀舉

天地說

天地何始曰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靜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日旋于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備矣其靜而濁者日聚于內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嶽河海備矣以地言之地形中窪而四窪中窪為山四窪為海山與海皆地上物也中庸曰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孔氏之說為可據或謂天包水水承地其說非也其不墜者莊子謂大氣舉之也時有震者漢志謂陰有餘也衆水赴海而海不溢者朱子謂水流東極氣盡而散也以天言之天體至大籠罩無外地處其中不過一塊土耳要之上下四旁當有空處談天者謂樹八尺之臬以勾股法求之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計天體圓東西相去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其空處非轉激于水而出之也其盈虛薄蝕亦當於其空處相迎合衝射非隔地與水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而為是也今夫人在地上仰視不過五百里平視不過千里故見日月如在水中出耳夫天象大者為日月其次為星辰日為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為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月明有上下弦以去日遠近而分之也十五夜謂之望者日西月東兩相對望耳月中有黑影此其本質也蓋月本黑質其明者日鑠之也日鑠不透故其中黑影猶存古今人以為蟾精兔魄桂樹山河影及稱嫦娥竊藥奔月者皆妄也星為少陽辰為少陰

天無星處為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是非必有能辨之者

玄牝說

丹家屢說玄牝張隨作圖謂左玄右牝是指兩腎而言俞琰作賦謂上玄下牝是指心腎而言張平叔著金丹四百字又謂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非心非腎非口鼻非脾胃非穀道非膀胱非丹田非泥丸乃神炁之根虛無之谷在身而求不可求於他是又不肯明白說破令人猜度不得按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玄牝指谷神而言谷神何物乃臍腎之間呼吸之氣也蓋山四圍而中虛曰谷人身四圍而中虛亦若谷然前雖對臍而不著於臍後雖對腎而不著於腎其中虛處一炁存焉其呼而上也自此而起其吸而下也至此而止持其呼吸而煉之則丹由此而造此所以謂之玄牝也玄以丹言牝以母言言此乃丹之母也張隨俞琰不知谷神為玄牝乃妄以左右腎及以心與腎當之又以玄牝二字分為兩物誤矣老子又曰玄牝之門乃天地根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者言玄牝一闔一闢之謂也天地根者言天地由此而生也綿綿若存言不死也用之不勤乃其所以不死也

自警說

行猶形也名猶影也影以形成名以行立污其行欲潔其名猶徇其躬欲直其影是惑也

情猶水也義猶防也水非防則泛情非義則溢以義約情猶以防止水固斯可矣

出言重則人重視之矣重吾言是重吾也出言易則人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易視之矣易吾言是易吾也吾輕重係乎言可不慎乎

血氣猶火也不戢有自焚之禍言語猶兵也不慎有自

戮之禍於血氣而戢於言語而慎禍其免矣

慾生於心遂於氣忿生於心遂於氣方其生也其機甚

微及其遂也其勢甚猛故禁止於方生之初易救制於

既遂之後難

久於貧賤者則澹於嗜慾久於憂患者則熟於事機嗜

慾澹可以養德事幾熟可以處世然則貧賤不為害於

人憂患為有益於智乎

毀我我之仇然有益之道焉譽我我之儔然有損之道焉蓋常情見譽則喜喜則自足自足則止損孰甚焉常情見毀則戚戚則自勉自勉則進益孰甚焉

水不靜則不能鑑物心不靜則不能燭理蓋靜則虛虛則明動則撓撓則暗是靜虛其義理之窟乎動撓其義理之障乎

養心當以寬急則病立志當以猛弱則隳故漬物於水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久而浹洽此養心之喻也渡河焚舟有死無二此立志之喻也

以心治身猶以身治人也心與身一體也一不知檢則

目或妄視耳或妄聽手足而或妄動人與己彼此也告

之而未盡其誠使之不由其道則怒且詬是惑也

命有窮通故事有逆順或得人之薦我非人薦我也吾

命之通假人以薦我耳或遇人之擠我非人擠我也吾

命之窮假人以擠我耳故恩無不報而怨有不仇此有



德者之事也

處人之道不過於處己見之處國之道不過於處家見之故推諸身而人道得推諸家而治道成

得失在我是非在彼我得矣而彼以為非於我何損我失矣而彼以為是於我何益得失求諸我是非置諸彼此為己之學也

雜說

張子謂達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所謂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德者是理得於心純粹至善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獨知之地不能致謹則人欲間之矣何可以語王道王道是治道之至純者也由天德而出者也

程子謂玩物喪志蓋玩有耽之之意耽而忘反則志為物所奪矣書史翰墨皆然

周家治天下其本專在二南周官則其紀綱法度之施蓋二南之化以閨門為本文王意誠心正而身修故后妃化后妃意誠心正而身修故媵妾化媵妾既化公子

公孫公族皆化桃夭以下國人化之矣漢廣以下則天下化之矣周南亦然二詩皆詳於婦人者以化行必自婦人始自古天下國家喪亂皆由婦人故周公采詩詳於此者所以致戒也由是觀之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然不然則王莽篡漢宇文造周亦皆行周官法度矣何補治道哉

凡治道以閨門為本閨門之行以勤儉不妬忌為本觀諸二南可見矣文王為西伯太姒為夫人亦何求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何欲不遂太姒方且為絺為綌害澣害否勤儉何如之夫人勤儉如此則媵妾而下孰有不從化者乎媵妾既化於勤儉則君王豈有橫取於民以充後宮之費者乎不橫取於民則生民何自而窮乎盜賊何自而發乎社稷何自而危乎若夫不妬忌則又女德之盛者也后夫人不妬忌則眾妾皆得以進御於君子矣眾妾進御於君子則閨門之中讒隙不生讒隙不生則嗣續繁昌嗣續繁昌則國本堅固故周家八百年天下而諸姬相為



藩屏不易摧折者實自后妃不妬忌中來也

作字說

凡書以意為主而氣輔之神化之 筆磨墨默

凡種種諸俗態皆不入於思惟此命于

風雨 若行兵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旁不見人沛

若有所歸此挾于氣者也出乎人機入乎天

機半由 及得意處聖智不能自知此會于

神者也命于 則精挾于氣則壯會于神則妙意也者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由學而得之也氣也者由養而得之也神也者由習忘
而得之也弗學弗精弗養弗壯弗習忘弗能以為妙故
書之至者意也氣也神也皆合而為一者也

潮汐說

潮汐何自曰氣主之也氣主云何曰天包地外地處天
中一元之氣升降不息方其氣之伸也萬竅皆盈而潮
以長及其氣之縮也萬竅皆虛而潮以消是故晝夜之
間潮凡兩至氣一伸而一縮也朔望之後潮凡兩大氣

一盈而一虛也伸縮盈虛氣有定數消息大小潮有定
期潮應夫氣者也今夫人一呼一吸而腹厭隨之蓋有
數焉不可妄有所增損也有所增損則災疾作矣潮汐
之說何以異此或讓予曰如子所言則所謂歸墟以受
水沃焦以涸水尾閭以泄水神鰲出入穴以進退夫水
其說皆非與曰非也吾所說者主夫氣也他為說非吾
所知也

賽蘭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嶺南有草曰賽蘭其狀不蘭類而香過之近有移入閩
中者予客臨漳館于陳以舟氏一日與以舟啣盃有香
入牕戶撲簾幌徘徊几案間如沉檀火蕪而風揚之也
予訝之以舟曰此所謂賽蘭也予起視賽蘭而不得以
舟指以示蓋其樹如梔子其枝有節如牛膝其花附枝
如聚粟予以其貌之凡而怪其香之異退而嘆曰夫蘭
稱於易著於禮載於左氏盛言於楚騷古今論草木之
香者必歸於蘭而天下之人莫不知有蘭也今此草稱



賽蘭曾不得一登名於譜牒托根於臺榭而使騷人墨客得以發揚其光采予傷之方擬作孤芳操以弔賽蘭或解之曰賽蘭人知之其香自若也人不知其香亦自若也庸何傷或又解之賽蘭善於為香而不善於為人不知此所以為賽蘭也予以客言大發予衷作賽蘭說

內象說

人喉中有食氣二類氣類在前食類在後氣類剛乃氣所出入食類柔乃食所自入氣類下屬肺肺下屬心與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肝心在肺下肝上居中肝在心下偏左膽附于肝肺心肝皆懸掛于胸中食類下屬胃胃在膈下脾橫絡于胃胃下屬小腸小腸屬大腸大腸盡處為穀口大腸小腸皆盤曲左旋腰兩旁為腎腎貼脊骨而生皆有膖肉包裹左為腎堂主氣右為命門主精及相火對脊為臍臍為命蒂小腹為膀胱膀胱只有一系下屬陽管後自脊脅而下前自臍腹而下筋脉聯絡至陰骨盡處實生陽物其中有竅一屬膀胱以泄小水一屬脊骨下尖名尾

閭泄精又有氣管數條似筋非筋似肉非肉其色黃其中虛有一大者貼脊骨如弦下屬尾閭上屬於腦疑督脉路也又有數小管通肺通肝通心以及腰股腰臍諸處疑任脉路也人飲食由食類入胃脾摩化之其清氣上騰苦走心酸走肝辛走肺甘走脾鹹走腎以滋養五臟其濁者入小腸化為穢下至闌門分為二路糞由大腸正中而下由穀口而出小水循大腸膀胱旁出澹滲入膀胱由陽管而出氣生於左腎循氣管上下通貫百脉以會于臍注于氣海精生於右腎隨氣而行流布於四體以會歸于肝注于腦海又兩足心為湧泉穴發水火二氣上通於腎此其大凡也

內外象通說

昔人謂身是兩片合成此分陰陽言之也蓋後一片自足腿而上由背及腦至于上唇屬陽前一片自小腹而上至于下唇屬陰其中包藏五臟六腑曰肺曰心曰肝曰脾曰腎是為五臟曰大腸曰小腸曰膽曰胃曰膀胱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曰三焦是為六腑肺臟以大腸為腑心臟以小腸為腑肝臟以膽為腑脾臟以胃為腑腎臟以膀胱為腑三焦無正臟屬腎原氣之別為外腑或曰人有六臟六腑蓋腎有一臟三焦其腑也經謂臟地氣所生故藏而不瀉腑天氣所生故瀉而不藏又謂二者或同位而相輔或異位而相感其次第皆自上而下人咽喉有二管在前而剛者為氣管在後而柔者為食管氣管為肺系肺臟屬金其色白其府大腸與肺異位亦稟金氣而色白肺凡六葉中有竅竅主藏竅與行氣心與肝為系皆屬於肺心居上中肝居下左心臟屬火其色赤其府小腸與心異位亦稟火氣而色赤心園外竅中主藏神心外有包主相火血經于心而化故色赤人聰明由心竅故上智有七竅三毛中智五竅二毛下智三竅一毛常人二竅無毛愚者竅小其甚者無竅肝臟屬木其色青其府膽與肝同位亦稟才氣而色青肝凡七葉是為血海主藏魂經謂胆為清淨府內無所受只盛精汁三合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人身中有鬲以分上下肺心肝膽皆在鬲上其狀纒纒如懸鍾然食管為胃系其系長通于鬲下胃為脾府脾與胃同位脾土色黃胃稟土氣其色亦黃胃盤曲鬲下脾如蓋橫絡于胃主藏意與智及主裹血以溫五臟助胃化水穀氣以為榮衛胃下有小腸小腸下有大腸皆左迴疊積凡九曲經謂小腸為盛受府其上口與胃相接號幽門受胃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經謂大腸為傳送府其上口與小腸相接號闌門主分水穀大腸下屬廣腸號魄門蓋肺氣所出也又號肛門又號穀口乃不潔所出也腎臟屬水其色黑其府膀胱與腎異位亦稟水氣而色黑腎有二在左右脇下貼脊骨兩旁左為腎堂主氣屬水右為命門主藏精與志助心以行相火命門之精與腎堂之氣兩相橐籥乃人生身所自丹家指為玄牝乃結丹所自經謂膀胱為津液府有脂膜一路循大腸而上接于闌門穀化為糞由大腸正中而下水化為澁循脂膜旁出滲入膀胱蓋膀胱有出口無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口水澹滲而入其出口屬陰器中由此順泄而去三焦為腎外府主持諸氣當于水穀往來之路上焦當胃上管主內而不出中焦當位中管主腐熟水穀下焦當膀胱上口按膀胱無上口此云爾者即關門是也主分別清濁人腎氣通耳肝氣通目肺氣通鼻脾氣通口心氣通舌故腎氣和則耳聰肝氣和則目明肺氣和則鼻聞脾氣和則心氣和則口舌知味人有九竅耳竅二目竅二鼻竅二口竅一此七陽竅也陽竅者所以通陰氣而上之也陰器竅一肛門竅一此二陰竅也陰竅者所以通陽氣而下之也復有尾閭一竅不在九竅之列其竅與陰器同出所以泄精人身中有氣管似肉非肉似筋非筋色黃內虛是為氣路其總管貼脊如弦下自尾閭上入於腦又分為小管入于耳于目于鼻于口中內通于肺于心于肝外通于手于足人血周流於一身而藏於肝其行也心主之人氣充布於四體而聚於氣海其生也腎主之人髓在骨中其盈虛也係夫氣與血氣血盛滿則髓盈氣血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耗則髓竭人筋聚夫陰器其伸縮也肝與腎主之肝血來腎氣至則伸而出血去氣收則縮而入人齒牙亦腎所主人少時腎氣初足則齒生老時腎氣敗則毀人頭中腦修養家以為泥丸蓋五行結秀腦厚則壽長腦薄則壽短其為厚薄係積精與氣何如人臍為呼吸二氣所會人在母胞胎中由此呼吸既生而結斷之則由口鼻呼吸呼之根自此而起吸之根自此而止故修養家以為臍輪言眾氣輻輳於此也又以為命蒂言生身係於此也凡此一身造化非惟學醫與攝生者所當知而君子格物窮理亦不可以不詳也

育蠶說

有豸能絲曰蠶蠶待人而育也近川而室樹棘而牆其器曲植籬筐以下而備及夫蠶之也未齊而繫既齊而桑夜或明炬以臨晝則容觀功使之不遑焉然則蠶之育厥惟艱哉夫蠶始生如芒其次如錐其次如筋其次如指至於如指而蠶成矣蠶以主人育之之勤也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盡其技以報主人其口始吐忽忽焉絲絲焉宛轉不已而繭成焉繭成蠶不可得而出矣主人聚繭燐諸湯而絡之而蠶死夫蠶食主人之力而報以絲以絲之故而竟殺其身蠶固無負於主人哉國家育賢猶育蠶也為之學校以教養之為之科目以登用之為之爵賞名位以覆榮之國家養賢可謂至矣為之賢者由其養而不率其教蒙其恩而不知其所以為報平居無事未嘗思所以樹立以裨益國家一旦有急相顧而駭卒無一人抗節仗義以死其事者焉烏虬蠶報主人以死臣子報國家未必皆以死可以死而不死尚以蠶勸其心哉予因說蠶以自警

跛民說

予知廣德州日當有事於民舍民有跛者盤綽而前予曰子何足之跛也跛者曰吾嘗馬出馬駭不可制是以傷足予曰馬所以逸我者而有危道焉何不舍馬而步足固無恙也跛者曰今之馬出者亦多矣皆未嘗跛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吾獨跛非馬能跛人人自以致跛耳使吾如夫人者謹其銜勒約其步驟朝蹀躞而出暮欵段而歸何逸如之惟吾好逞窮馬力以盡吾豪是以及焉豈惟是哉君宰制一州猶御夫馬也御得其道則州人無貴賤大小皆惟命是聽苟失其道則民駭不可制又不但如吾足之跛也予曰善此麥丘邑人之意因出壺觴以飲食之且記其說以自警

螭杯說

維歲辛卯瑛奉天子命為州長吏以協庶僚以貞百度維歲時有宴用作螭杯以饗客其說曰螭杯之作其酒戒乎其制上豐而下儉外抱而中虛上豐下儉易覆也外抱中虛不溢也螭之為物少仁而多威者也凡主與賓交愛勝則流威勝則節故飾杯以螭欲有節也昔者先王制為燕饗之禮賓主百拜此以敬勝也敬勝與威勝其義一也然則飲是杯而思其義酒禍其免矣乎

收古琴說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凡古琴宜入囊納諸櫝中取出鼓之旋復收拾不可卧
地。上有濕氣不可度壁上壁有冷氣夜鼓不可置露
月中避濕冷二氣予初得金石交患其久冷依古法以
熱沙盪之沙過熱被絃如鼓次日以湯蒸之微使汗溜
其音始清和又一夕置露月中失收旦音不發復以熱
沙微盪之其音始復初蓋古琴與老人相類老人氣虛
外邪易感不可不慎

文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廣德考滿回任闌門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各廟之神維瑛不敏承乏
是州得免官謗維神之休考績來歸蒞事伊始謁見于
神神其鑒只語曰無倦易曰有恒勉茲終始以保名稱
朝覲回任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各廟之神瑛以去秋告神
入覲荷蒙國恩得免罪釁顧以涼薄叨任大州事有克
濟實賴神休茲當蒞任敢與神誓凡厥攸為曰惟仁義

不欺僚友不負吏民有食斯言神殄厥身

辭祠山文

神道孔幽可揆以理維山維岳維神之體民罔有知誣
神實多踵偽襲訛神莫之何小子不敏起為神辯神不
我怒禎祥屢見維神正直茲焉可知民膠舊習未釋厥
疑今辭于神尚有後祝毋享非祀毋降淫福

諭豪強文

撫為縣五豪右多賊虐同類予到郡為文以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之

咨爾豪強胡為不臧父子桀驁兄弟陸梁其狂如獬其
狠如羊其毒螫如蛇虺其饞噬如虎狼其視刑憲也甘
如飲食其處囹圄也安如堂房併寡弱吞善良侮詩書
蔑冠裳雄視四境之內謂人莫敢予當殊不知好善惡
惡天之道也賞善罰惡人之道也汝不見夫虺蛇乎虺
蛇嘗螫人矣一旦失其巢穴則人皆碎其首斷其脊扶
其膏筋以惡之者衆也又不見夫虎狼乎虎狼嘗食人



矣一旦覆諸陷阱則人皆剥其皮鬻其肉剗其胃腸亦以惡之者衆也蓋刀剛則缺木剛則折人剛則滅古之道也請稽諸載籍以告汝楚有越椒氏初甚凶悖繼而覆滅虞有禘杌氏初甚傲狠繼而放逐漢有梁冀氏初甚跋扈繼而誅戮此其為可考者也蓋其勢得時則指顧風雲叱咤雷霆人皆畏之及其勢去時則身死財散而家亡又何其慘也咨爾豪強胡不改張保爾室家守爾農桑小忿毋競小利毋攘鄰里相安宗鄙相將以謙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祭范文正公文

維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八月辛丑朔越二日壬寅直隸廣德州知州周瑛敢昭告于有宋范文正公之神惟公稟氣剛醇宅心正大學貫古今才通經濟宋祥符初辱為是軍司理案無弊牘獄無冤民得代而去賣馬以歸

其廉介清勁之節至今桐人猶能道之雖然此其一事也若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割地以建郡學置田以養族人雖位極將相而貧終其身若公者真可謂大丈夫者與瑛承乏是州景仰風槩謹依故事以八月二日為公初度用羊一豕一獻于祠下惟公有神睠然其願之尚享

祭王修撰文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三月清明日直隸廣德州知州周瑛謹以牲醴致祭于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曰凡氣節不足而事業可觀君子弗取也行檢靡修而文章可傳君子弗與也先生事業未著而氣節可書文章既就而踐履確如是可謂孔門之志士今世之偉夫者與祠山蒼蒼赤城茫茫形葬異土神返故鄉拜以招之其來洋洋

又

維年月日具官敢昭告于故翰林修撰王公之墓曰雨



露既濡草木蕃只魂魄無家泊林巒只我念忠義摧心肝只汎掃荒蕪奠椒蘭只聲氣相通庶盤桓只尚享

祭廣德州鄉賢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八月乙未朔越十有五己酉直隸廣德州知州周瑛謹率僚屬暨儒學諸生致祭于廣德司戶參軍趙公之神廣德知縣王公之神翰林修撰王公之神誓節張君之神太學講武吳君之神太學生倪君之神孝子李君之神姚君之神處士張君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神查君之神竊惟天下郡縣皆建鄉賢祠以祀先哲蓋所以樹之風聲教之德義使後學小子有所感慕興起其助化理也大矣顧茲廣德為學獨無所謂鄉賢祠者非闕典歟瑛承乏是州既新學宮復作祠室於萬桂山下博考郡志得鄉賢李公彭年以下八人又得死事是邦之賢趙公時踐以下三人或孝於親或忠於君或勉於為學或甘於退處蓋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諸公皆得其一節者惟是一節亦自全體而分要之能造其極

皆足以軌世範俗也今者祠室告成敬用遷主謹以一羊一豕獻于祠下惟羣公有神來顧來依尚享

告故郡倅張君文

君名睿山東濟寧州人通判撫州府居官廉慎九載如一日既沒撫人懷之

於戲張君其死耶豈所謂其數然耶君為官所司者財賦也所與理者催科也他人處此鮮有湟而不緇者君未嘗暴物以取悅於上亦未嘗廢職以取尤於上既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且慎始終如一今其止於此非數耶予病在牀褥聞君死蹶然而起忽君家遣人告予曰周身無以為殮返葬無以為資於戲此非我之責耶君死無有知耶固不知所以為悲若有知耶則殮君者在我葬君者在我歸君之孥者亦在我君當瞑目毋虞身後或至於流離惟君其亮之

又

居官之道君不負我處友之道我不負君青天白日予



知君心暗室屋漏君知予心

祭都憲高公

明文

出處士之大節也觀先生終養錄則知致力於出處者至矣死生人之大事也觀先生安宅錄則知致力於死生者至矣蓋先生識趣高遠德性堅定其為學也知所以自立矣故擇義以為進退不以高官大爵靡其心乘氣以為往來不以死生壽夭亂其志至於其他有樹立亦多光明俊偉可與古之英人偉士相激摩於戲若先生者可謂今日海內豪傑之士矣瑛寒劣無似誤蒙聖恩授以大郡凡所設施衆皆却望而走焉獨先生重加獎諭以為合於古人之道易簣前一日猶楷字端書告別於瑛且進勸勉規戒之言於戲瑛未嘗識先生而先生屬意於瑛如此可謂以道義交矣今先生往矣瑛俛俛然天地間挈此將奚之雖然士亦貴於自信而已位去道存身朽名在敢不自勉以負先生之誨言乎先生體魄入地精神在天其或鑒于相與周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書

復林孟和進士書

承喻求聞過此盛德事也夫人不能無過但不幸不聞過過而得聞聞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然過與惡相似而實不同先儒嘗言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之二者一可告一不可告蓋無心之失彼所未知也人告之則悔悔則改有心之失彼固欲如是也人告之則辯辯之不得則怒人孰敢以告乎雖然孟和既有求於予予惡得不盡言於孟和哉蓋凡處人之道不過於處己見之己欲如是人亦欲如是有所未安人亦有所未安故嘗謂處己之外無復處人之道也孟和居鄉其亦嘗以處己之心處人否乎苟以處己之心處人而人復吾詆焉則孟子所謂妄人也孟和何較焉孟和求聞過而予推言其心正其本也不正其本而惟過是攻吾恐往復辯論大費詞說無益也孟和以為何如

寄太守鶴洲兄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兄自朝覲歸政聲日起瑛與平日相往來者皆甚喜近人自撫州來者或告瑛曰明府諸政善矣然舊設馬夫及快手仍用之未善夫政無善惡安民者為善政法無當否便民者為良法今聞馬脚夫初為答應上司而設然久甚專利或者不如里甲輪流之為便快手舊為勾提犯人而設然久甚生害或者不如手帖能致人之為善大抵上受一便者民受一害也吾心之愜者民心之妬也瑛前有書附本府知事來亦道此意倘察其未善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而去之則及民之惠日益廣也禁絕小人一節甚善榜招人首告誑賺亦甚善自此左右可以無蔽矣兄固盡人言者苟有所聞能無從乎人回因復附此

讀朱給事諫章走簡慰其父叔

人傳令子與諸同志奏疏一通披讀之餘拱手起敬夫官以諫為名遇事即諫義也至於事之成敗官之得喪有命存焉君子不計也今令子為諫官其所論列盡合於義雖曰去官心何惡哉昔東都黨錮興善良竄伏范

滂母獨能勉滂就獄母婦人也猶愛子以義況稱丈夫其可無母之心哉為父兄者宜釋懷以就遠大

與陳漢崇員外

承手帖每告以貧與忙瑛謂處貧當以儉處忙當以勤以儉處貧以勤處忙雖窮迫勿遽未嘗不暇裕也近者進階大夫此蓋耐貧與忙所致向貪墨以嬉則敗矣何能此相見何時臨紙惆悵

與鄭檢討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瑛頓首再拜言乙酉之夏而有蜚山之別歷今四寒暑矣暮春人到聞先府君奄棄榮養不勝驚怛恭惟孝心純篤其於居喪節次無不如禮甚可敬仰大抵居喪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蓋能敬則哀瘠在其中矣曩先君見背瑛匍匐南歸敬衰瘠皆有可觀及夫為日既久敬心少衰遂駸駸至於廢禮比思之甚懼始知先儒教人為學必先於敬真千古傳心之要道也邇在京所論廬墓乃中人以下事此說似有理蓋能敬則廬墓不必為



況廬墓即廢許多禮節似又不可為也願閣下持敬以貫喪之終始無使他日有悔焉者吾道之幸也弔慰未由不勝哀感謹奉狀不宣

奉王司馬書

奉別以來戀慕殊切恭惟起居萬福為喜為慰嚮為林員外後所上封事瑛最後始得見之林員外同瑛莆田人其言忠憤閭切所論惜財最今日要務先生獨能推其心原其意請釋其罪蓋先生非為林計也為國家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也其誠意懇切天實臨之聞疏入天即為變豈適然耶抑誠有所感而然耶傳載周公反風止雨事未必皆適然也其理微矣瑛赴臨汝時辱先生酌之酒且贈之言蓋愛而教之也瑛到官奉教言以周旋不敢怠惰但六事所謂詞訟簡盜賊息他日當以殿書也蓋臨汝近時詞訟蠲興盜賊蜂起詞訟日理而日有盜賊日撲而日生瑛嘗反求其本矣蓋能使民無爭心則詞訟自簡矣能使民懷耻心則盜賊自息矣故於聽政之初嘗令各

縣自城市以至鄉都皆以十家為保大鄉十數保小鄉一二保族大煙多則釐之族小煙稀則合之責令鱗次挨排不許遺漏每保立一保正使主十家善惡有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勸戒重同保之義嚴連坐之法其要在於使民割小利懲小忿毋蓄爭心保故居修故業常懷耻心則詞訟可簡盜賊可息也然上之人皆以此為迂今日督理詞訟明日督捕盜賊夫事有已然者有未然者遇詞訟告訐而用心以推理之遇盜賊生發而設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法以撲滅之此皆治之於已然者也若夫把握扶植潛消暗沮而使爭心不作非心不萌則皆制之於未然者也今皆不思所以制之於未然而徒治之於已然故曰詞訟簡盜賊息他日瑛宜以殿書也先生論治最重儒術不知此亦可以推行於時否乎若曰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不可以充饑則瑛當以此論束之高閣未免隨時為之以紓目前之急而已參侍末由不勝瞻仰伏冀為國為民以道自重使天下人士有所依歸至願也不



宣

復高都憲五宜翁

參侍末由深切瞻仰信來承喻寬猛相濟之道是教瑛
揆道之中反政之偏求合於古人而已所謂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其說出於左氏晦翁嘗謂左氏此說未盡道
理因自謂欲以寬待君子以猛待小人瑛得其說而推
行之自入仕以來奉以周旋今撫為郡千里全謂君子
不可也全謂小人不可也故瑛於撫之人士寬猛蓋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施也不知先生以為此說如何奉以求正幸卒教之不
備

寄彭從吾書

近得徐縣博書知以是歲九月初六日視事矣方朝命
下南都人士皆相慶彼蓋有所考而然也節鉞所至其
大有以慰滿人望者乎瑛嘗謂今日居官宜認題目所
謂巡撫者蓋巡而撫之也其意在於使官得以安其位
民得以安其業相與以成治功故官非甚貪暴民非甚凶

悖可無動也近日巡撫置理刑官瑛竊謂此計未得也
蓋巡撫宜提大綱凡政事有關於大計宜為處分使民
去危就安若一應詞訟宜付有司使自為之有司不能
聽而責讓加焉彼固有不得而辭焉者今以詞訟操之
於已又置理刑官以專理之民好爭好勝孰肯自有司
而止也雖以理訟適以啟訟其為計未得也不知尊兄
何以去取此瑛病新起敬奉起居不覺踰僭伏冀裁察
上王冢宰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昔先生西歸瑛聞命震悚道遠人迂不及修問及先生
起林下位冢宰進退百官瑛方待罪夷壤又不敢奉問
然竊以為修問以通私情因修問以通公義亦未為不
可昔劉元城從溫公遊及公居政府遂不通問嫌私情
也瑛學行雖不及古人安敢以私要結於先生仰惟先
生入朝二載矣聞引歸之疏凡六上矣豈倦于勤耶亦
豈事與時違而不得以得其志耶瑛聞之舉網者必提
其綱振衣者必挈其領政事綱領君心是也昔孟子三



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此治其綱領也大
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本於正心誠意而又本於格物
致知此所以明為綱領之道也方今主上質睿而年富
行篤而志專其於綱領實易振舉伏願先生與一二元
老表裏協和專以涵養君心為務曰如是而安如是而
危如是而治如是而亂如是而得如是而失如是而正
如是而邪使君心於治體洞有所見則邪人自不敢近
弊政自不復作天下之事皆可以漸而理矣若不先於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此而只就事論事是為臺諫之職非大臣之體也先生
以為何如瑛有八十歲老母在堂思歸之心如水東注
春初親見巡撫巡按陳情未蒙俞允然既食君之祿而
又不敢偷安謹有封事數條上塵睿覽大槩為北方畫
計非出位妄語廷議之日倘蒙主張一二則瑛之策之
行即先生之道之行也為此不避嫌疑謹修尺楮托本
府舉人歐昇賞入京師俟朝覲考察後投上伏乞諒察

復廣德劉太守 介夫

瑛久處林下忽來使到門承手劄開喻云云并州縣諸
人所上詞狀外加禮幣殷勤瑛拜領之且感且愧始瑛
作州無他伎倆但求免得罪於百姓而已今跡已陳矣
不意州縣人尚記憶之如是又不意閣下稅駕是州又
俯信之如是生祠之建心甚不安像塑之設心亦不安
想閣下意不過假瑛一人以為後人勸而已然此不待
求之他也閣下與瑛同此學此理又與瑛同此心志勉
之而有為大焉者瑛當處下座而處公上座矣願勉之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問州之人必以瑛言為然不一

復鄒監司 賢書

蒙專使入莆屬瑛作題署瑛不敢以耄荒辭謹依命作
去模寫全要入木用模本乞檢閱收入聞大帽山賊勢
甚熾早晚將進兵矣羣公熟議自有成算野人過慮敢
用瀆告竊謂今議三面進兵閩兵脆弱不足以當一面
儻有敗衄賊必東趨賊東趨閩中城守單弱倉庫空虛
加以一二惡少而與之合則閩殘矣安得合三省兵而



混揀之以勁兵摧鋒壓陣以弱兵為之聲援然後可以無虞又宜檄府州縣各相團結以為捍禦之計每戶各查照丁口給與由帖庶官兵所加得以自別不至玉石俱焚也凡此所言非但為瑛身家計也為鄉里計也非但為鄉里計也為國家計也交淺言深浚恒凶瑛是矣乞垂察

與賀繡衣 泰書

奉上參同契管見蒙獎喻太過所喜者得入覽中間得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失必有見教處此事頗有關係乞終留意承喻地方事未審該部作何指揮瑛謂賊固可慮而民從賊尤可慮蓋賊有數而民從賊則無數也方今民窮財盡風俗薄惡加以天時亢旱人皆思亂願先生熟思審處先有以固結人心則於賊從事宜無難處者此意惟可與先生言他人未免以為迂也不備

上當道平賊狀

茲廣昌弗靖重煩旌節遠臨騎步南下人心皆如挾纊

昨進拜軍門命條陳事宜以獻顧惟廟堂之上自有成算而書生素不知兵何敢妄言然竊思之聚眾十人必有智士行劫百里實皆死夫今廣昌賊聚眾五百人矣誠不可不慎重以處之也謹以事理所當先者備陳于后伏乞採擇

一募戰士

嘗聞兵貴精不貴多今官府收調皆脆兵不可以戰宜急令衛所就行伍中選戰士又令府縣就都里中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選戰士凡平日驍勇習武藝者皆招募以來或鞭爬或刀劍或牌鎗或弓弩或砲銃各隨其技之所長而使之軍法曰兵無摧鋒壓陣者敗蓋一夫賈勇萬夫作勢此諸軍之率也此等人士宜厚加廩餼重加賞勞使居前鋒然後可以會戰

一選戰將

嘗聞有強將無強兵蓋將強則兵自強是將尤不可以不擇也但今衛所官俱未經行陣宜擇其有威望



衆所畏服者使部領人馬或為前驅或為後援或為巡邏游擊皆喻以忠義結以恩愛許賊平之日論功定賞

一固營壘

凡出戰不可以全軍委敵儻一不利則掃地無餘矣故聚兵萬人以上須立總營環牌以為城列戟以為門弓弩砲銃鎗刀鞭爬種種備具每與敵戰出其精銳或一千或二千更番迭上遇我軍來奔則開門以受之敵人來衝則閉門以拒之故出戰者進有所恃以為援退有所據以為安此軍法之善者也

一分奇正

軍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鳴金鼓張旗號彼以陣來我以陣往此正合者也而奇則正之變而用計以取勝者也如兩軍交戰勝負未決而主將別出精銳或衝其左或擊其右或突其前或躡其後或佯為敗走誘置死地或設為埋伏邀擊其歸路此皆所謂奇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蓋自古行兵未有不以正合以奇勝者近時兵皆混而為一旅進旅退幸其得勝者由敵脆也

一慎交合

兵之勝敗在初交合一交合勝則士卒生氣旗幟精彩一交合不勝則軍衄矣是故開強弓發勁弩打飛鎗架火銃此殺人於百步之外者也不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則不可以妄交舞刀牌擊鞭爬戳長鎗劈大斧此殺人於數步之內者也不能殺人於數步之內則不可以妄出故交合之初務在必勝大要在於集吾勇敢選吾鋒銳以我之長擊彼之短以我之堅攻彼之脆則可以交合矣不然是自棄其兵也

一重賞罰

兵法重賞罰所以齊人心而決勝負也蓋人孰不貪生惡死以貪生惡死之心而驅以就敵幾何不敗乃公事故軍法進則生退則死合千萬人之衆使皆有進而無退非重賞罰何以致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一謹鄉導

軍法必先鄉導然鄉導又不可以不審也嘗見強賊詐為地方里老或火甲報說賊情主者不察即隨以往多陷其計中矣故凡來為鄉導者察其言語少異即拘留之別遣人以探虛實然後應副庶不誤事

一多間諜

古以賊捕賊而得賊之力多矣今賊至數百人必有頭腦必亦有徒屬其勢必相役使中間必有桀驁不肯為人下者必有得財不均而相忌者亦必有始雖從逆中却自悔而願歸順者誠能多為間諜以離之或用計以誘降之使以賊捕賊亦策之善也又聞近寨大戶亦有一二主賊此可以計用之

一覆巢穴

聞賊以某寨為巢穴四方無藉屯聚於彼今其強壯雖出掠而妻孥輜重在焉為今之計宜選乖覺人役潛抵彼寨探其虛實果如所聞且緩我軍莫與交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呼某處某處軍徑攻某寨賊聞巢穴受攻必退自保然後以我軍躡之彼攻其南我攻其北而賊殲矣此兵法所謂奇也能用此計則江省南陞可數年無事矣

一團保伍

竊謂賊勢孤則易滅合則為憂未歇也為今之計宜督郡縣各固守地方每鄉皆以十家為保每十數保團成一大保皆以原僉巡捕大戶領之或別擇有丁糧衆所信服者領之每保聽設鑼鼓器械晝夜相與防守一保有警衆保皆出儻遇奸細入保即便擒捕或保內惡少謀要從逆亦即擒捕如此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賊勢孤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五

翠渠摘稿卷五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六

詳校官中書_臣賈鏌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_臣吳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卷六

明 周瑛 撰

樂府 樂府自漢始詩詞之變此其最古者

有所思

鄭夾漈以為食舉之樂今擬之寓懷君之意

有美人兮天之北顧一見兮不可得霜露結新寒美人

衣裳單持此錦襜褕北望空盤桓望美人兮愁轉深思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之苦兮涕沾襟憑誰奏鍾律轉成韶濩音天地回陽和

慰我相思心

上之回

題義謂漢武元封初至雍遂通回中後數遊幸

此其遊石關望諸國而作蓋誇時事今擬之勸

以德為主

上之回樂何極回中道路無梗塞北望單于庭西瞻月

支國信使往來干戈屏息上還宮益修德



艾如張

釋題艾刈草也如讀作而張謂張網也此指狩獵而言蓋喻世網密張狡計得脫良善受禍可

傷憫也

有機網張林麓犬嗥機發獸窮蹙雉粥粥兔逐逐雉騰折翼免潛伏我傷夫雉不善逃生兔狡得脫雉馴受烹艾如張吾爾傷

琴操 亦樂府之屬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猗蘭操

題義謂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今重擬之

維山有谷露瀼瀼兮維谷有蘭揚孤芳兮我行四方荆棘蔽野採芳而佩知蘭實寡我思文武于鎬于豐欲往從之路阻不通路阻不通吾道非矣掩袂漣洏與世違矣

龜山操

題義謂李桓子受女樂孔子諫不聽而作今重

擬之

維龜之大奄于東魯不雲不雨不能藝稷黍神濟不食民攜不附我出東門悵其望汝

越裳操

題義謂周公因越裳來朝而作今重擬之

海不揚波越裳來格匪輔導之力惟我祖文武之德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勗哉孺子朝夕兢惕

詞調 此樂府之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寓南都題西園池亭用宋僧晦菴警世韻

宇內寓形何須問足與不足天生物五行均賦有羸有縮譬如車輪三十輻迭為上下交翻覆履前途孰謂皆夷乎無礫碌 荒山下一間屋敗壁底一瓶粟少有人於此肯着雙目器小不能勝大受命窮豈足膺多福請從今消釋此生心休多慾

右滿江紅

林見素赴雲南憲副過鎮遠贈予臨江仙浪淘沙



二詞依韻答之

記得高齋相對坐孤燈疎雨寒宵玉驄一去杳難招天涯芳草路轉入望中遙百歲光陰秋夢短鹿埋何處芭蕉舊情偏傍故園饒酒杯江上飲吟鐙月中敲滇海雲深逢老象時於沙底埋牙知君歸興入春賒鳳山煙雨裏數盡舊時花聞道天家收放逐玉堂新草黃麻仙源好去問靈槎未應同老我風雨漫思家

右二闕次臨江仙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樽俎識英雄玉立山從孤懷不與俗人同一疏汪洋憂國淚非少非翁楚水掛煙蓬路入黔中青天似念遠人窮有脚陽春行處好暫爾勞公
夜雨幾番情短夢長更一壺春酒待君傾白馬不來花落盡對景心驚記得舊時盟鱸膾蓴羹欲搖晚轡聽春鶯只恐東山歸計早有負蒼生

右二闕次浪淘沙韻

再用前調書懷二闕

高閣日長人語靜風鈴時動簷牙故鄉道路望中賒只憑寒夜夢和月到梅花春事闌珊雙鬢短襟懷半在桑麻落英無意戀枯槎東君猶自錯留我美人家

右次臨江仙韻

宦思與羈情慣見頻更丈夫淚不等閒傾得喪路頭勘破久寵辱誰驚詩社訂新盟玄酒大羹鹿聲鳥語共呦嚶只因昨夜思親苦白髮齊生

右次浪淘沙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郡守張白齋入覲僚屬乞詞為贈

馬首紅塵暗道路苦多岐遠追驚鳳儔侶結駟入京圻袖有萬言長疏朝修夕改墨汁尚淋漓仰面青天近欲進翻自疑披雲霧覩日月伏軒墀皇情悅豫賜問及鰥嫠四海卧同一榻萬物視同一體堯舜此襟期花外春衫薄歸騎莫遲遲

右水調歌頭

漳守陳公洪謨有捕寇功膺獎勞之典僚屬乞詞



以賀

太守胸藏孫武子十萬甲兵盤肺腑汀州鼙鼓正縱橫
用權制變談笑取汀紛方如許潭南隨處種禾黍這太
平左撐右柱太守用心苦 噓噓喜鵲鳴前署報道褒
書來憲府蛟龍不作泥塗蟠鳳凰終展雲霄羽化工善
陶鑄誰云翻覆無憑據吹寒爐石烹五色看補青天去

右歸朝歡

騷辭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弔趙參軍辭

宋廣德參軍趙時踐攝建平縣事元兵入縣時
踐率其家屬凡九人死之予既為立廟復製詞
以弔之

皇王訖錄兮炎祚微攬槍燭歟兮旄頭南飛風塵蔽野
兮孤城危大事已去兮臣將安歸淪淵澄澈兮照臣之
心舉家徇義兮無愧古今宋社既屋兮孰為討尋令人
慨念兮涕下霑襟學宮之旁兮有祠桂樹松陰兮參差

青衿濟濟兮瞻拜以時神其有知兮歸來無遲

弔陸祠部辭

祠部諱奎蘇人與予同登進士先為南京祠部
主事及予自廣德入為儀部郎中相與甚懽屢
以詩倡予不幸而卒予與諸同官具祭為辭以
弔之

朝發軔兮蒼梧夕稅駕兮玄圃逢仙人兮與嬉偶忘歸
兮舊路溘春光兮已謝花亂落兮如雨思倡和兮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月華生兮洲渚

弔陳方伯辭

方伯名煒閩義江人由進士為提學御史轉至
方伯將卒告諸孤必欲得予言以敘述其行諸
孤乃以哀辭請予謂君非不遇者宜無哀焉因
別製辭以弔之

悵獨立兮思君渺予懷兮續紛儼音容兮如昨思之苦
兮言不成文天地遼邈兮公今何之徧厯寰宇兮公歸



無時東掛弓兮扶桑凌萬頃兮茫茫為觀日兮忘歸豈
滄海兮無梁北飲馬兮渤海涉幽都兮屢驚以駭疑道
路兮孔躋忽回轅兮中改西攬轡兮流沙問借宿兮誰
家尋青牛兮舊路為時老兮停車南弭節兮百粵探蛟
龍兮窟穴時海上兮遨遊弄明珠兮夜月公挾元氣兮
與居出有入無兮歸于大初梧桐影薄兮鳳凰飢叢薄
不深兮麒麟弔羈安得歸公兮相與遨嬉重曰驥馬千
里兮扼于中道塞草秋黃兮商飈浩浩長劍倚天兮殞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弔胡叔心辭

胡君名居仁安仁人嘗游吳聘君之門篤志力
行不求仕進及卒祭以此辭

繫聖道之高妙兮一貫萬以無遺自參賜之既遠兮何
唯諾之聲希紛世儒之左見兮猶夜行之未曙偉程朱

之正學兮揭太陽於寰宇聞夫君之蚤歲兮嘗執經于
康齋滄遺緒之渺渺兮日窺伺乎聖涯謂力行之有功
兮惡虛談之無益飭內外以交修兮庶守尺而得尺肆
辯博以誇誕兮匪予拙之不能無實地以為據兮竟何
恃而有成顧天理之粹精兮寓人事之粗淺惟粗淺之
既得兮乃粹精之可見究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
未知考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亦又何疑計積累之不
已兮當日躋乎遠大恨歲月之不延兮欲深造而未艾
綠樹兮沉沉寒江兮水深美人兮不來泣下兮沾襟遠
賻兮君屋生芻兮一束冥漠兮有知鑒我兮衷曲

弔聶先生辭

先生諱大年臨川人景泰癸酉以錢塘教諭典
福建文衡瑛誤蒙鑒賞及官臨汝因祭其墓告
以此辭

公文章兮錦繡段落人間兮光千丈東應聘兮入閩藩
披蕭艾兮零芳蘭顧下澤兮有茶堇公神異兮衆嘲嘖



感知遇兮三十年藏予心兮未敢言紛鼓旗兮滂臨汝
上高隴兮悵延佇氣解散兮成春雲亂紛披兮傷予魂

弔伍憲副辭

君諱福字天錫號南山臨川人由濟南府學教
授超陞陝西提學僉事轉副使致仕以卒

健鶻兮盤空俯視兮寰中招之兮不下萬里兮剛風綵

線兮金針刺繡兮華袞結識兮夫君

受知於太宰尹公旻

歲晚兮

同心忽辭分青氍駐節兮秦川佩服兮璽書陶鑄兮才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賢南山兮氣高九卿兮一毛拂衣兮長嘯林木兮蕭騷

七十兮春秋學賦兮遠遊虹蜺兮夜吐經旬兮不收

弔朱封君辭

封君處州人撫倖彪之父予知撫因為辭以祭
之

公昔騎兮白馬時往來兮山下呼田父兮以往醉扶歸

兮春社公今騎兮白鶴渺盤旋兮冥漠攬王子兮與遊

坐吹簫兮碧落潔予薦兮犧牲雜黍稷兮芳馨羅拜獻

兮簫鼓鳴公不來兮傷予情

五言古詩

前感興六首

斷桐以為琴十年置茅屋錦囊細韜籠龍蛇紋滿腹城
市多新聲齊竽復秦筑古調無人彈零落委草木

有客學舞劍自謂術通神雷霆薄宇宙雙龍飛繞身我

亦有劍術未敢輕告人詘信隨陰陽指顧天地春

美人顏如玉自許連城價曉織雙鴛鴦戲水香蒲下夫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婿游京洛報結新姻婭中饋但有人賤妾不復嫁

提瓶去汲井為君解宿醒不意綆中斷瓶墜不能升君

恩手中綆妾身井底瓶相望不相即此心誰能明

長風吹白日年華去如駛美人翠袖薄高閣閉秋雨開

園種芳樹歲晏自萋楚相隔一帶水終日不得語

秋風撼庭樹落葉亂故枝葉本樹所生葉落樹不知君

莫棄黃葉為君糞樹根樹根得所生歲歲綠陰繁

後感興六首



種蓮大華顛種禾玉山趾不為煙火食咀嚼天地髓天
風起寥邈吹我雲中履我履雲中行去世千萬里
青天尚有涯滄海尚有底云胡人心微倏忽渺千里人
心不在遠祇在腔子裏夜半靈臺虛默默看元始
持刀斫月明明何曾斷縛帚掃樹影樹影依前滿人
皆惡樹影礙此月明多樹根苟不拔其如月明何
惡聲莫呼谷呼谷聲轉亟惡影莫就日就日影未息弓
矢暗中來往往射其的吾身不為的弓矢當自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戰國荀卿子原自不識性為國張四維其言較純正四
維性中物世人或未知反躬自點檢不覺生忸怩
眼底不可意躑躅問玄蒼何時再混沌為我重主張委
順生麒麟委和生鳳凰白日行九州不逢豺與狼

讀昌黎集

文章百世師每說韓昌黎盥手讀遺編開闔無端倪乍
觀覺雄偉春市鬪晴鷄細觀轉清麗青霄吐虹霓嗟予
蹇劣資文思苦荒迷樊怪匪正途柳奇入旁蹊崇臺百

尺高借韓以為梯

分韻送蕭進士璿赴廣東纂修實錄

南山有丹鳳文彩何翩翩萬里風雲會龍馬相周旋先
帝棄萬方泣涕窮遐堦神化豈不顯所貴在摩編閩山
接嶺海桑梓遙相聯驅車迅行邁不辭路險難丹青繪
日月意象在筆先春秋有微義仰看續前篇

送陳白沙歸南海

騎馬出都城送君登遠道我有一壺酒為君再傾倒海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內重結交卑卑學脂韋心術不相語美譽交相推我知
君最深君知我亦至臨別為贈言願君莫予棄
鬱鬱山下松四時不改色盈盈道旁花朝夕供採摘花
好聚人看春風亦易寒松高倚霄漢勁節不可扳願學
山下松用以養貞德毋學路旁花一採不復得
翩翩天邊鳳翱翔周八極紛紛甕底鷄旋飛僅盈尺我
欲為鳳凰毛羽苦未齊我欲為醯鷄甕底不可棲人生
各有志豈宜自束縛願言從鳳凰萬里翔寥廓



芝蘭有幽性托居在空谷滿天風露寒隔林香撲撲我
因愛芝蘭朝夕相往還采采欲盈把薰我衣與冠衣冠
在敝篋芝蘭隔林樾但恐歲月賒餘香易消歇

東都事矯激西晉尚清虛一時自云適社稷隨丘墟辟
彼門戶開轉運由其樞大勢皆傾倒力救將何如君子
閱世多立說慎其初擇中而守固孔氏有遺書

人言羲皇初其道本簡易卦爻二三畫天地露精秘達
磨自西來亦頗領此意面壁坐九載未嘗立文字辭繁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道理晦辭毀道何寄天地有日月六經未可棄

釋子稱入定如蠶自吐縛置心於昭曠用以求真樂孔
氏有明訓敬義須夾持動靜兩無礙此心自愉怡入定
既云久此心亦能守但恐體用乖真樂竟何有

禪學論有無似頗欠箋註有自無中生無非有孰據盆
水盛月華有無相撐拄盆傾水墮地月華歸何處論無
入空虛論有滯形器有無岐而二斯乃學之蠹

聖學論一貫斯最為要義自從參賜遠誰領言下意聖

以一貫萬體用無二致學者求之萬其一乃可至執著
固云非超悟亦未是功深與力到庶幾有真契
與君遠相逢三載共城闕至寶偶不售還山採薇蕨本
為同枝鳥乃爾成胡越一夜起相思白盡巾中髮君為
萬里人我為萬里月夜夜流清輝為君照巾韞

經徐州戲馬臺

落日彭城西過此戲馬臺荒垣與敗塹歷歷皆蒿萊憶
昔楚王籍仗劍江東來百戰爭中原叱咤聲若雷漢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攬羣策楚王輕羣材淮陰既先亡亞父亦見猜譬如鷹
隼飛羽翼先剪裁區區習馬足何以定九垓莫云氣蓋
世此氣亦易衰莫云力拔山此力亦易摧漢營星月高
四面楚聲哀起飲泣帳下毋乃徒為哉

題學圃古意亭

學圃最深處小結茅亭子簿書有餘暇駕言來游此剪
茅望崔嵬約萍看清泚萬象俱在目一塵不到耳舞雩
息迂響龍門得新址寤寐懷古人默默會至理



月夜遊古意亭

幽興不可過命駕成獨往簷月流素輝山泉滴清響幽
蘭蔽蕭艾叢桂在草莽采芳思寄遠路阻情悵惆緩步
歸東園坐對明星上

成化庚子冬有南京禮部之命回視綰州符十載
矣政教無成重自感愧賦此以別州之人士

一應近十載獨向山中居橫琴彈古調曲短意有餘微
聲清以厲宮聲寬以紆紛紛漁與樵雜聽滿庭除相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而錯愕識者為躊躇歲晏江天寒霜落林葉墟下堂拜
明詔佩此南宮書南宮路不遠此別意何如所恨琴聲
希不能感樵漁

疊前韻別諸同官

千里各有適一官偶同居登舟思共濟幸脫風波餘南
宮在何處山川邈以紆戒行在今朝酌酒向前除欲發
寧無言為君轉躊躇教化尚蹇澁囹圄未空虛所憂遠
且大不但及簿書趙國重九鼎賴有閭相如毋為蚌鷸

持以利歸若漁

疊前韻別諸文學

羣賢依薄宦共向山中居禮義作模範文章特緒餘見
我每直遂勸我稍迂紆忠言猶在耳病根未全除春風
動行旌相視各躊躇行遠當自邇處實其若虛先師有
明訓安敢昧前書君看孔鑄顏願學亦孔如莊生何荒
唐杏壇譏葦漁

疊前韻別諸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人間有尊爵天下有廣居歛之在一心此外更無餘紛
紛名利徒曲徑自縈紆荆棘日蔽塞嘉穀為剪除坐令
失道途白首空躊躇君看鄒孟氏七篇為詳書體驗而
擴充天理自燦如毋徒持網罟宦海吾其漁

疊前韻自嘲

無礙以為性隨緣以為居日食僅數合何必求美餘郡
紱苦不長十年甘自紆戴星履堂署見月下庭除部使
每行郡欲見還躊躇感此衷腸熱徃徃思逃虛幸而免



詬辱兩考以最書君看古賢哲進退竟何如今朝過長
江羞見滄洲漁

殷氏寸草心堂

春暉陶宇內萬物皆化生顧茲寸草微感時亦敷榮春
暉母恩深寸草兒心短母恩苦未報歲月忽成晚朝焉
采其榮暮焉掇其芳百拜謝春暉天地恩難忘

游牛首山三十韻

出郭天日晦到山雲霧斂行行過叢薄上上歷重隳牛
頭路轉多馬足力已減鍾磬半空聞樓閣經月掩洞古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鬼斧鑿嵐濕神汁染松檜交撐拄梅竹相摩颭斷壑接
飛棧高棲傍虛厂陞層戶阨塞臺抗山卑貶俯視却以
畏仰登進以漸入室灑掃燦登堂像設儼臂鑪行清氛
心燈炯寒焰破席坐蒲團弊案拂藤簟山蔬薦薇蕨水
果摘菱芡禪談轉虛曠詩話涉幽險天機驚幹旋俗病
謝鍼砭酒酣興益發樂極心尚歉深入兜率巖危倚浮
屠檻長江怒龍奔亂岡渴虎膽卓錫崖泉迸飲馬池波

漱唐經翻貝葉漢封遺玉檢履跡傍石尋鼎識索圖辨
珍怪森前列造化寧予儉嘉願久未酬茲游良不忝狂
呼擬登華清賞訝入剌遠遊神汗漫微誦口喁噉鬪奇
誰及韓得趣吾與點涼颼撼東閣夕暉落西崦樹杪殘
聲嘒塔角歸翼閃理鞍問前路穿林越荒塹回憶山中
人幽夢生夜魘

題孫生哭母卷

孫生攜尺牘踵門求予詩衷腸未及訴涕泣先交頤世
人皆有母繫我獨無之母年四十九棄我竟如遺西風
吹北堂撼撼動簾帷顏容不復覩抱此終天悲我聞孫
君言撫卷神若痴情長辭苦短墨汁空淋漓願告世之
人養母宜及時毋令生怨悔痛苦將告誰

題吳下趙氏望雲樓

家住砂山南親葬砂山北砂山多白雲恍佛見顏色雲
去有時歸親去不復得落日倚南樓血淚滿胸臆
留別吳左府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憶昔坐肺石有書千象魏豈為戀此官欲以明厥志交
珠既已辨趙璧不復碎驅車還故里心跡兩無愧論交
三十年偶此復相會登堂把酒卮未飲心先醉黎明當
遠別與君坐不寐張燈寫餘瀝一一見肝肺韋布未為
賤軒冕未為貴相期學古人道德養精粹

視茭陂

撫南有茭陂唐刺史周法猛所建歲久傾廢崇

仁縣耆老孫孟獻言狀予為興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周官叙溝洫漢史志河渠民命苟所關故典曾備書鬱鬱巴
羅山匯流向東趨捷木閘迴瀾灌此桑麻區開建歲已久版
鋪日以疎坐令千金資白日棄道隅嗟予理敝郡萬事費爬
梳雖云簿書繁安敢輕犂鋤父老孫孟獻切切以告予有志
事興復為力苦不紓春初農務興薄言駕吾車風雨入前村
道路何崎嶇上山履巉巖下水涉沮洳黃緣尋故址飄動無
贏餘逸道以使民諒民無怨吁萬鋪當雲集黍稷歌與與
赴鎮遠郡守丁鳳儀以詩見贈次韻奉酬

岐路眩南北素絲變黃綠本為櫟杜朽誤佩漢庭竹白
日漏層雲餘輝散林麓毘勉懷知遇駕言騁行目貴陽
在何處山高路綿疊風俗雜夷夏蠻獠混生熟公家有
程約往往視刻木君子行道心不是為竊祿世路有險
夷君子何惡欲莊生齊物篇每以物觀物泰山非有餘
芒芥非不足所恨材智淺無以供臣僕周車畏輪載義
鼎戒覆餗賴有同心人教我閩海曲

夜讀聞母車聲
時母在官年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西齋讀初罷北堂車猶鳴雖憐母力健翻使兒心驚天
高風露寒廣庭寂無聲長跪告北斗願母長康寧
暮春與諸文學掾觴于萬桂山陰
萬桂山之陰小渠兩三曲雨餘渠上行瀾瀾春水綠邂
逅同心人散坐傍修竹殺核肆羅列羽觴相馳逐人生
無百年胡為長局促放浪出形骸泰然常自足停杯問
古人誰榮與誰辱永言謝世情曠焉抱幽獨
城南別墅



幽人有遠韻卜築城南村青山羅庭除疎柳蔭柴門虛
堂寂無人但聞鳥雀喧秋晴穫禾黍日夕收雞豚農家
無外縈歲事在壺殮感此生理蕃其樂難具言我方走
塵土未能問田園誰知隔城闔咫尺有桃源

送太守黃君理之汀州

騎馬出都門望望長江曲江水清以駛江草萋以綠黃
君有遠行離色宛可掬路入秦時郡符剖漢廷竹我起
酌君酒薦以古規祝築室首基址為政首風俗風俗苟
不佳政美何足錄君登江上舟我騁江上目江空不見
人只見雲相逐

題四皓圖

秦氛暗六合脫屣入商顏山中無招呼斜日照棋盤昨
夜望前星踈雨襲輕寒留侯有心計戚姬涕洟瀾事定
計當返名爵豈能攀史家多闕略公跡是非間遂令詩
家子過廟譏潺湲

館人作清湖景以招客予反其意而為之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湖水深不測下有蛟龍遊行客不知險千里問行舟北
望名利場天際雲霧浮朱門曳方履紫陌馳華輶名利
豈不嘉直道難與謀願言謝行役濯足湖上頭讀書看
青山允矣追前修

題羅內翰家世旌孝坊

往平有賢簿讀書不下堂母病在牀褥為計正蒼皇參
苓無近效堂局少奇方百拜謝天地請以身自當股肉
落金刀七飭生殊香百靈感孝誠母病轉平康想彼封
股時豈不戒毀傷但得母病愈兒身甘自戕至今旌孝
坊赫赫官道旁日夕往來人一見一徬徨

鏡潭詞

雲影落空潭燈光入虛鏡鏡潭本虛淨雲燈生幻證燈
滅鏡還虛雲散潭復淨外感雖頻仍不以汨貞性
方貢士璣挽詩

城東桃李花見者皆停鞍誰念東風惡吹折青琅玕琅
玕豈不佳不能成好顏寫哀寄絲桐付與雍門彈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觀化詞

時予在鎮遠偶得病因賦此以自驅遣

前此固無我後此亦無我泡影六十年亦頗牢籠我我
魄歸諸地我魂歸諸天泡影從此滅無後亦無前

祁石阡嘲予著敝裘依韻解嘲

新裘到篋稀敝裘藏篋久視舊如視新心自忘可否讀
書幕前哲晏生是吾友一裘三十年見重魯東叟

七言古詩

竹雪齋為戴提學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小齋種竹只十箇雪壓竹梢寒欲墮蒲簾高捲層雲破
一鈎新月入當座老夫肝腸鉄石做一生甘作衡門卧
東鄰獻捷西鄰挫滿城簫鼓紛來賀老夫騎驢雪中過

鷓鴣灘失纜

灘在桐廬縣予赴撫州經此

鷓鴣灘頭浪花白百丈拏舟上不得中流一斷去如飛
骨肉相看俱失色舟師借問是何人開頭轉舵如有神
大呼一聲上灘去烟樹微茫收近津昨日舟中讀羣史
宋元末路正如此得人失人勢轉殊天北天南恨未已

我今全家出顛危痛定思痛翻成悲便欲作書獻天子
雲深山高白日遲

臨汝書院成潘水部贈獨脚歌次韻奉答

大冶鑠物搏陰陽青春去我何堂堂西偏小構亦頗良
不施黜堊橫白采捲簾正對五羊岡樹木拂簷交青蒼
祥煙紫氣相迴翔坐令白日迷晶光文采弮彪來省郎
為我藝苑芟穢荒鏗然制作稱大方利觜長距獨擅場
嗟予苦學未成章點綴犧樽青與黃六經窟穴漱餘香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拍拍春意覺滿腔與君對織雲錦裳著向風前聊徜徉
欲驂麟鳳游帝鄉又笑目眩心未忘小吏抱牘來倉皇
謂耽文字頗有妨廣陸無車川無梁出門萬里道路長
使君局面宜更張

送友人朱弘裕歸潼川

君入諫垣初諫垣井初甃自烹五色石細補青天漏天
門北望何渺茫有獸毛色金絲黃雙目夾鏡齒如鋸嘴
人顚骨食人腸小臣愛國不愛死飛章直入天門裏蠅



頭細字三千餘重為邦家說倫紀扶桑日出天鷄鳴玉
皇穩卧猶未醒左右傳言卿大憊幹母之蠱不可貞西
南有州大如斗煩卿暫去作慈母腹中春意萬斛深徧
歷郊垌活枯朽謫居下土今六年西風翩爾來朝天天
門深迴如昨日扁舟依舊歸西川丈夫懷抱無好惡但
得志行心自樂此身亦是水上漚祿食何須計厚薄君
不見黃仲昭翰林詩思翻天瓢祇為身居密勿地不為
天子賦元宵又不見林貴實橫班獨立稱直筆披肝苦
為綱常謀神鬼聞之皆欲泣吾邦文物古來多清風勁
節今相摩我因送君發豪氣銅壺擊破為我歌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僕夫謠

邵武僕夫性質野短衫禿袖身半赭丈二長輿在肩膊
山路長驅疾如馬每遇高坡即大呼一呼一上誰復顧
眼中惟見是夷行脚底何曾有險步光澤西去八十里
清溪亂嚙故山趾平明受直往西行薄暮懷直見妻子
每日只受四十錢受直不多心歡然更有高堂受直者

錦衣緩帶白日眠

辰州坡嘆

馬郎坡牛郎坡山高路險將如何前山望雲雲片濶後
山聽雨雨聲發僕夫盡日赤雙腳盡力踏泥泥轉滑君
不見蜀道難千山萬水高巔岼我今入蜀向西去此是
東頭第一關

憫蠻方鋪司

蠻方鋪司老無齒接官手持一傘子上衣短小纔至脛
頭巾破裂直掩耳不辭官府遞文書只怕奸豪索錢米
我時驅車過南鄙鋪司長跪呼不起忽聞班軍在後來
倉皇走入叢篁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入播州作

播州舊說非人居而今南北成通衢一鄉一聚置官長
半丘半隴皆犁鋤播州官司萬山裏疊翠浮青蹴天起
烟雨晦冥猿鳥呼厓壑窈深花木美昔日何人披草萊
爾文爾价皆豪才南據烏江扼喉領北營白錦屯風雷



自歸聖朝不用武比屋絃歌學鄒魯千里不聞鼙鼓聲
民物熙熙皆按堵我時遠佩藩侯書乘高涉險登畏途
山川形勝皆在目不勞重寫王會圖

題何氏雙挽詩

君家先世多潛德白髮重重照秋色荀翁曾坐膝上孫
陶母每飯堂前客驅車昨過通德門朔風吹雨白日昏
屈宋九原不可作憑誰書些招雙魂

題毛水部所藏萬竿烟雨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城南城北皆塵壤馬蹄何處踏蒼莽歸來獨坐草堂深
詩思飛落湘江上湘江春水綠沉沉蘆洲荻渚鳴春禽
上有平坡亘千里何人種竹皆成林白日倏忽起雷電
咫尺江山看不見一時蘆葦盡銷沉老竹獨與風雷戰
風雷震蕩雲冥冥化作蛟龍天外行人間無處尋踪跡
勁風凜凜長江橫東風日出曉來霽上下分明見天地
長身玉立好兒孫滿眼蒼雲浩無際聖朝天子開明堂
大化四浹和風翔奇才一入伶倫手坐見制作追咸章

而今海宇干戈息佳種煩君更培植萬丈清風掃俗塵
紛紛桃李無顏色

題陸都閫平瀘寇詩

西來偶識陸將軍屹如鉄柱排塵紛弧矢隨身射牛斗
烏蛇結陣聯風雲瀘川小寇紛如蟻竊弄主兵潢池裏
商賈廢市農廢耕遠近皇皇驚未已廟堂旦夕勞經營
欲以不戰屈人兵一時頗牧默不語將軍歷階言姓名
烏飛有翮蛇有尾瀘川小寇易與爾我有尺組茹蘆紅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請縛渠魁獻階阨瀘川十月飛秋霜旌旗掩映生寒光
多方設疑不速取一鼓成擒功自張我聞用兵先用計
奇正迭出無常勢魁渠既縛羣雄解危陂坐使成平地
平明獻醜入學宮春風滿面聞鼓鍾飲至禮成客盡醉
次第賦詩談奇功蜀民易動今猶昔鼠輩跳梁無虛日
將軍袖手亦闕年請賈餘勇續前績

懷母歌送祁使君憂制東還

君母去年七十六齒牙未動髻猶綠我母今年七十九



齒牙已落面浮垢昨傳嶺表饒風霜北堂萱草先萎黃
君得家書哭欲死天地遼邈魂飛揚我昨有書來故里
書中親致慈母語謂我年來稍健康棄官就養兒姑止
聞君往日曾求歸當道滿眼知心稀病書累上格不舉
六年啼徧斑斕衣我今為母堅陳請疏入臺司瓶墜井
此生心事何由伸中夜嗚咽如吞鯁君今為母東還鄉
素冠素褹復素裳慈母音容不復見徒勞百拜啼空堂
我因送君轉悲切愁腸百解還百結母心不識兒心悲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猶把甘言相解說孝心自古無貧難茅簷菽水皆成歡
行當閉門卧不起毋令後悔生愁嘆

讀陳忠肅公傳次柯竹岩韻

行都開閫頭尚黑壯懷直欲吞迤北厲兵秣馬不成寐
夜夜起待東天白九廟英靈凜如生忍使宗社一齊傾
滄海可填山可徙誰謂志專功無成昨日閭閻謾驚擾
勁氣不逐腥風倒白日隱隱東方升夕暉看作晨暉皦
鷄盤歃血盟未寒賣降之子舌先彈母係尼菴兒械道

盤中有飯吾誰餐救焚不管頭額爛叔氏起兵謀復漢
叛賊已誅敵未殲視死如歸心不亂

陳忠肅公殉宋而死元世祖義之命葬于西湖智

果寺北滿山皆生刺竹多有咏其事者予亦賦之

智果寺旁忠肅墓滿山刺竹生無數磨風礪雨堅相持
猶帶戰酣舊時怒岳墳見說遙相依墳上有樹皆南枝
感應隨人如影響誰謂草木俱無知宋憤未消元運改
大明奉天君四海此竹開花復結實勾引鳳凰棲五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題陳憲副 祥 湖山一覽詩後

陳君讀書號博識鞭笞諸子嚼羣籍殘銅敗鉄投洪鑪
瞬息化作黃金汁番陽春深湖水渾憶昔聖祖西來巡
龍爭虎鬪白日暝我師一鼓彼師奔四郊陰翳轉開霽
上清下曠見天地日月雙輝開大明赫赫皇圖傳萬世
陳君曾上廬山巔俯視湖水懷當年聖祖神遊去已遠
攀龍為賦烏號篇平生崛奇降不下山名水字費模寫
鋪張聖德與神功欲繼商書與周雅詞壇自古多旁蹊



毛穎有傳聞昌黎此詩請刻廬山石聖祖勲業天地齊
題竹鶴山人畫

竹鶴山人有奇癖詩家聲趣畫家跡神營意造入微茫
妙處想人應未識此圖是寫玄冬圖溪山寂莫雲模糊
玉皇宴罷羣仙舞脚底踏翻白玉壺壺中瓊漿化為水
柳絮梨花黏不起地面平鋪三尺深何處去尋東郭履
林臯高士布衣單十日不出柴門關蒙頭高卧僵欲死
不肯投刺向人間魚鮮飲醇世情鄙一談清操輒不喜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竹鶴山人非畫師獨於象外得其理

赤龍歌

赤龍攪海水渾巨鱗細鱗亂紛紛大風播蕩幾寒暑
餘腥猶自滿江濱上帝聞之發震怒不使淫威徧下土
飛符直取赤龍歸投彼遐荒畀豺虎春雲布滿東南隅
疎疎密密雨聲徐桑麻蔽野鷄犬靜遙聞擊壤歌唐虞
萬竿烟雨圖為廣德葛清修賦

葛生家世居桐川開園種竹臨平田時時酒後發豪興

涼風疎月落詩篇今年見我容臺署手執紈素三尺許
上有瀟湘竹萬竿一半模糊帶烟雨初疑南國荆山寒
卞和入楚猶未還至寶一時收不盡遺此滿地青琅玕
又疑西土瑤臺夕秦女吹簫還似昔鳳凰不肯傍人飛
參差亂展雲間翼畫竹何如種竹真與可去後誰傳神
偶披圖畫識高賞颯颯寒氣生衣巾皇都六月日如灼
金鉄欲流石欲鑠願言與子歸桐川同向竹林置雙脚
畫鯉歌為吳都事賦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畫鯉歌為吳都事賦

冰解水柔三月節萬頃桃花泛紅雪東風不動畫冥冥
雷雨交飛電蛇掣中有文鯉作龍姿金鱗六六含光輝
十載沙泥困頭角此時直向龍門飛龍門西望如削壁
浪珠濺沫苔花濕天池更在龍門顛萬仞一躍纔咫尺
昔年湖海匹凡鱗而今化作真龍身上天下地倒洪澍
萬物枯槁皆回春吳君此畫千金價畫筆雖真亦是假
君家雙壁照清波乃是天池化龍者

桃源篇



桃源在今桃源縣西南陬其山周遭四圍中有平原廣土可居山之麓有水繞之疑即漁郎泊舟處也想當時林木深阻雖土人鮮有至者故避秦君子相與拔邑居之自後生齒漸繁土地漸闢遂與外境合而為一今傍山有桃源宮道流數輩棲息其中嘗告予山後有爛柯洲山前有秦人洞今洞閉不開皆非事實因賦此以告好事諸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秦人法網密如織楚人逃生苦未得一朝拔邑入南山咫尺就與塵寰隔山中風俗何恬然竹籬茆舍臨平田男婚女嫁相代謝歲月無紀誰知年昨日漁郎忽到此杯酒慙慙問鄉里漢龍晉馬相繼興始知世代非秦紀由來靜躁跡不同山人怕與俗人通送得漁郎出山口歸來相與減其蹤武陵太守好事者謂人可仙官可捨分付漁郎重問津溪山宛在眉睫下初來夾岸皆桃花再來赤壁橫蒼霞千峰萬壑不可辨欲從何處尋人家

我聞海鷗識人意機心一動鷗不至山人心事閒於鷗孰謂高風可強致使君莫厭城市喧澆醅醪醇各有根機心不動爭心息武陵處處皆桃源

題黃九霄雜色畫菊

陶翁昔年懷隱德手種黃花只一色南山杯酒義熙年北牕枕簟羲皇宅九霄原是儒家子作畫多年胡昧此丹青入手勞心思不極妖艷心不止我聞菊品三十六此畫模寫猶未足世情每自逐時好隱德誰能識幽獨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願君筆端改常度剝落繁華反貞素萬里風霜搖落餘一枝秋色長如故

題徽州殷氏所藏息齋畫竹

平生無計醫凡俗每思開軒學種竹息齋此畫自何來坐覺寒陰滿書屋斷根入地吳蠶僵密葉排雲威鳳翔洒洒清風照長渭濛濛翠霧浮清湘人世韶音久不作有材如此轉零落龍笙鳳管歸何處變作秋聲撼厓壑紫陽山高白日寒幽人自倚疎簾看祗恐六丁下收拾



夜半失却青琅玕

高克明左遷鎮遠府判自號鐵溪主人及內移為

賦此

鐵溪山水清如許借問何人為作主信陽逐客何處來
一棹徘徊秋色裏枕流欲以洗吾耳漱石欲以礪吾齒
山深路遠人跡稀此副肝腸向誰理昨夜巖頭西風起
足馬送君又千里他時何處問浮踪短句長篇鐵山底

予歸自貴藩與何貳守健之祁使君致和同游鐵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溪入溪既深見路左三山鼎立如畫祁君有作予

和韻

同騎瘦馬涉清流濃光潑綠驚詩眸一山却立如寡俦
二山前出成朋儔東溟紫雲籠蓬丘南海白日迷羅浮
天造地設知幾秋奇勝似為吾人留詩逢勍敵勞冥搜
居然智伯忘仇猶

飲何貳守宅有走索者祁使君作舞絙行依韻奉

荅

長絙橫空誰敢向瞥然見爾騰身上風霜不動鴻鴈飛
樹木無聲猿猱徃笑隨簫鼓行來前且前且却坐復眠
脫胎未換人間骨獻技自比雲中仙東筦先生最能賦
前覆後戒多警語世情習巧方成癖鍼石砭人良可取
我因停杯呼羣兒人生須悟生殺機萬事只宜平實做
平實應無顛撲時

予徃平冒相度郡基祁君用前韻簡予予仍依韻

奉荅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西漢讀書稱劉向南海讀書君為上楚聲吳語日咿嚶
水色山光常獨徃東風吹過小樓前楊柳低低起復眠
烏帽籠頭看春去瀛洲彷彿疑登仙馬上長歌與短賦
篇篇不肯蹈陳語誰言孔聖刪後詩漢唐而下無足取
造化小兒真小兒翻來覆去無停機鸞鳳在棘龍在野
古來賢哲誰逢時

羊腸河弔古

羊腸河去清平一舍許正統末西南夷為亂詔



征南將軍張軌自南詔移兵討之夷設伏官軍
大敗士馬兵仗填委于河至今每陰雨作過者
猶隱隱聞礮聲

停車走上羊腸坡千山萬山高峩峩下有長江深不測
江水瀰瀰生寒波憶昔王師靖南鄙眼底牛羊欲平噬
誰知螻蟻亦善鬪龍象有力翻為躡至今風雨江上來
礮聲隱隱猶鳴雷三軍精魄想未散欲為厲鬼擒其魁
古人行師有紀律千里赴敵無敗沒未聞出城一舍許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坐使全軍暴骸骨我來感此淚橫流長歌激烈歌不休
頗恨當年謀國者不知常武修王猶

香爐山懷古和祁使君韻

山在清平興隆二衛界中景泰初諸夷為亂據
此以拒王師時監軍都御史王來用羣議作襄
陽礮以攻遂破之

曉出清平門悵望西南天一日二日行不盡千山萬山
遙相連香爐一山在雲表巍然獨立無與先上有萬人

可居之平地及有四時可飲不竭之清泉欲進須魚貫
欲上宜猱緣憶昔蠡苗拒王命白日山壑藏刀鋌嬉戲
殺人欲盈野倏忽流血皆成川一朝勢敗不敢出呼羣
挈黨據其巔王師攻之久不下居民廢業農廢田有美
監軍儒中彥謂此醜虜惡未悛軍門智勇紛如林豈無
奇計摧其堅有士設機木如持衡與權扁鏑一以發氣
力萬鈞全半空雲霧掣雷電鉅石細石聲紛填樹木高
低成壟粉房屋遠近皆傾偏羣苗首鼠走不暇乞哀緩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攻施矜憐先縛首惡詣帳下次驅脅從投軍前萬口懽
聲百里震四山協氣一時旋古人有茂伐往往勞題鐫
馬援標銅柱竇憲勒燕然歲月無情似流水勲業失記
如飄煙東筦先生偶有賦我因步韻次其篇非為誇多
與鬪靡欲記天子平蠻年

題孫氏畫梅

孫姬可是梅花精梅花寫出渾天成香魂不逐水雲起
老榦絕似冰霜清草堂夜深淨如洗月色朦朧照淒楚



嶠嘈鳥語酒初醒
鳴咽角聲天未曙
閨門作畫世應稀
何不改學周南詩
關雎麟趾亦圖畫
畫出周家王化基

李長者入祀典歌

仙溪詰曲如回腸
東流赴海何茫茫
憑誰截斷天地紀
灌我萬頃桑麻場
錢氏四娘長樂女
黃金如斗提不起
將軍巖下自經營
陂潰直隨此陂死
偉哉同縣林制科
緡錢十萬腰下馱
溫泉隘口重累趾
倏忽顧盼成滄波
熙寧天子重農事
下詔募人急營治
當時閩郡多富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坐視詔書無一至
候官長者真仁賢
輕財好施閩人傳
有僧蹤跡頗詭秘
日日貰酒不還錢
木蘭山前溪面濶
僧為挿竹記顛末
溪流緩處可立基
緩處立基基不拔
入海伐石海為空
上山伐石山為童
三十二門細分布
無雲無雨卧長虹
昔日溪流皆赴海
今日溪流得灌溉
鷄鳴犬吠萬家村
隱隱桑麻相映帶
我謂有莆須有陂
有莆無陂莆亦隳
惟莆與陂相終始
莆人思公何盡期
昨日恩詔下閩里
春秋二祭入新議
借問建言者伊誰

太平郡守周氏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六

翠渠摘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八

詳校官中書_臣賈鉞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_臣吳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卷

翠渠摘稿卷七

五言律詩

題湛菴為戴陳州作

此菴有佳士物我兩相忘人世紅爐熱渠心秋水涼綺羅無美著藜藿有餘香晚路行猶遠煩君更自防

訪仙遊鄭東園和翰林諸公留別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賜告下蓬萊山居亦樂哉開窓邀翠巘掃石護蒼苔冗泛謝塵事清夷養道胎學充還出去鸞閣正需才

邵武道中夜宿半山鋪

邵武城頭路行行重苦辛高山雙倦足空館一愁人涼月照華髮西風吹敝巾長安一萬里何處問通津

清明節寄諸弟

疎雨清明節客中思不禁荒山一抔土孝子百年心竟歲身南北終天悲古今薦繁託諸弟揮涕滿衣襟



題慈節卷為蕭給事璩賦

內則讀遺篇持循自昔年從夫念一醺教子學三遷絡
緯秋燈館釵鈿曉爨烟平生慈與節太史費摩編

送友人丘安重知瑞安縣

論交三十載此日歎分離海濶飛鳬迴雲深過鴈遲近
民宜直易作事貴操持莫以纖毫累翻為負所知

和陳公甫神樂觀夜坐韻

蟲聲秋院靜木榻自來憑細數千年事閒挑五夜燈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房真學道王旦謾為僧湖水渺無際寒魚不受罾

題謝侍御乃兄石溜鳴琴圖

幽人結屋處石溜響潺潺桐木不須削梅花能自彈鶴

鳴山月小魚躍水天寒安得脫塵屣從君坐夜闌

到廣德作東園書室

東園有餘地可以作書齋千古聖賢學百年經濟懷庭
松雲外鶴池草雨中蛙五色石堪煉吾將師女媧

西壇即事

夜半壇頭路露華寒襲衣樹深燈影亂野曠珮聲稀精
意無人會豐年祇自祈周家聲教遠幽雅更重吹

白雲寺午炊

樓閣四簷合松蘿一徑分微風傳夕磬疎雨引朝薰人
世幾滄海青山自白雲午炊猶未熟騶從復紛紛

南湖夜發

時往見巡按御史白疑獄

扁舟發初夜渺渺入平湖水滿天上下雲深山有無琴
聲人共遠燈影客同孤借問柏臺樹春鳴何處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世美堂為戴提學侍御作

世美堂前事人間能幾何一門三執法二世十登科袍
笏牀頭滿勲名宇內多曉來看山色佳氣正莪莪

自題畫像

對此丹青筆今吾始識吾秋江片石瘦冬嶺一松孤不
是廟堂器真成草澤癯行當返初服歸以讀吾書

山亭晚坐

獨坐山亭晚蕭然一徑開雨聲驚醉夢山色護詩胎愛



靜應逃俗養高成廢材城闔纔咫尺未許世人來

自警告諸僚友

脚下程途遠鏡中毛髮絲治狂須止酒醫瘦莫吟詩勿
謂性多僻須知聖可師忍將錦繡段白日棄泥淄

書滿南歸同年屠元勳邀李西涯諸公十有二人

餞別分韻賦詩予得魚字

湖海多年別衣冠此夜俱可因同綠醕更復唱驪駒去
路青山外層城白雪初他時相慰問萬里只雙魚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夜渡淮河望西湖嘴作

孤舟發深夜歸路屬殘秋野曠星辰近江空霜月浮得
風帆力勁順水櫓聲柔遙望西湖嘴青燈映小樓

夢中賦登金山寺

高閣逼霄漢客邊望眼開鴈將秋色去潮帶夕陽回天
地雙蓬髻興亡一酒杯此懷不可極倚檻獨徘徊

過蘇州與丘時雍李應禎夜話

今夕是何夕長歌朋盍簪參商照天角風雪滿山陰衣

袂秋陰薄簾櫳燭影深情長嫌夜短一刻比千金

姑孰道中

采石孤帆落青山一騎歸朔風吹短髻疎雨濕征衣野
火漁歸市林鐘僧掩扉可憐江上鴈入夜更南飛

夏日建平道中

天時早晚異地氣夏秋同雨脚青山外雷聲白日中馬
飢頻嚙勒人乏半扶筇薄暮到城郭月華生樹東

冬夜和賈汝陽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獨坐不成寐夜深天欲霜爐薰生細縷燈暈結寒光世
事贅毛短客懷更漏長引杯聊自酌非是為詩狂

橫山與吳水部理晚酌

公餘幽興發並轡入林巒雲暝鳥將盡雨深僧未還簷
花落鄭館野韭薦蘇盤水部原能賦令人屢解顏

次韻酬蔣宗誼節推見寄二首

蔣君年最少真是謫仙人才美應無敵詩成若有神玉
堂曾借稿紫府賸留春虞網何時下東山有鳳麟



別君未數載，倏忽將衰人。學未究天地，行多慚鬼神。徘徊海上夢，寂寞江南春。況聞左車子，西狩踣祥麟。

橫山燕集二首

小甕藏天地，大杯揮古今。宦情秋夢短，世事海波深。北枕淵明卧，南耕梁父吟。官卑多抑畏，慚愧昔賢心。一鞭寒日裏，弔古復傷今。鳥背秋陰薄，馬頭山色深。朱絃方斷絕，白屋正呻吟。安得范司理，同攄經濟心。

與陳貳守酌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下馬何村廟，霜清木落時。行人千里去，故國一年期。水色照衣袖，山光落酒卮。離懷難盡遣，惆悵為題詩。

新歲枕上作

讀書三十載，此日得為州。世路行來險，官居輕若浮。名高思自抑，福淺戒深求。天道有盈歇，吾心當熟謀。

暮春山中風雪如臘

春光憐欲盡，氣候未全平。屋霰激寒響，簷風吹朔聲。蠶登何處箔，牛廢此時耕。歲計知無賴，憑誰達聖明。

游石溪寺二首

細數頭陀路，縈紆十八盤。外疑無處入，中覺有餘寬。猛水擘山出，奔雲擎石還。誰能謝塵鞅，來此共盤桓。四面峰巒合，有僧深處居。舊廬甲乙在，廢殿丙丁餘。水色侵衣桁，山光入鉢盂。小詩吟未就，斜日滿軒車。

入宣州

落日滿宣州，馬頭春事幽。山佳多入郭，潮漲欲平疇。夏竹農驚鹿，吹蘆僮牧牛。澄江與疊嶂，掩映謝公樓。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出郭

騎馬出東郭，茅簷遍拊循。吏需復急，民俗可曾淳。蕭鼓雲中社，桑麻雨後村。漢家循吏傳，原不錄劉昆。

歸舟至毗陵阻凍懷老母在官所作

一上歸舟日，便為見母期。誰知咫尺地，翻作逗遛悲。冰合河流斷，雪深山路危。禹堂念游子，正是倚門時。

宣州夜坐閱公案有作二首

少學屠龍技，晚收効鼠名。深情數日辨，弊牘幾番更。自



古雀無角方今蠅善鳴就中生死路不敢負神明

鄒公述仁義申子說刑名俯仰人千古徘徊夜二更燈

寒花不結牕破紙常鳴聽盡階前雨東方未肯明

成化辛卯聞長樂縣平地涌成山阜

天地人身體如何生贅疣昔年傳息壤今日見浮丘陰

下何居上陽剛不制柔五行精義隱孰為獻宸旒

過田家午炊

午炊猶未熟坐向野人家為愛青山好都忘白日斜山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糧收橡子野菜拾株花偶聽老農語因知桑與麻

有所思

目斷天涯路春深有所思亭臺花落後簾幙燕歸時洛

浦煙初暝巫山雲正癡夫君縱忘妾妾意比芳絲

曝背和賈汝陽韻

四海誰同曝半簷吾自分背溫如挾纊氣煖欲蒸雲瘦

影傍梅見鼯聲隔竹聞愛君思有獻點竄列生文

壬辰重見彗星

有彗起東北光芒天際浮三年忽兩見十日未全收自

是人心玩誰言天道幽魯嬰不卹緯涕泗欲橫流

懷李弟敬叔

三歲不見汝悲歡各一方書成仍契濶夢覺每淋浪舐

犢懷偏惡鼓盆悲正長郊原風日滿怕上脊令岡

過薊溪懷五宜翁

就徵一應詔擇退五稱宜古道甘藏拙長謀曾出奇閩

中新郡縣江上舊旌旗落日薊溪路令人有所思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弔吳聘君

富貴路方熾山林跡漸稀誰能甘白屋君獨謝黃扉學

古難為用名高易嫁非百年泉壤下全璞有光輝

理陸象山祠堂

祠堂無多地令人起歎吁鄭田侵蝕後袞邑質交餘白

髮啼孫子青山式里閭公庭今得理契券有明書

重到府第有感

初鶴洲族兄握符臨汝予嘗游焉今予復來而



兄已下世矣俯仰疇昔重為淒然

府第最深處重來感歎并臨川雙郡守閩海兩書生風
雨情何限池塘夢不成坐觀循吏傳收拾此家聲

過吳草廬墳

停車官路左遙認草廬墳古木無繁蔭殘碑有斷紋大
道近來隱微言今益紛九原不可作誰為啓昌聞

雙流遺愛祠為孔都憲乃翁題

郎官皆百里遺愛獨雙流畫壁丹青古芳祠花木稠田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疇僑與殖禮樂偃曾修血灑麗牲石民心春復秋

予改郡聶雲章許時髦送至江潯夜宿予舟賦此

為別

二君憐遠別為我此宵留風雨城南路波濤江上舟奇
材慚賈馬絕技笑屠牛功業吾何有輕雲天際浮

玉臺除夜

閩路此時驛越王前日臺歲從今夜盡人自故鄉來萬
里程初試百年節自催東皇漏消息春意到庭梅

次曹時中曉發鷄關韻

路同函谷險江比渭川雄月白鷄聲早天寒木葉空客
途方浩渺夷落少光融獨有朝宗念隨流日夜東

往平胃觀府基呈祁石阡

衛府夾江立分明是壯謀出奇相犄角據險扼襟喉官
有藩籬固民無兵革憂國家修遠畧敢為借前籌

老姊自鎮海至

小兜千里至相見喜還悲燈火憐今夕儀容異昔時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貧供億薄行苦鬼神知煮粥吾應會焚鬚不敢辭

簡陳太守以代面語

林下知心少使車歸頗遲未分半席語已是一年期臂
痛難成拜頭風久廢詩回看府門路依舊隔天涯

巡按賀御史言事待罪次韻四首

穢穢鷹隼操藹藹鳳鸞儀去國八千里懷君十二時孤
忠原自信直論不能移史傳多英傑應知有宿期

柏府瞻風裁天家惜羽儀六經非駕說三代是今時闕



失應思補災祥或可移夜來有封事默與鬼神期
聖祖功勳大多方奠兩儀誰云全盛世乃是諱言時筆
短謀猷遠坐孤更漏移臣非愛多事法祖以為期
不學古賢哲謾修封禪儀但於匡主處便是致身時媿
聖天曾補公愚山可移宸聰蒙省覽會見太平期

竹澗書舍為林壻雲從侍御題

愛子讀書處澗邊竹萬竿森森蒼玉立滴滴翠雲寒節
苦風霜勁心虛宇宙寬靜中思往事今喜得平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七言律詩

送何郎中 宜 赴浙江督糧叅政 福清縣人

聖主龍飛重養民催科特遣老儒紳汲將兩浙通潮水
散作全吳潤物春劉晏材高勞用智陽城政拙可書仁
吾閩文物舊來好重看聲光接古人

送陳方伯 疊 致政歸漳浦 字尚勉 興學古行

角巾斜折舊烏紗南望鄉園趣轉賒白髮無人堪結社
青山有地可為家石湖晚釣收殘雨野徑春行礙落花

不識廟堂諸故老幾人清夢到煙霞

送宋經歸蔚州 經領鄉薦復從予治經後同登進士

手折蟾宮丹桂枝那曾滿假更從師青由藍造藍應讓
冰自水生水不知去路西風飛葉早故山疎雨出關遲
上林春到花如錦正是都門待子時

送項主事 澄 還南京 福清人從予治經

杯酒都門送獨歸不堪臨別思依依一霜薊北衣全薄
八月淮南鴈正飛官列部曹無抑畏班聯鵷鷺有光輝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丈夫樹立應須早毛髮鏡中容易稀

喜翁冰厓擢方伯 冰厓初以工侍左遷衡州府守轉官

白璧含輝不染泥除書忽下大江西衡州事業南山近
工部聲名北斗齊霄漢丹心回日月郊原赤子望雲霓
懸知早晚推賢相又築長沙十里堤

謁文丞相廟

海上干戈百戰中孤舟夜夜泣英雄八千里外邊塵合
三百年來宋歷終厓嶺被俘真倉卒燕山就義太從容

西風吹雨過柴市獨向祠前撫翠松

挽劉主事母太安人

一片貞心鉄石堅淚痕揮盡編衣穿傳觀列女幾千字
身事良人三十年慈竹蕭疎南畝雨護花零落北堂煙
母看李世豪男子誰似深閨劉母賢

送黃君 仲昭 左遷湘潭

朝把封章叩帝家夕驅羸馬赴長沙江湖萬里孤臣遠
燈火九重春意賒湘水無情休作賦賈生有廟可停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也知昭代多恩典試聽庭前半夜鴉

送濮守乃姪歸省二首

千里移舟下濮陽黃堂有叔贊將霜竹林風月留人易
椿府旨甘入夢長亭上鳥聲喧客席馬頭山色映詩囊
料知宦邸無餘物帶得清風歸故鄉
曾聞大阮以專城小阮讀書亦有聲作客三年依濮上
還家幾日到昌平樓頭疎雨此時夢馬首青山到處情
莫戀故鄉風景好雲霄萬里看飛鳴

初到廣德州

馬蹄六月到山州獨上桐川第一樓城外有山皆北向
郡中無水不西流士風質朴猶存古民舍蕭條欲近秋
多少濟時心上事夜來默與鬼神謀

立春觀擡杠有作

羣擡長杠逐春來紅綠參差照草萊巖岫上頭走車馬
樹林深處見樓臺百家技巧重重作諸史幽奇色色裁
莫道東風快人意東風容易耗民財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久雨作 成化乙未秋

三月全無一日晴密雲疎雨滿山城公家正放輸糧榜
民舍不聞打稻聲草色欲將官廨沒溪流直與野橋平
壇祈廟禱渾閒事卹政多端先薄征

學書

四十年來始學書墨華長自滿衫裾枯藤礮火焚後
繡鉄稜層土蝕餘豪氣稍充成老健中心纔放轉粗疎
曹公去後朱公死千載何人尋後車



廣德書滿留別僚友

獨隨琴鶴下江東，歲月催人似轉蓬。
路出南陽慚說召，馬辭渤海愧談龔。
莖白髮，宦情薄，滿目青山歸興濃。
相別不堪重相語，茆簷殘日有疲癯。

弔葉文莊先生

名盛崑山人官終吏部左侍郎

憶昔分符出牧時，先生欲我置曹司。
本為枯朽溝中斷，看作珊瑚海底枝。
半世行藏原自信，百年心事荷相知。
生前門巷嗟無跡，死對荒墳酌酒卮。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挽鄉先輩林學士先生

名文進士及第

吾鄉山水氣真淳，百十年來孕此身。
翠竹蒼梧人物表，玉堂金馬禁城春。
龍頭往往推先輩，麟趾振振見後人。
十尺穹碑照山色，夕陽回首為沾巾。

挽方柳東先生

名澥進士拜行人致仕

柳東深巷草堂局，一旦鄉邦失典刑。
鉄硯磨雲秋注禮，牙籤翻雨夜傳經。
鼎龍化去湖空白，岐鳳不來山獨青。
鄉社年年薦蘋藻，可令清渭雜長涇。

哭友人楊朝重僉憲

名琅提學山東卒于官

燈火同牕記昔時，可堪回首重沾衣。
雲連海岱音書絕，月照屋梁顏色非。
孝友傳揚通里巷，諫章流落滿京畿。
夕陽目斷濟川路，驄馬繡衣應不歸。

挽姻友林貫實侍御

名誠以御史乞致仕卒于家

馬鬣封高宿草生，思君不見重傷情。
使車處處風霜勁，諫疏篇篇日月明。
薊北教波回薄俗，江東鹽筴罷深征。
誰言天道無憑據，蘭玉滿庭春雨晴。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挽陳會元先生

名中

投刺曾修展拜儀，蒼容古貌記初時。
雲霄獨步人皆仰，山斗齊名世所師。
葩學盛傳無孔疏，唐音高和失盧詩。
承家有子原同氣，不比伏生空女兒。

送鄧郎中成都歸省

萬里橋頭道路賒，宦遊十載始還家。
春風門巷依前好，細雨桑麻近晚佳。
厨下旨甘修玉髓，堂前杯斝泛晴霞。
君恩浩蕩須回首，雲漢秋深望使槎。



送同年梅文淵分憲西蜀

與君江上酌春卮此後相逢未有期
萬里雲山分袂處
半天風雨倚樓時
縣官無用前驅弩
洞獠看收內附旗
科目自來稱得士
勲名要使遠人知

送黃郎中熙得告歸長樂

昔年同聽鹿鳴歌
此別令人恨轉多
白髮無情催歲月
青山有夢入煙蘿
養生術秘求玄牝
種樹功深問橐駝
他日訪君何處所
海門孤嶼認青螺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送方大參遼還家

翠微深處舊時家
乞得身來鬢未華
洛社日長人似玉
相城春暖錦如霞
壺觴對客菊初蕊
杖屨尋詩梅欲花
料得機心都散盡
行行鷗鷺下平沙

送方大衡還莆

烏石山前舊草堂
秋來鄉思迴茫茫
西杜甫長為客
戟下馮唐猶是郎
驛路連雲行獨騎
海門和月倚危檣
請君莫聽南樓笛
一曲梅花一斷腸

送李弟敬叔還家

身在江東家在閩
三年為客得相親
侍萱同愛堂前日
戲綵平分膝下春
書劍不嫌歸計薄
溪山長傍夢魂新
平安消息應須寄
海上春深過鴈頻

題陳永崇城市山林

幾千城市此山林
構得行窩趣轉深
紫陌斜連青嶂路
紅塵獨結白雲心
洛春每向環中探
顏樂時於瓢外尋
老我自憐多野興
何時石上聽鳴琴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成化癸卯夏提學侍御婁君謙洎部曹諸君六七

人咸集於西園
月出酒酣各有倡
和予次韻二首
三載儀曹留宦轍
半園風月屬閒身
眼前富貴都成幻
夢裡溪山疑是真
樹密不知時已夏
花香暗記歲為春
十年簿領埋頭此
樂今宵難語人

歷歷疎榆轉漢津
泠泠風露濕衣巾
壺觴豈解延嘉客
泉石偏能留去人
樓鼓聲中頻問夜
珠璣唾處盡成春
請看走馬長安道
何處風吹不是塵



游西塔

投閒未製薜蘿衣暫撥簿書游翠微古寺樹深人獨往
平湖草滿鷺雙飛墅棋成敗猶勞著塞馬存亡未息機
日落煙深山色紫馬蹄還踏舊途歸

游西塔次潘水部及伍憲副二公韻

出城何處問西巖天際雲開山露尖說偈也應留玉帶
賦詩無用襲香奩蒼藤古木庭臺靜野餉清齋筍蕨甜
今日不輸宣守樂尋溪紆組兩能兼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清樽白髮幾人同頓覺翛然有古風灑水却能留杜甫
滁山差可著脩翁無邊清思塵埃外幾許浮名醉夢中
畫史未知忘色相欲將聲跡繪元豐

登擬峴臺讀曾南豐碑次潘水部韻

摩挲苔刻讀殘文往事悠悠付夕曛野竦未收前澗雨
山風遙送隔溪雲霸圖馭世應多術王道驅民不掩羣
臨汝依稀同漢沔曾無垂涕到裴君

次韻送潘水部歸金陵

腹藏珠玉不為貧神武掛冠今六旬廊廟於人原有分
溪山何處不容身釣魚每傍秦淮月走馬常尋鍾阜春
料得他時相憶處夢魂半在汝川濱

郡齋酌別送鄭御史還貴溪用聯句韻

短箔疎簾風雨深一壺濁酒夜談心青山何處尋同調
白髮此時逢賞音徐穉到門應下榻管寧鋤地獨揮金
懸知別後相思憶兩地停雲向夕陰

過許金聲瓢所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綠樹深中白日遲小瓢收得許多詩百年天地藏形器
萬狀風雲入笑嗤沈宋每思傳正印許姚會見樹降旗
雙旌偶上臨川道重倚闌干有所思

賞桃和西席陳嘉謀韻

有序

郡圃西有桃橫過書院丙午春盛開友人鄭御史從儉
伍憲副天錫與西席陳嘉謀皆有詩嘉謀有煙景明年重
召客知誰重為使君來之句今春復盛開伍憲副即世鄭
御史北上獨嘉謀



與予在焉薄暮公退復命酒以尋前約嘉謀重

賦詩曰去年今夕此亭臺舊宴諸君約未回人

事忽驚今夕異桃花還似去年開雨分紅藥參

差長香傍芝蘭次第裁邀得浴雲池上月共陪

五馬不勝杯予用其韻賦此

五峰堂北百花臺座上劉郎驚不回疎雨情懷空自愛

春風面目為誰開久懷漁釣溪頭路不借陽和天上栽

今日繁華明日改黃昏相對且啣杯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送包好問節推應召之京

千里東風吹綠波馬周此日遇常何燈前死獄求來苦

屏角疑辭錄轉多柏樹含霜秋入院棠陰過雨晚成歌

相酬不盡平生意三尺龍泉解太阿

送呂貳教

澄鄉榜同年
還莆

少年接翅上青雲海濶天長路轉分白首握符初見我

青山結屋又逢君開園種藥憐多病掃石彈琴念失羣

擬峴臺前春水濶為君徙倚幾斜曛

觀漲次潘水部韻

南北依稀路轉迷大江倒注入迴溪千金不見王家堰

萬柳難尋蘇子堤白屋此時成澗壑蒼生何日出塗泥

憂心百轉勞經濟擬峴臺高雲霧齊

寄贈鄭從儉侍御赴京

出處由來多路岐對人未敢說玄微錦衣烏帽此時去

綠水青山何日歸管晏成名非正遇濂閩行義有真機

相期不盡平生意目送飛鴻到落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臨汝上老母壽

東風吹入北堂深鶴髮盈盈照玉簪一百年中今日壽

三千里外此時心白華詩闕從頭補綵服懽多次第尋

誰信吾家雙老母酒杯都向汝川斟

鶴洲族兄先亦養
母林太安人於此

為宋少叅題畫

綠樹深中結草堂五湖三泖是滄浪雲連北渚通詩社

日落前村歸釣航門外別開花竹塢沙頭時見鷺鷥行

君恩未報愁方劇莫向畫圖思故鄉



泉州朱都憲挽詩 名鑑學職起家

曾聞譜牒出莆田徙去泉南世益綿鴉食上林分教日
烏啼柏樹立朝年溫公姓字人皆識道輔勲階世共傳
千里平蕪寒日暮依依馬首認高阡

入九仙觀訪黃未軒讀丁郡守所寄詩次韻二首
卷阿遙想鳳凰聲漢室何人識貫生四海治安心獨計
百年得喪髮同輕滄波白鳥甘遺世綠樹黃鸝正滿城
天子履元消息好知君未得謝浮名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十年不聽禁鐘聲坐對南山野趣生有道也知當世重
無官應覺此身輕石臺晚嘯雲歸樹仙觀夜吟月過城
文物傳中勞去取幾人筆下可全名

過洞庭湖得風寄李使君

洞庭午前湖水平洞庭午後風浪生片帆出沒樹葉小
一身恍惚鴻毛輕浮雲黯黯結新暝白日杲杲籠微晴
故人飲我酒未醒回頭不見巴陵城

過桃源有懷避秦諸君子

知君原不是神仙避地偶尋山水偏世去只聞秦用法
客來方識晉編年桑麻翳翳連平野村落依依帶暮煙
種得桃花翻自悔春風勾引釣魚船

辰州道中用提學沈仲律韻

辰州道路比褒斜遊子行行無怨嗟山鳥盡情啼別樹
野棠隨分吐幽花時平猶結防苗寨歲晚誰收逃稅家
聖主憂民方側席寬書早晚到桑麻

賀守備夏都閩府第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新開帥府浪城東此日登臨賀客同六月涼颼來細細
四牕香霧濕濛濛旌旗影裏貌貅靜金鼓聲中豺虎空
欲為江陵成短賦疎材深愧少陵翁

予有事平冒通判高君 鑑 推官楊君 欽 繼至因相

與泛舟為樂

百尺巖下停詩船溪聲帶雨寒濺濺攜壺過江覓村酤
掃葉傍石烹溪鮮水雲浩蕩不成醉天地寥濶欲登仙
毋怪當時柳州柳鉅潭袁碣留殘篇



早春出郭呈祁石阡

侵晨出郭喜聯鑣馬首人家入望遙雲暝孤城微見堞
雪消春水欲平橋山田鳴雉麥猶短野箔初蠶桑未條
經國有謀勞相度議將封事上清朝

演武亭小酌和石阡韻二首

百年懷抱此時開野酌山歌傍將臺村落無期留客醉
管絃有意送春來雪消波影侵詩筆雲破山光落酒杯
最喜四郊無戰壘共追周雅賦壺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簫鼓聲中又此年客邊情況只依前梅癭竹瘦何曾俗
水膩山柔還自妍一覺未成猶是夢萬緣若了亦成禪
琵琶不識此何淚我欲停杯問樂天

貴藩聘修實錄府衛諸公皆出祖石阡有作次韻

紛紛簪組滿江湄裊裊東風吹鬢絲春草綠波南浦路
輕塵細雨渭城詩投荒萬里愁無伴傾蓋片時逢故知
麗澤此行知有益子雲識字喜多奇

晚宿清平衛和石阡午發重安寺韻

十里長亭五里橋太平道路不知遙人家處處皆桑樹
山隴重重盡麥苗巖雪逢春猶自結林霏過午未全消
平生慣作江湖夢紙帳梅花又此宵

次石阡韻寄興隆周方伯

場屋疑名記昔年白頭相見兩茫然權知避處應為福
官到休時却是仙林下看雲閒倚杖樓頭過雪每開筵
別來何處相思憶月在梅梢滿意縣

平越曉發使林錦與祁石阡同鄉忽以酒殷至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因相與盡歡石阡有作和韻

時寓按察分司

滿道風霜照此堂夜來偶爾寄行裝還家有夢應嫌短
聽漏無眠却恨長人為故鄉情轉劇酒因好況手頻將
風萍聚散原無據回首雲山又夕陽

平越道上喜晴次韻

天開羣物露洪纖春事應知日日添梅萼柳梢爭着眼
草芽菜甲盡抽尖酒中愁陣猶迎敵雪後寒圍未解嚴
帝錄鋪陳憐我拙三長何幸得君兼



倒用前韻二首

自從騎馬出莆陽，倒指流光二載將。
華髮每驚人世短，黃塵無奈客途長。
酒沾竹葉排新悶，詩賦梅花添舊裝。
回首故鄉轉迢遞，何時戲綵向高堂。

客中幽興二人兼和盡新詩韻，轉嚴山雪撲衣，春後薄溪風吹面，晚來尖帶圍舊眼，頻頻換髻脚，新霜故故添。何處人家堪買醉，近橋楊柳綠纖纖。

貴州即事

好山明媚映晴川，貴省誰言聲教偏。
路遠輪蹄皆入貢，時平民物不知邊。
華夷普照無雙日，雨露覃敷共一天。
最喜南來諸逐客，寒爐次第死灰然。

纂修姜進士麟以詩相慰，問次韻奉荅

手和丹青愧未勻，繆於清廟繪犧樽。
虞廷事業鳳來舞，周室太平鷺在疊。
謨典篇章勞點竄，春秋義例熟評論。
君材自極中朝選，燈火相依幾夜分。

纂修竣事，自貴藩東歸，路逢京使，次石阡韻。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問君何日出京畿，馬上相逢話轉遲。
朝野喜聞多善政，廟堂誤說有相知。
病軀只合淮陽卧，散木何煩匠石推。
四海和平宗社固，鹽梅不必問伊誰。

次石阡曉發新添韻

山脊如鉉半插空，西南道路此時通。
汲書王會今初見，周禮職方舊不同。
目送孤雲天際白，手遮初日馬頭紅。
宦情羈思相催促，因笑浮生太遽匆。

東歸至清平陳憲副王都閫相與遣使迎勞，用祁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石阡韻奉謝

堂陞多年形勢分，臺臣閫帥兩殷勤。
舊時宰相不輕士，今日將軍能好文。
馬首青山情戀戀，路旁草木意欣欣。
來宵有夢落何處，月照梅花疑見君。

歸至鎮遠次祁石阡荅家人相慰藉韻

一官飄泊共遐荒，文事驅人偏自忙。
藜杖遠分天祿火，梅詩旋入鎮陽裝。
形骸莫逆憐同道，萍水相逢忘異鄉。
為語家人莫驚訝，鬢毛原帶去時霜。



和祁石阡雪後感懷

宦業何須更乞靈半齋燈火自熒熒浮蹤聚散鴻留爪
瘦骨稜嶒鶴化形月下梅花輸爾白雨中山色為誰青
幽懷萬斛難輸寫莫惜行囊買酒金

荀麾使座上得報原謫鎮遠府通判高君鑑量移

青州府賦此為別

玉樹丰姿初識韓別離頗覺此情難煙含山色孤城晚
雨挾溪聲兩髻寒黔郡詩篇收舊稿青州邸報有新歡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臨行贈處無他說忠孝相期此肺肝

除夕聞雷時在鎮遠

歲事闌珊氣候分雷聲忽向枕邊聞隔牆疑是鄰燒竹
入耳驚為野聚蚊啟蟄不應先夏令警聾似欲破酋氛
劉家父子多同異傳志災祥說正紛

題卧義軒

郡中無事自開荒小作軒居接北廊天地清風來枕簟
湖山白日卧義皇意當適處功名薄心到虛時道義光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彭澤有魂招不起憑誰接膝與商量

諱日夢見先考音容如昨既覺不勝悲感而作

湖海奔波三十春歲逢諱日倍思親雲霄事業憐沉晦
風雨詩書記苦辛腸斷獨揮千里淚恩深難報百年身
半牕燈火齋房靜聲效分明入夢新

謁諸葛武侯廟

萬樹鴉聲送夕曛孤祠寂寂倚江濱霸途獨識炎綱正
國執終成鼎足分伊傳襟懷明日月軒黃行陣結風雲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相材將畧寡儔侶一瓣心香特地焚

偏橋分司與王少參讀陳簡齋詩感而有作

簡齋居士詩中仙胸懷不著火與煙京洛數椽家已破
湖湘萬里春無邊天高地迥見孤鶴風清露冷開芳蓮
前途泥淖不可往與子相逐蓬壺顛

覺衰

形神日日覺支離此事到頭吾自知鵬賦不須傷賈誼
鈴歌試自學桓伊卦分離坎勞收拾藥煮參苓空護持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渴飲飢餐惟待盡古云知命有何疑

哭祁致和方伯

乘雲何處去登仙老淚雙揮袖欲穿執紼謾懷千里外

修書猶記十年前

弘治己酉在貴藩會修憲宗實錄

中州孤鳳東夷識

公奉使朝鮮朝鮮人敬慕之

郢下陽春海內傳多少情懷談不盡憑

誰傳報到黃泉

天人感應吟

人心纔動老天知誰道天高人可欺暗漏屋中神亦格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高明家裏鬼常窺是非有路終須審禍福無門只自祈
點檢人間興廢事毫釐應付不差移

五言絕句

書東園屋壁志感

太山拔不動流水激不回萬古青天在此心安可摧

題畫龍虎

蹤跡謝塵泥精神動寰宇我為蒼生憂呼爾作霖雨

文采蔚斑斑爪牙利如琢白晝舞狐狸待爾出林壑

簡齋

太羹有餘味大樂無繁音茅齋坐白日冥契千古心

成化丁未聞解郡作

解郡復解郡解郡乃吾志談笑離別間行我心上事

馭世既濶疎賦性復麓梗聖恩天地寬使我全首領

母老兒亦老何幸得生全故鄉有敝廬菽水盡餘懽

拂袖歸田園閉門謝卿相白雲有去來青山本無恙

繼聞改郡重作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青山城郭靜白日文書稀百拜謝君恩臣職此其宜

廣成住崆峒庚桑居畏壘一鞭山色中吾道無成毀

母恩不可割君命不敢辭舍母以就君白首成歡欸

人生天地間俯仰無百年天風吹游絲隨處成罍牽

過嘉魚縣贈姜希廣大尹二首

作縣憐今日讀書記昔年相逢江上雨十日為停船

去矜師上蔡做信學乖厓德進業同進民心誰不懷

讀惻隱書寄廣德過俊翔



予知廣德日嘗著戒殺女歌及定諸條約教讀
過俊翔乃和此歌及添註脚名惻隱書姜尹為

之梓行

偶過嘉魚縣因觀惻隱書雲山千里外為此一停車

題林仰止齋居

青山原有約黃屋本無期獨坐雲生榻閒吟月到池

荅魏竹溪

多病厨中藥消閒枕上書青山當老屋此興近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入納溪二首

兩岸青山合一溪春水深蘭橈須慢撥處處可娛心

六堡風塵息千山草木深賈船隨處宿日夜不驚心

好竒

平生性好竒作字亦如之老去歸平澹時人應未知

幽懷

健犢常僨駕驚魚不上鉤幽懷落何處烟月滿滄洲

俟軒二首為陳玉光賦

萬數皆無著一心長自虛涼風吹短髻看到有生初
塞馬風塵暗海鷗煙浪深虛舟汎天地無用更勞心

題石泉清隱

六合紅塵滿幽人何處居飛泉迸石面清韻落郊墟

題有竹軒

半畝翠雲濕一簾蒼雨涼分明闌闌裏舉目見瀟湘

題鎮遠何貳守東巖四咏用林見素韻

雞鳴桑樹深犬卧苔花濕何處課春耕獨倚斜陽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右南畝春耕

長江春水滿瀾瀾綠如苔行人過江急江濶船不來

右藍江晚渡

石濕雲不起石晴雲亦逗對石閒觀雲蒼翠落衫袖

右古石堆雲

江暖雪初作江寒雪漸飛一竿潭水上雪深猶未歸

右寒江釣雪

雜咏四首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憑君細調護至寶人間希
抑奢以從儉去偽以返淳咀嚼六經髓呵為天下春
海晏河清日風調雨順時大家惜元氣保此萬年基
帝德乾坤大親恩江海深勉修忠與孝莫負此生心

哭樞姪喪婦

予攜樞姪入蜀為娶婦不幸乳死夫弱子幼賦
此以泄予哀

妻沒夫誰助母亡兒失依兩行生死淚都上老人衣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桐川儒學雜詠 有引

成化辛卯予承乏廣德州又明年癸巳乃遣學
官既為山亭池館以護形勝以補學制之所未
及因擇其有關於化理者以定名稱而使來游
諸君子得以維持心身於不放之地文學椽賈
君汝易乃取而歌咏之一時過從諸君子又從
而和之裒輯成卷持以語予曰學制新備此可
以存故實矣執事宜有言予思在昔諸公補郡

縣日於政事之暇多有文章流落山水間心竊
慕之因和汝易所歌咏者而并識其畧他日由
是學而出者必有識予懷云

覆土為此山欲以種芳樹山成樹轉多相呼掇芳去

右萬桂山

山在學宮正北高四丈長
一十三丈皆築土為之

有峰如玉笋其勢高插雲我欲招諸生引手排天闌

右凌雲峰

在萬桂山正中

山頭日漸上山下日漸明遲爾五色鳥來為吾道鳴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右朝陽嶺

在萬桂山左臂

揭衣登西嶺風葉寒飈颼極目望天際有鶚橫清秋

右橫秋嶺

在萬桂山右臂

心清見肝膽水清見毛髮一私無所容聖功由是作

右澄心池

在山下退省軒前偏
左

形直影亦直形曲影亦曲曲直各有自吾當慎吾獨

右顧影池

在山下退省軒前偏
右

人世少知遇百年懷抱孤山亭坐虛敞邈與天為徒



右天游亭 在凌雲峰下

周禮以不作澤宮變荒圃開亭集賓佐觀者日盈堵

右觀德亭 在龍首峰下

高堂絃誦息呼童撤臯比開軒望北山靜以省吾私

右退省軒 在學宮後

山房白日靜左右列圖書哲人以不作掩卷空歎歔

右萬桂山房 在橫秋嶺下

有池大如斗瀾瀾北山下朝拾五色羽鳳凰浴初罷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右浴鳳池 在朝陽嶺下

山坳最深處游人慎莫入曉來雲氣腥中有神龍蟄

右蟠龍窟 在橫秋嶺下

北山有危坡都植蘭與蕙平生性好修掇拾以為佩

右蘭坡 在山前少東

開徑入松林松香滿冠屨行行細護持茯苓在深處

右松徑 在山前少西

開園種修竹竹實生何遲玄雲閉白日鳳凰正苦飢

右竹圃 在萬桂山後

山勢何糾紛龍頭突然起蛇蟲走其足竄伏莫敢視

右龍首峰 在萬桂山正東

憶昔侍金鑾顧瞻龍尾道今日登高岡彷彿夢中到

右龍尾岡 在萬桂山正西

寧國道中書所見七首

疋馬赴寧川靡靡行不止水色與山光一百二十里

聽泉如聽琴看山如看畫佳趣滿眉睫應接都不暇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樹罅天光漏山坳雲氣深遙遙聞犬吠人家無處尋

野曠路縈紆山轉林斷續長歌者誰子隔溪聞伐木

懸厓危欲墮急湍嚙其趾世路多險巇君子慎所履

小民飾虛詐水燥而火濕呵之不肯起猶向馬前泣

山人生計拙種桐滿山樾春來風雲多桐花開不結

醉中題畫扇四首

輕颺拂涼樹明月浸清波酒醉呼不醒萬物將吾何

青山雲去後古樹鶴來初安得結茆屋閉門觀古書



青山日未上綠樹雲猶濕溪迴路轉深扁舟何處入
山前去路賒江上片帆遠家鄉在何處一日腸九轉

題松鶴軒

階下蒼松立階前白鶴行軒中何所有終日此雙清
松外見白鶴鶴外見青松小軒終日坐清氣落重

題畫山水四首

開軒望長野迢迢芳草綠持竿彼何人冒雨驅黃犢
雲影蒼樹涼雨候黃梅過明月入西軒照見幽人卧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秋水池塘深落葉亭臺晚柴門閉西日山人猶未返

風高海水立雪厚山岡折小院無人來梅花自娟潔

又四首

萬里長江水春深可染衣天涯何處客遙逐北鴻歸

青山夜對坐默默無一語天風動林薄明月生洲渚

山高白日下野濶孤帆遲故鄉在何處欲歸未有期

天機常自契妙趣向誰說歲晚無人來獨釣寒江月

又四首

青山見孤塔綠樹空茆亭畫師不解意欠我六尺藤
山到江邊盡洲當水面橫鳴榔歸浦慢回首夕陽明
天地髣髴短鳬鷗心事閒五湖風月好都上釣魚竿
山雨洗蒼樹江風吹綠波小亭人不到詩思晚來多
游廣德東山寺三首

地窄剛容寺山深不見人回頭望城郭無處不紅塵
屋外山雲濕門前溪水寒禪心安未穩明月上蒲團
山高日易下地滑雪初消共說前途險溪深獨木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題畫鶴

夜露滴松梢秋聲退殘暑不知九霄夢凌風高幾許
海上風露寒羽毛半零落短日脩疎翎去去翔寥廓

黃巖謝孝子遺事七首

奉母避亂為軍士所執以死衛母

母死兒亦死母生兒亦生兵刀是何物門外自縱橫

避亂母病無醫藥刲股以愈母疾

持刀刲股肉股痛兒不知豈不戒毀傷母病兒若癡



亂定奉母歸自昌國自製小竹兜舁母取母便

適日行數里輒止

翳翳白日靜遲遲青山行心兜試寬窄恐母坐不寧

春日負母出嬉

茆簷春日溫兒背穩如几問母欲何之行行過東里

種蔬養母每本各置籬以防不潔

種蔬屋東頭供母朝夕需母性最好潔兒蔬敢自污

往昌國取貲夜夢母盛妝以為不祥遂棄歸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取貲東海上夢母為盛妝今日在路上明日在母旁

葬母廬墓十年始歸

親魂歸室廬親體托林巒如何謝孝子守墓久不還

哭羅一峰五首

天地不為小一身無所容荆榛是何物往返迷行蹤

漆室發長嘯杞國懷深憂淚洒綱常疏十年未全收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百年夢不起千古懷獨醒西湖煙雨外零落一峰青

送孫常州仁入覲

宦情長淡泊行橐轉蕭蕭條獨有秋山色相隨遠入朝

贈徐生二首

開田種嘉禾禾根須著土君看丹青家爛漫竟何補

得喪非無自操縱原有由明珠在方寸象罔難與求

次丁鳳儀見懷六首

坐君白石屋君號彈我秋雲根琴名幽興不可極欲說難為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言

靈芝固無種仙藥寧有根至寶在人心六經不盡言

陰生為月窟陽生乃天根陰陽互相長天地寂無言

草堂近翠微霧靄撲人衣乘興欲相見到門翻有違

浮雲掩少微蒼狗變白衣世態正如此孰從將孰違

寒林煙火微掩脰無全衣世非不我用我道與世違

董子仁少參出中流砥柱圖求題

狂瀾撼風雷砥柱屹不動根脚苟未固豈能排湧洞



題海雲卷

朝看海雲出暮看海雲歸而我亦海雲出入澹忘機

題吳冬官淮南別意卷

江館三年夢雲山萬里秋欲知相別意淮水向東流

逸老堂為謝太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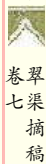
鳴治先生之叔

萬里江天迴冥鴻獨向東草堂寬幾許可以著清風

題日出扶桑圖

虞淵路最遠憑誰取紅日引手扶層雲清輝流八極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題月沉西海圖

碧海最西處懸知物象幽魚龍見明月應作白日遊

題伊秋官三秋岐路話別卷

世路苦多岐問君欲何往吳鉤三尺長光射斗牛上

題孫氏映雪軒

銀燈照華屋寶鼎薰金埒念此苦心人獨映寒窗雪

題孫孟獻弘毅齋

萬里程途遠一肩負荷難藕溪溪上路風雪見蒼顏

金溪車節推挽詩

氣結芝蘭馥胃蟠錦繡紋大廷吐不盡散作冶溪雲

挽吳下王處士二首

車馬閭門路生前多故知青山映疎雨有客為書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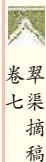
里巷誦遺德縉紳思舊游太湖春水濶不復見歸舟

七言絕句

題歸隱圖

青山綠樹舊時家宦況何如隱趣賒料想西湖明月下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夢魂先已到梅花

紙帳

紗厨罩暑籠香霧錦幔圍寒擁綵霞曾似道人養清素

白雲洞裏夢梅花

與同年熊騰霄分舟之任臨別賦此

賦分不嫌蟲臂小居官曾笑繭絲非六經自有安民術

莫向勞門苦著機

喜姻友林貴實侍御得告



霄漢冥冥見羽毛
秋飈涼月送詩豪
長安回首渺何許
一任雲臺萬丈高

夜宿東坡寺與李天瑞論學

興國寺中談道日
鵝湖山下論心時
百年公案今宵合
接得乾坤真化機

為葉左參題寫騷亭

藝苑開荒歲月勞
幽蘭香芷雜江皋
白頭心事無人識
風雨滿庭自寫騷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酬同年談君

憲章

惠筆

吳筒細剪南山竹
韓穎精收東郭篋
多謝故人有佳貺
興來揮斷楚江雲

送羅應魁內弟歸永豐

客館西風布被單
百年心事惠夷間
也知內弟能相信
萬里輕舟自去還

送謝元吉御史赴南陵丞二首

風雪飄搖滿帝城
老鴉臺上噤無聲
南陵草色春長滿

疋馬徐行好問耕

楊子江中白鷺洲
淡煙疎雨布帆秋
到時為問賦詩者

南逐年來共幾舟

送賀克恭黃門得告歸遼左二首

故國溪山病裏還
半生心事語人難
牀頭舊有匡時疏
不許旁人來借看

牢作根基築室廬
此中真樂世應無
閒來舉目平鋪看

雲滿青山水滿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贈羅明仲內翰二首

流水奔馳出亂山
千條萬派落人間
箇中些子纖迴處
我欲煩君盡日看

湖海茫茫一葉舟
四時風浪拍天浮
煩君牢守梢頭舵

滿載行人入坦流

送丁克明歸常州省親

萬里雲山秋獨歸
為憐堂上旨甘違
天涯亦有思親者
相送不堪淚滿衣



題劉先主三顧草廬圖

吳魏有兵窺社稷荆襄無地著英雄將軍識得人中傑
自把旌旄起卧龍

題山水圖

茆廬三五野人家路入青松更轉斜城市收書歸去晚
山風吹落一庭花

挽陳菊菴

生平原不愛繁華滿院西風種菊花今日江州想遺德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白衣送酒入誰家

哭陳生

煌

絳帳曾施種德門兩階玉樹吐清芬重來不見凌霄翰

淚濕青山幾片雲

題梅月圖

孤山處士舊時家門巷深深一徑斜惆悵詩魂呼不醒

只留明月照梅花

客中逢燕

江上曾逢燕子飛淚痕三濕遠遊衣小樓此日重看燕
人在客中猶未歸

題友人張汝弼天趣軒

石鼎初分陽羨茶翠盤又試邵平瓜當時頗笑淵明俗
都把俸錢付酒家

神樂觀張道士號體圓軒乞詩

金爐火暖養丹砂滿院靈光含紫霞野鶴不鳴春晝永
玉笙吹落碧桃花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送丘大尹知黟縣二首

疋馬南行去路賒青山迤邐到官家地圖試問寬多少

剩種桑麻莫種茶

黟中風俗近如何雀角鼠牙知不多君到山城無別事

棠陰滿地聽絃歌

寄東陽二教黃亨仲二首

燈火窮經二十年一官贏得守青氈近聞浙水推師席
盡道東陽有鄭虔



客窗風雨夜蕭蕭曾別銀缸共寂寥別後逢君何處所
夢魂時落淞江潮

送友人丘時雍遼東省親

綠酒紅亭正夕暉問君東去幾時歸路過山海秋風早
莫待馬頭黃葉飛

題亡弟敬叔畫菊

一花一葉盡天機趣到無言識漸稀遼鶴不歸霄漢遠
只留秋色照巖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威州分司夢還家覺而賦此

時弘治甲寅歲二月初五夜

亭上青燈照雨寒亭中孤客髯毛斑高堂歲晚無消息
萬里關山一夜還

題陳搏大睡圖

蟻鬪狼爭滿世間傳聞牛耳屬齊桓洞門深鎖華山月
黃屋不如茆屋安

題圯上授書圖

天地機藏一束書幾回欲授又躊躇漢家四百年天下

都在雞聲未唱初

山齋為鄭民部岳賦

樓閣空中避打乖文辭場裏恥為俳山人自有山人學

翠竹蒼梧深著齋

贈方松崖擢湖南憲副

正氣驅人呼不回兩年看徧故山梅洞庭春水連天碧
又見危檣破浪來

送黃伯望知肇慶府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幾度傷心憶嶺南民剝兵燹喪田蠶黃堂此去看經濟
千里春回雨露酣

贈陳石峰入京謁選

名琳先以提學御史言事左遷

雪霰初消道路平馬頭紅日照行旌丹山毛羽非凡鳥
擬作朝陽第一鳴

贈陳惇賢黃門應詔北上

煙霞自分卧方壺詔使忽從門外呼五色石花烹煉慣
補天應不費枝梧



贈郡推鄭公宣 改廉州經歷

自將網鐵鑄吳鉤一道風霜凍不流日暮滿天風雨惡
不知何處是廉州

挽程孝廉二首

洪武初樂平程閱以孝廉舉為絳州儒學訓導
其父為平陽府學教授以撰表得罪當死閱棄
官求代詔並戮之旋奉旨釋縛則已殊矣其孫
會元楷乞詩為賦此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七

戴此頭顱贖父刑誰知不得比緹縈斷魂化作雙飛鳥
飛薄青霄日月明

霄漢雲深雨脚纖難將隻手引龍髯西風吹斷萊衣夢
空使人間哭孝廉

翠渠摘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翠渠摘稿卷八 續編

文昌祠說

明 周瑛 撰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正
之士嘗撤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辨之者考天文
志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
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文昌六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進士考周禮
大宗伯掌天神以樞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宮
第五星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
言所以祭者則隸於大宗伯也今夫文昌宮正中而坐
者為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顰曰地啞相傳
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顰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
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秘密又有九十七化書
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



學士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為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所以教人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子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硃硃種芝蘭當鋤荆棘孰謂孔氏門牆而此淫祠可無撤也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鬼說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爪陶膚如植鰭傳身如斷菹周首如蒙俱子以上俱見荀子此其人死且數十年鬼貌怪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披髮而踊豕立而人啼向王以射王伏弋死其事甚怪也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其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崇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於天矣魄歸於

地矣崇何從興故臯陶傳說周公孔子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怪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闢者欲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齧粉矣雷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得雷斧者又何歟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於天而化為石雷震於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續修族譜序

弘治丙辰歲瑛奔太宜人喪至自蜀越明年丁巳吾族
遜菴兄偕諸弟姪奉牒以來曰譜所以紀世也吾家世
綿而譜逸周之故無考焉此譜正統丁巳歲錦衣府君
在官所修者舊而未續韓子言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
六十自前丁巳迄今丁巳六十數窮矣易謂窮則變變
則通敢以此譜累子謝曰瑛不孝禍延先妣方以不自
死滅為恨安忍他圖衆則曰譜上係祖宗下係孫子子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必勉之瑛悽然以思已而俛焉以聽因記童兆時嘗錄
譜牒以奉先緒苦不得其要領比長讀從祖守約齋遺
書得壺山翁先世紀事始知舊譜而逸者尚多也按紀
事周氏唐固始人系出周平王別子唐末盜起周氏有
從雅翁者與王潮兄弟同里閨厚相結納保障鄉里嘗
柵梅林以扼盜衝翁料事多中潮因呼為梅林獨識及
潮得閩泉州刺史翁謀依潮筮之吉乃以光啟三年入
閩潮見翁喜授宅里於泉州仙遊縣之東鄉翁治居第

有堂有廊鄉人將上堂必先上廊因呼上廊周氏自梅
林以下尚數世有紀凡此皆舊譜所遺者乃合而修之
其目三一曰譜系譜系分上下上書入閩以來諸祖下
書遷清浦以下諸祖其二曰譜識譜識摘書列祖之梗
概以存故實其三曰譜翼譜翼以義起蓋以譜識簡畧
不足以盡事故別為譜翼以足之也譜翼分內外集視
事輕重各以類從既成思與諸賢哲更相確正不幸而
太守鶴州兄先逝而不及見憲使姪歸共校而未終踰
十餘年曾姪孫侍御君以母喪起復乃考校前譜系所
未系譜識所未識其譜翼分為前後者各以類修補之
又考宦譜紀事與譜翼並藏於是周氏譜稱大成焉嗟
夫修譜以紀事為先而譜識譜翼所以錄其事也思其
人而願見其事則於遺事致詳亦宜也記謂父祖有善
子孫不知是不智也知之不傳是謂不仁然則吾譜之
修其仁智之道哉嗣世君子宜領此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自撰蒙中子壙志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蒙中子興化府莆田縣人姓周氏名瑛字梁石自謂學無所就其中蒙故號蒙中子又喜貴上九敦尚質素不為華偽學而未能號曰貴道人又與族人鑿渠種蓮以居號翠渠翠渠之號頗行於時曾大父諱驕字正甫大父諱世字顯庸父諱舉字尚哲贈知州母潘氏太宜人故民籍洪武初以備倭改戎籍知州公執戎鎮海生予與二弟曰環曰頊予年十四挈歸莆依叔父諱從以居從贈刑部主事朱公昱御史葉公巒繼從儒士吳公時耕繼而往反莆漳間與溫陵陳剩夫相過從談程朱之學嘗以書抵剩夫云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三皇五帝之道期以海濫見也景泰癸酉以衛學生薦於有司與族子轍同時取鄉第成化己丑登張昇榜第二甲進士又明年辛卯出知廣德州三年今都御史侶公鍾時為御史按部南圻上予治狀詔覈實父母妻室俱受封庚子冬遷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三年赴吏部考覈未到遷撫州知府先是族兄瑩亦知撫州人因呼為大小撫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州云予初有大志敬盡讀天下書以觀斯道大全而求夫子素所謂一者期以年過四十始仕既而都指揮桂同知鎮海事督戰莆田識予諸生中呼知州公前曰有子在家何不蚤圖為門戶計知州公以書趣予於是始泊沒塵途而初志為始奪所著有經世管鑰字學纂要祠山襍錄周氏家語閩川稿桐川稿臨川稿金陵稿金臺稿若干種藏於家凡平日居官行已俱無足述但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以求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初娶鎮海衛陳氏繼娶同縣吳氏皆封宜人子二長大櫟娶同縣按察使林公坦孫女次大謨聘南京吏部尚書陳公俊女女七象峰邱謙冲溪王珊其壻也龍門林近龍龜塘廖奇逢後吳世楨吳天光乃其所許未婚末女尚幼成化丙子年五十七故莆倖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田嘗禱雨壺山絕頂見有地可卜藏予疇昔愛山每躡屐登高往往有翅視八荒蟬蛻下土之意聞倅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遣人經營其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地且先自叙邑里世系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棄諸子諸子無妄費金帛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納此諸幽使他日與吾戚者有以掩吾之遺可也且勒石之銘曰氣聚吾生兮氣散吾死聚散常事兮吾何悲喜人授吾地兮壺山之巔屹立萬仞兮摩於青天中有靈湫兮我其司汝鞭笞靈物兮為雲為雨愧無利澤兮遍於八荒願藉杯勺兮以澤我故鄉

翠湖雜咏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翠湖吾周氏聚族之所暇日擇其入題目者十有四事各賦詩以紀之所以存吾家之文獻也

我愛主人家溪流帶屋斜得詩曾夢草對譜旋栽花養

鶴汀洲近

家與鶴
洲鄰

棲鸞枳棘賒有孫能作賦躍馬入京

華

右小溪

玉帶人間少吾家有此溝天門從亥入地戶向坤收夜雨書燈亂春雲墨汁浮行看好孫子應識步瀛洲

右玉帶溝

宿墨洗初罷春雲驚滿池暝分天色澹寒逗日光遲驚下應先覺魚遊渾不知學書憐未就深愧漢張芝

右浴雲池

有露濃如酒灑灑降此洲八年曾兩結十日未全收月映祥光淡煙籠瑞氣浮平生看墨本此處識天休

右甘露洲

佳樹列門前栽培自昔年舊根龍偃仰老榦鶴蹁跹影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礙半天日翠分十畝煙李孫宮裏賦應可續韓宣

右水棉樹

湖上無多地分明見秀峰晚烟含紫翠春雨長蒙茸九

華應爭秀五侯欲並雄他年問何有百尺看高松

右芙蓉峰

獨向高堂坐清風問伯夷不知孤竹國何似首陽芝布被煖如纈藜羹甘若飴人生各有志吾自得吾師

右清風亭

養鶴向江洲每憐江事幽沙鷗同入社野鷺避迴舟夢
落松巢冷路分鵬背秋好詩滿人世燈火為重篝

右鶴洲

渠水映柴扉春深可染衣天光帶雲影魚躍間鳶飛世
路塵埃遠道懷聲利希蒼苔滿白石獨坐對斜暉

右翠渠

改屋以為亭昔人疑亦曾笋芽穿壁入茵草傍欄蒸晝
卧雲為幕夜吟月作燈許多幽勝事欲賦愧未能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右昔曾亭

川中何所有榆樹正扶疎日色晚來好秋陰濃似初官
閒分子祿身健課孫書更擬門前地容停駟馬車

右榆川

養鶴人何在北園空此亭樹當原座綠草傍故堦青近
水長橋卧小山怪石層好詩吟未就落日滿疎櫺

右水雲亭

花草交前院亭居背夕陽晚來宜杖屨老去可壺觴烟

合山光紫霜寒月色黃久飛吾亦倦思與共徜徉

右宜晚亭

蚤依翠湖住晚傍翠湖歸天地一亭小功名兩鬢稀春
雲鳴社鼓秋雨暗魚磯俯仰全無事吾心已息機

右歸來亭

和兄鶴洲延綠堂諸公作

亭內幽芳手可拈亭外綠陰分四簷主人出去雲在榻
獨客行來月滿簾佳禽四五似相語小竹二三初放尖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自古天公惜清况賞心樂事誰能兼

和水雲亭諸公作

此心何處洗塵埃家有小亭渠上開山雨未收雲尚濕
江楓欲落鴈初來食蓴偶並李鷹駕對菊思銜陶令杯
最喜賞音人不遠小航頻到鶴洲回

題歸來亭

天地孤亭小江湖倦客歸不圖鐘鼎食來試薜蘿衣鷗
鷺波濤濶風雲聲跡希世情方起滅吾自息吾機



題環壁亭

亭外水如壁僅容一杓通蘋風秋瑣細蒲月夜玲瓏坐
卧皆天上往來疑鏡中主人原會賦收拾若為工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本傳 附錄

鄭岳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以鎮海衛學生應景泰癸酉鄉薦
主司鼎大年得其文大奇之置詩經第二屢上春官不
第乃益汎濫羣籍務鈎深探蹟與南海陳公甫遼左羅
克恭上下其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第成化己丑進
士知廣德州倣古為治興文教絕淫祠表死事之忠而
嚴不舉女之禁教民有錄祠山有辨廣德人為立生祠
事之滿九載陞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又三載陞撫州
知府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力行保伍之法豪
右以為不便調知鎮遠因俗為政不鄙其民以書滿歸
省母孝廟初三原王端毅公為吏部即家起為四川叅
政尋轉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楊廉吳世
忠交章以學行薦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請迺晉階
榮祿大夫致仕瑛丰神矍古其學不專於該博而於天
文地志造化物理皆嘗究心體索為文章渾深雅健有
根柢詩格調高古字畫初學晦翁變為奇勁應酬至老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無倦意所著有經世管籥律呂管籥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晚年尤注意周易參同契作本義屢加刪定詩文有翠渠類稿若干卷所修有廣德志鎮遠府志蜀志漳州府志又與黃未軒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莆陽拗史云卒年八十九先是壺山石墜意必有名士當之既而瑛卒平生急義祿入以給内外葺功之孤貧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不計其家有無沒未幾家益落子大謨博學能文以詩經魁禮闈告歸終養

欽定四庫全書



翠渠摘稿
卷八

亦繼卒

翠渠摘稿卷八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